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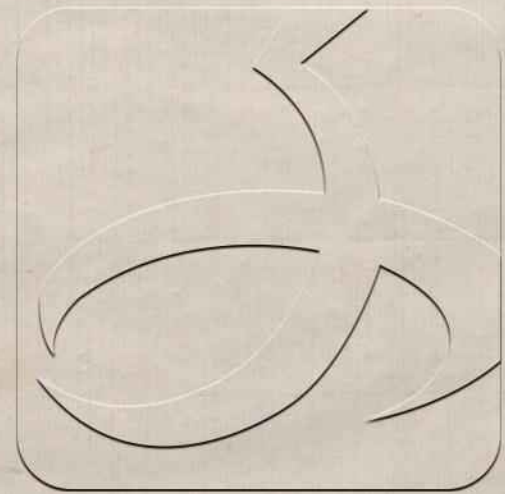
點石齋畫報禮集目錄

酒草愈病
慨還遺金
驢異
雪中逐鹿
錯認西施
福田利溥
漁人遇仙
上元登高
和尚過年
削鼻求豔
多財為患
犬羊交鬥
奪豕爭先
當場出醜
慘無天日

虬客突圍
善人是富
夢謔退賊
獅嶺金苗
是何蟲豸
相國軼事
頌洽多男
蠶王
人面蟹
凌波仙子
龍神附舟
芝生於房
慘遭牛禍
神童料事
苦肉計

巧婦應變
長蛇吸水
畜犬拯溺
養虎貽患
佈金滿地
南極星輝
松風拂戶
獨樂神燈
智不如猴
大度包容
逐鬼驚人
海外壽民
送麒麟
曲成鴛偶
彼狡童兮

龍圖破案
龍門為災
黃冠絕技
天雨紅粟
麒麟送子
卜歲奇談
卜財神
卜蒞私祈
酒仙
雪痴
善門難開
咽彈傷命
百身莫贖
孟光復生
庸醫奇遇



鞭屍笑柄
佛門除害
斂錢惑眾
法人崇佛
鐘鼓自鳴
食蛇惡報
高不可登
童化魚身
繩妓絕藝
考試異事
酒色釀禍
縱蛟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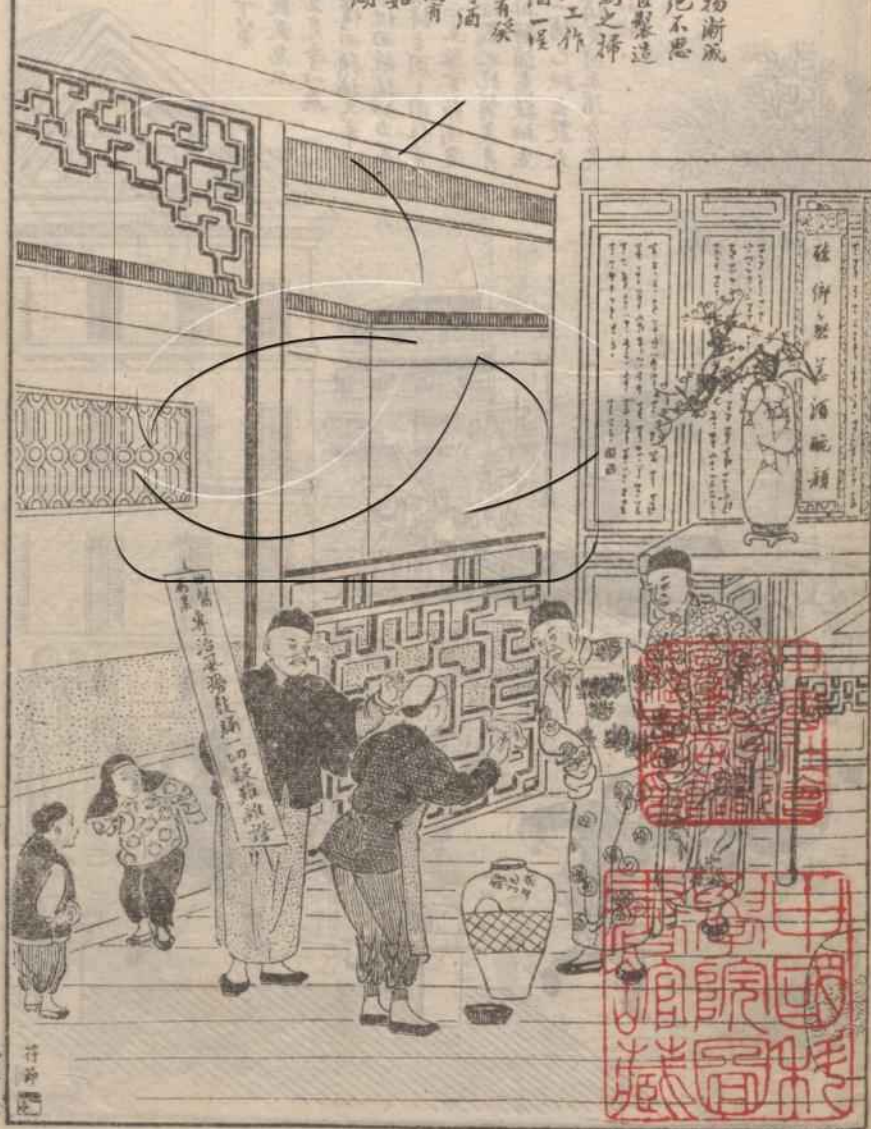
以錢煮茗
信及豚魚
火從何來
小鬼賽會
鬧房笑柄
為國除奸
稿餓自甘
更新守舊
失足可憐
大盜神通
伏妖有術
畫士情痴

再生緣
鷹攫野鷄
邪術復仇
妖狐何在
殺虎報仇
蛛精鬥龍
一婦六夫
以術制術
樹生人物
石異
三官救難
巨鯨食人

西犬彈琴
秃奴克暴
意欲何為
路鬼揶揄
現身說法
福從天降
元神
北海奇觀
狐請看戲
蟬能前知
力能制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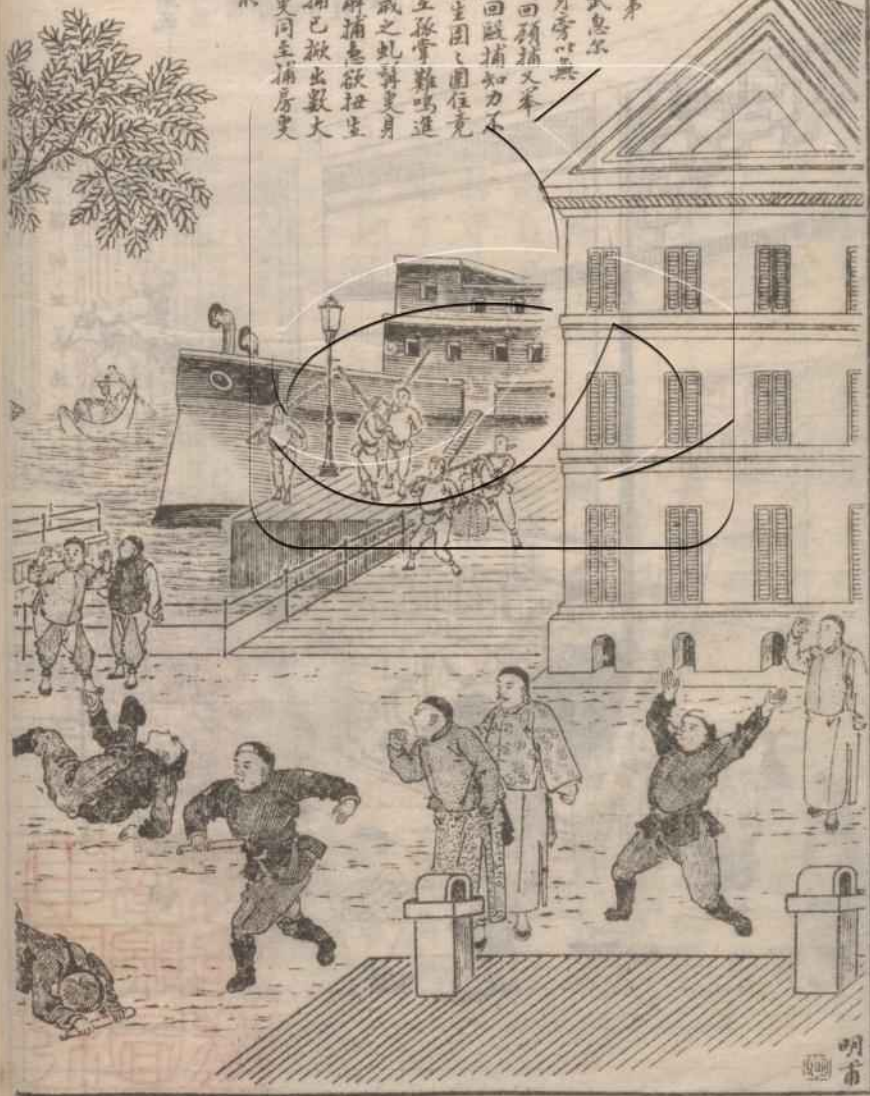
酒革愈病

蘇東部某醋坊中物漸成
酒隔百葉無雲自是飽不思
飲坐以待斃舒乃在臣製造
毒具先將小雀一箇為之掃
除以備傳胎之所備人工作
時於牆前得所遺陳酒一罈
掛呈諸師：聽視怪外有發
其年字狀或曰此吾祖時酒
也聞視則怪底如清水者尚青
升餘箱上則白革一朶大如
碟部不知何物時通有江湖
醫士馬姓至應賀曰此名酒
革身醫酒病為全難竟
若一撤火結研細末吞之
立能見效舒從之服法
腹如雷鳴如廁兩次瀉
下穢濁甚多酒疾
遂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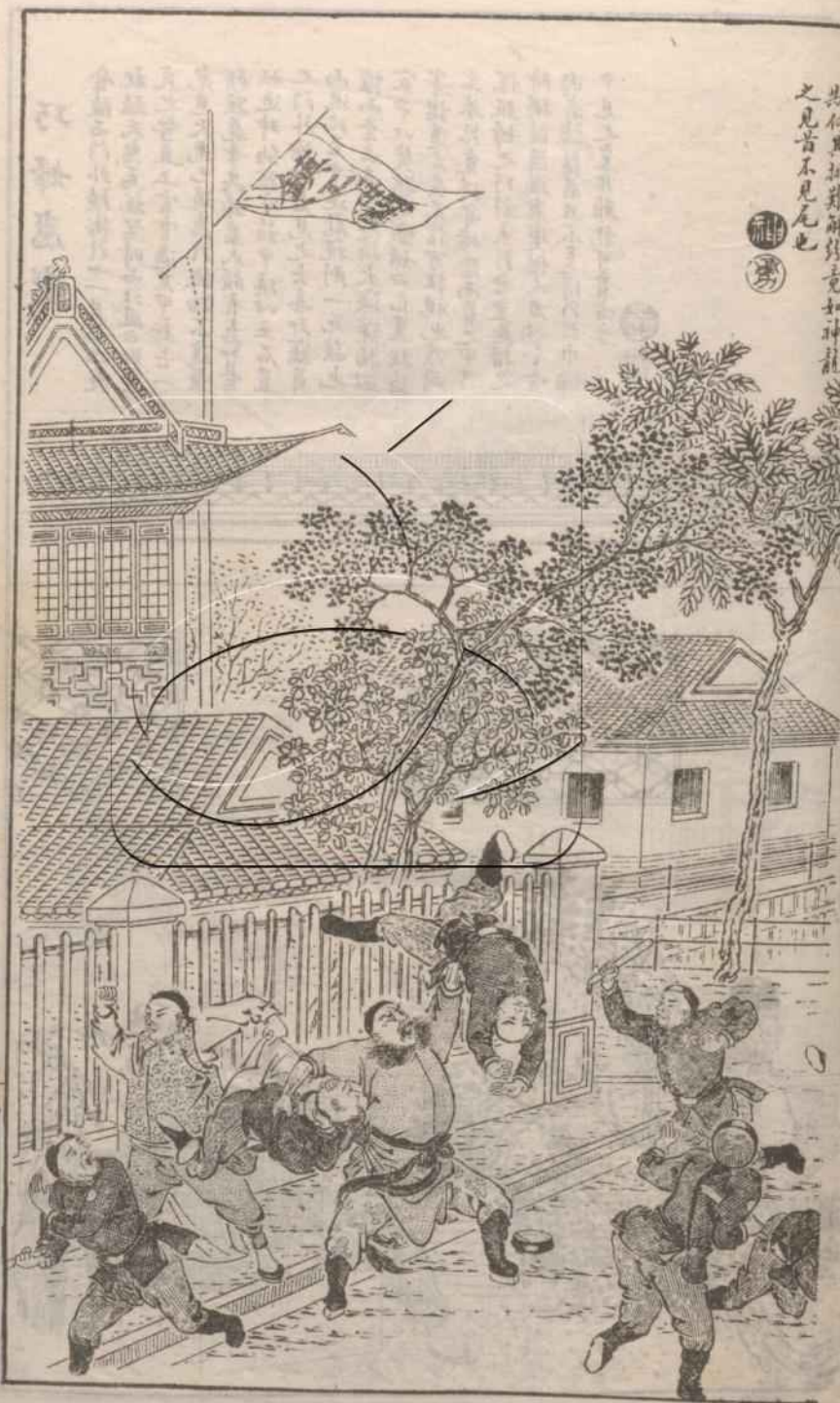


虬客突圍

鎮江某武生南宮應試下第
 歸來至湖碼頭上行木數武惠尔
 小道為巡街捕所見潛至身旁以英
 情視作當頭棒喝生驚愕回頭捕又舉
 棍欲擊生側身閃過奪棍回敲捕知力不
 敵意吹捩叫衆捕齊集將生圍之圍住竟
 如項背腫之被困墮下丘生孫掌難鳴進
 逐維谷時突有一五十餘歲之虬髯身
 長七尺面黑睛圓入圍排解捕急欲捉生
 畧不之顧史拳手一推一捕已救出數大
 衆捕去怒一齊踴上欲擒史同至捕房史
 兩手各按一捕倒地已不能
 轉側他捕見此情形哀
 求怒史赦解大笑共
 生借出生叩闕里
 居姓氏已如疾鷹
 飛隼不顧而去
 史其合之曹仲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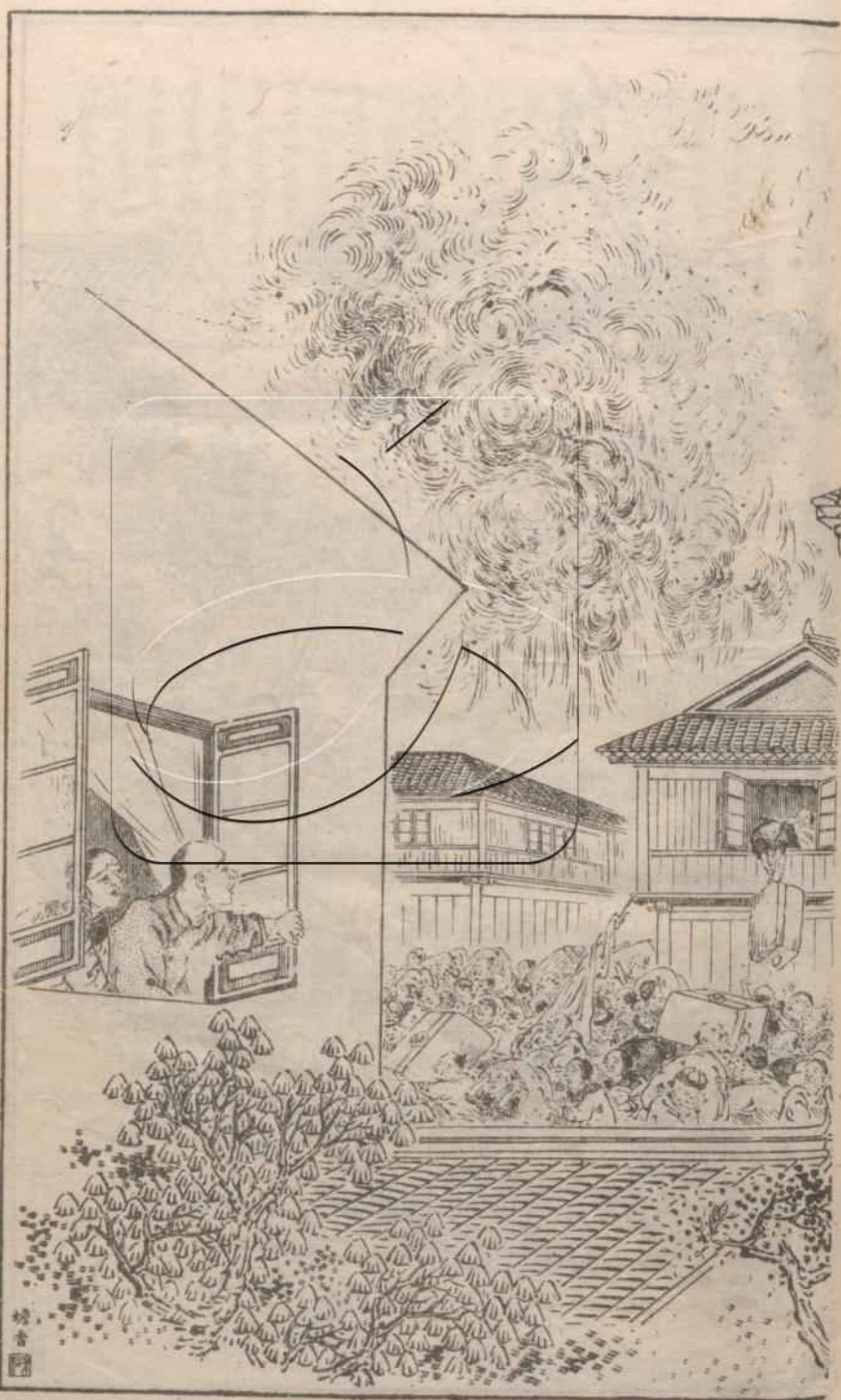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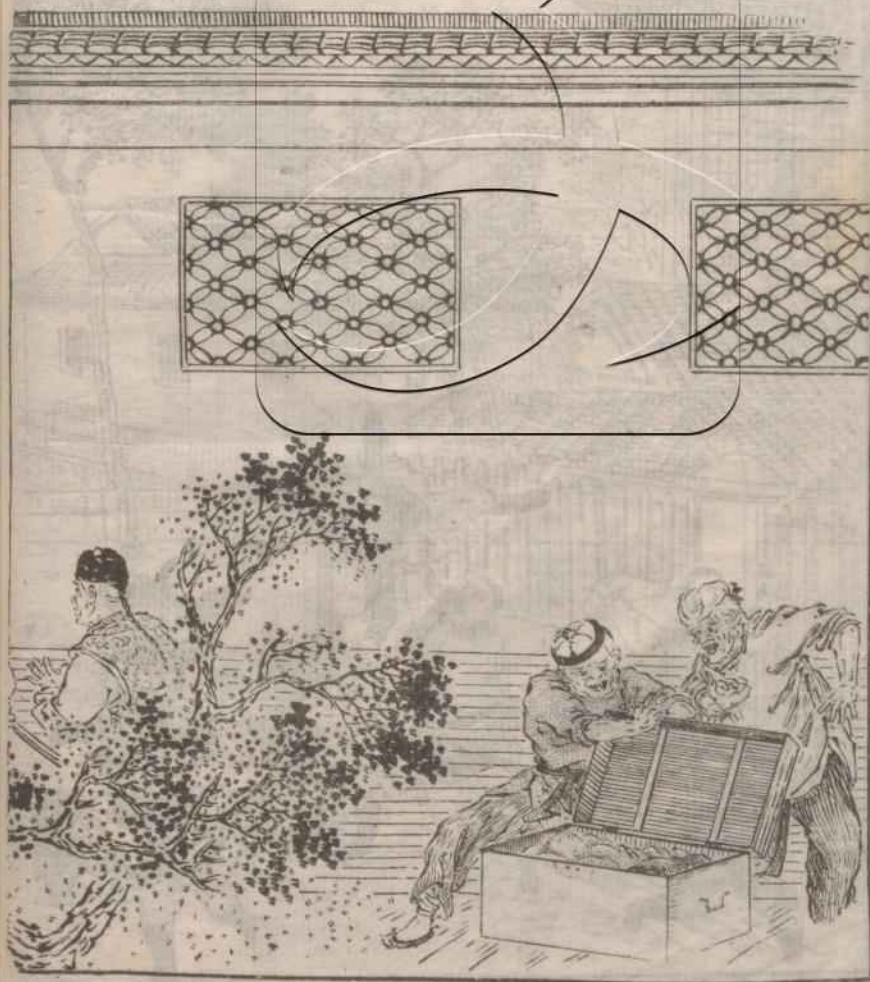


欺何其排難解危竟如神龍
 之見首不見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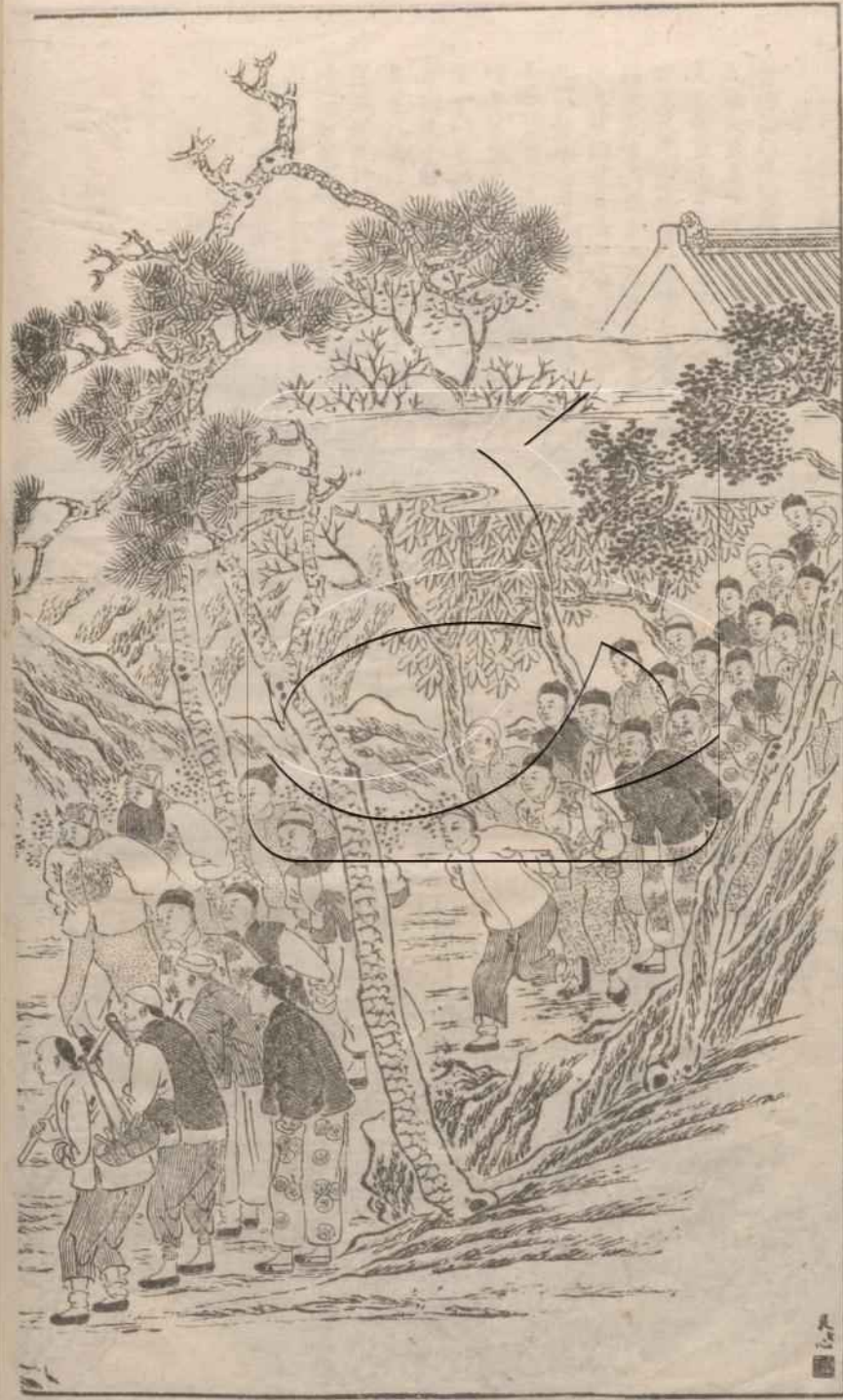
巧婦應變

金陵西門外橫街於十一月初六夜
祝融氏忽焉祝駕時西北風正動矣
突之勢直上雲霄適某甲新亡一
兒見火光已逼急於搬物不遑兼
願孩屍者其婦某氏頗有急智當
忙迫時納孩屍於中填以玉石置
之門外槍火者見之大喜即竊負
而逃比至中途欲視則一死孩也
懼而棄去直至煙消火滅運物回
家甲以孩屍為憾婦曰已置於箱
穿諸道左夫不信可往視也乃同
至巷外覓得昇路而昇之甲乃
深服婦之巧計夫於倉皇無措之
時猶能隨機應變信人力以全骨
肉求諸報者且不多得乃於巾幗
中見之豈非難能可貴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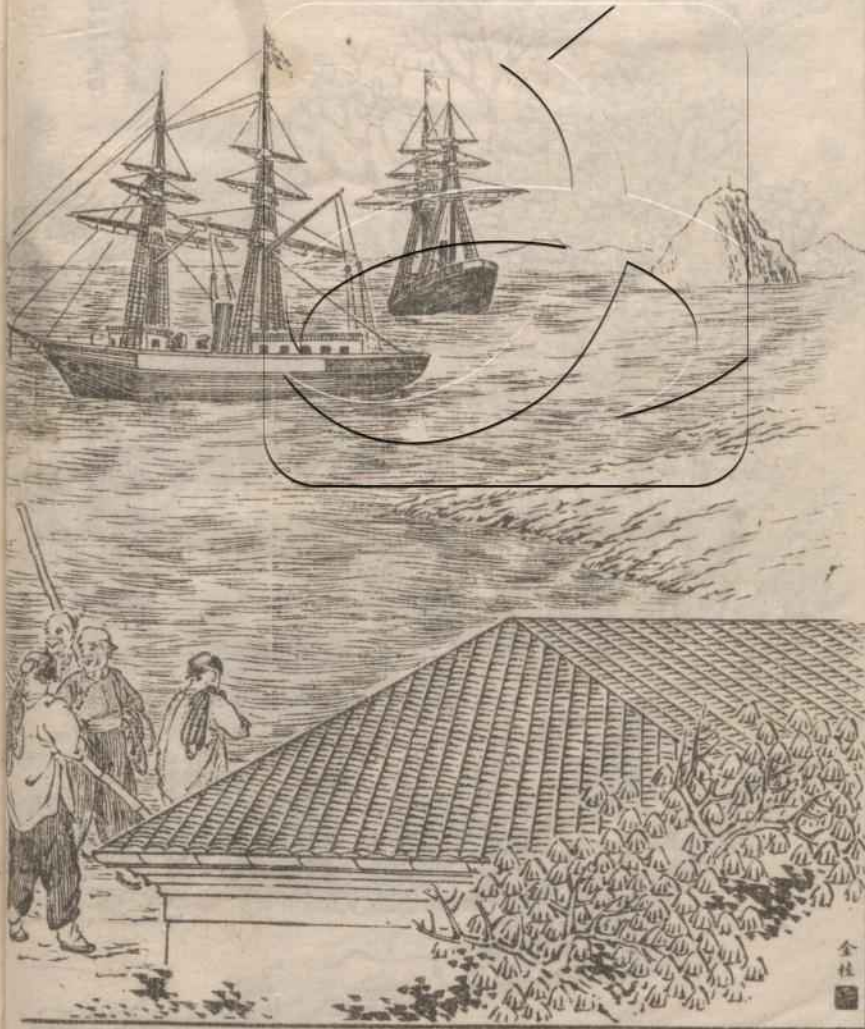
龍圖破案

皖南某甲販茶獲利由漢口里道往江陰某師
 足疲口渴過四石店主路工作向借水煙袋吸之逆
 智想馬石匠見甲將袋頭插起不良俟其去時
 潛尾其後折十餘武取匠茶袋破之視即斃命
 是處地本荒僻人跡罕達匠即插袋
 埋有某乙謂之曰右欲害先除誰也龍
 圖漢生方可事法介販而散未敢
 乙周旋處處戲謔眾往觀通臺王
 演劍美案一騎伶人大袍潤袖於作
 包龍圖橫按方欲大踏步而名忽後
 伶頓失常性直往臺下狂奔
 一似癡發瘋病也者聲稱
 大驚急赴直道觀者不從
 而和之直至幾死之處指滑
 眾曰是非謀財害命之所乎
 眾即檢視之則原屍具在時已
 亦至觀者面色頓異其後復向滑潤已
 具吐實情逆執而送諸官法知同堂姓
 名悉數拘之無一漏網遂定法四區
 以律況昔謂法奉商之陰魂實為治依
 之報施之理殆或茲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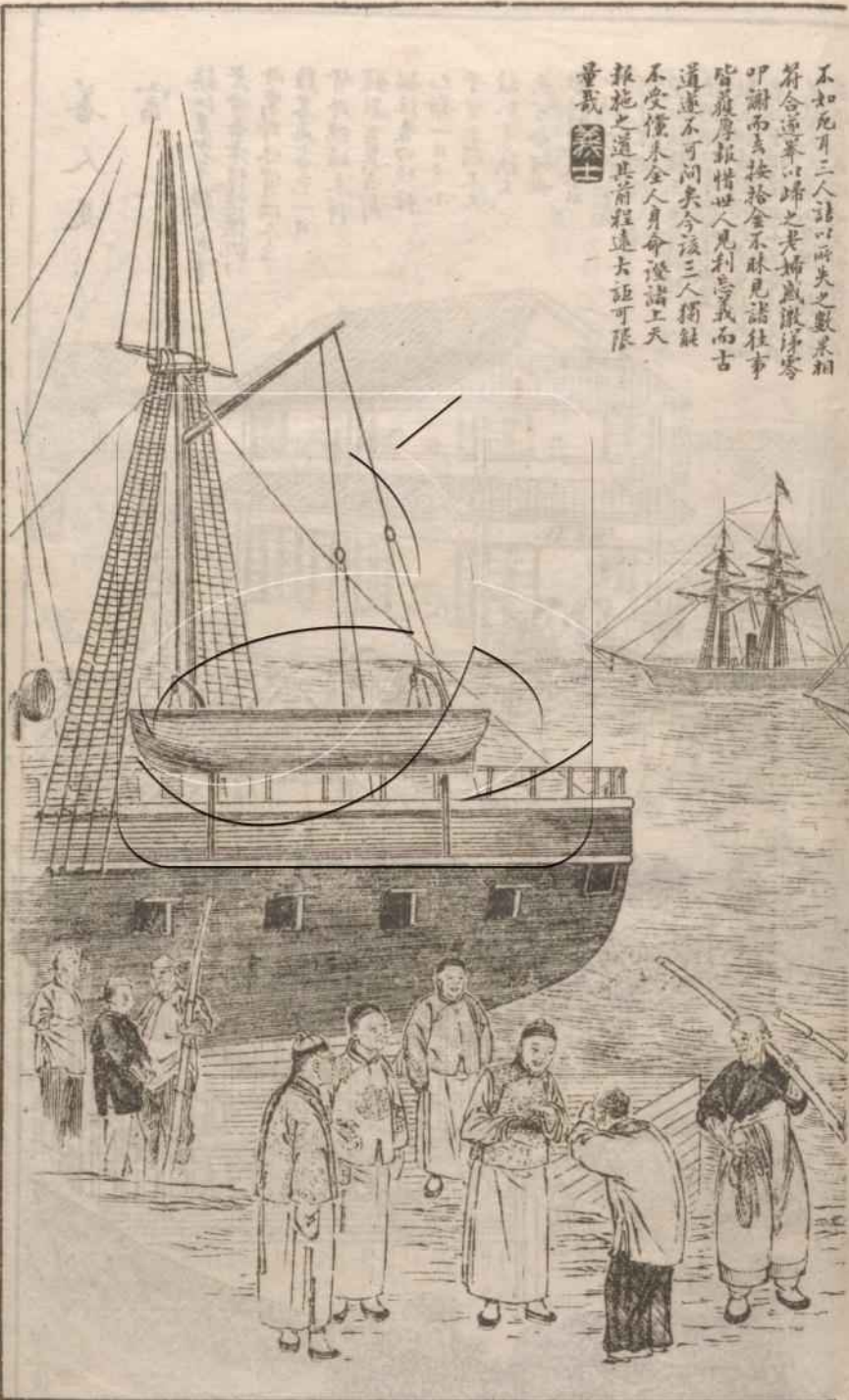
慨還遺金

鐵甕城西有甲乙丙三人營門黃
士也某日竊改錄開將祿而出行
至途中拾得舊襪一個既而視
之內偏着佛十三尊青映百
莫銀飾二事三人私相擬
議恐係貧戶所失不克有
性命之憂因主而係之約
一炊許果有老婦步履蹣跚
滿汗流浹背垂涕而至東
探而望慌急異常良久一
無所得嗚呼注視去行至江
邊甫欲奮身躍下三人潛
尾其後急救之叩以故老
婦言室有病人垂危奔告
親戚皆得洋銀首飾以備
後事今息養活無賴見人



全桂

不知死有三人請以所失之數果相
符合遂軍以歸之老婦感激涕零
叩謝而去按拾金不昧見諸往事
皆獲厚報惜世人見利忘義而古
道遠不可問矣今該三人獨能
不受僥倖全人身命澄諸上天
報施之道其前程遠大詎可限
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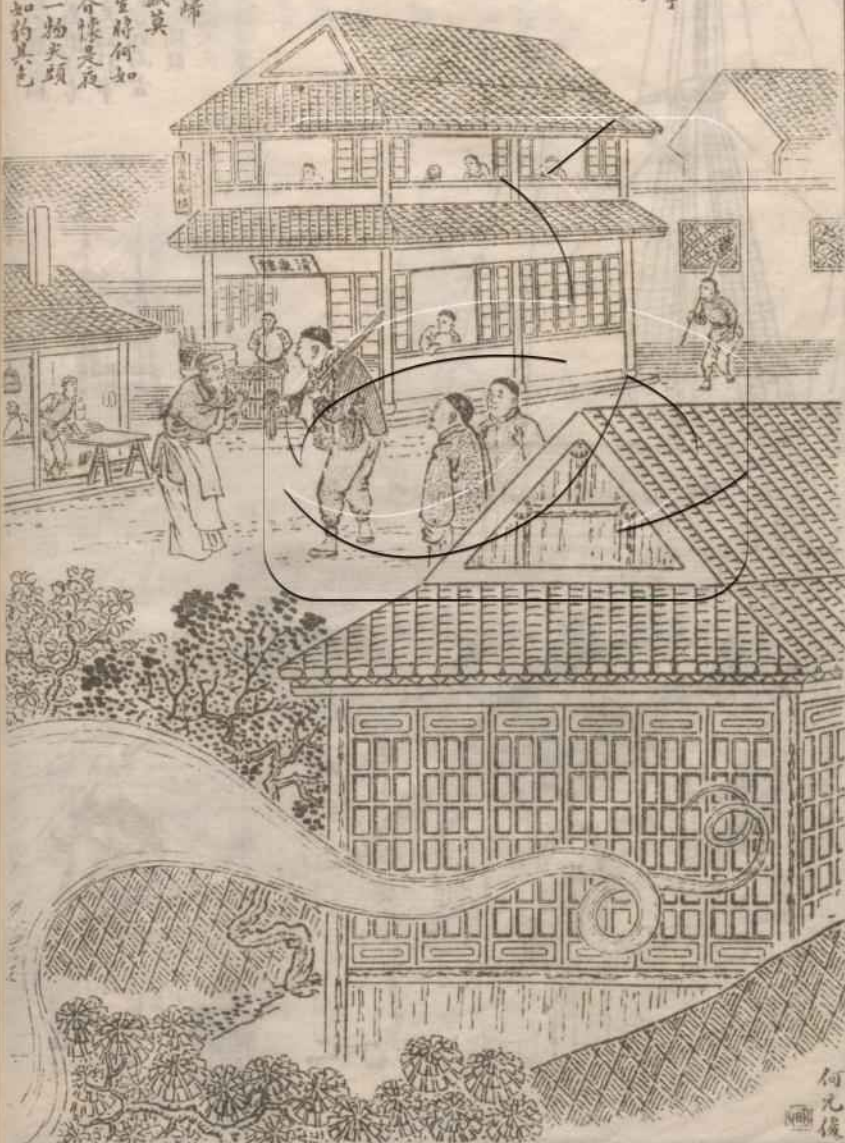
五

禮一

善人是

富

鎮江某少年獵人也事
 老母甚孝性情慷慨
 呼為野冰有濟人志
 難堪無吝也一日
 貨野鴨歸未得
 錢數百莫有解
 姬泣言曰炊煙
 已斷一日遂小
 子質衣購米又
 被抄手竊去
 無可奈何嗷
 嗷待斃敢求
 一飽以永今宵
 可乎某慨然允諾
 遂出餘錢三百令持婦
 使用婦曰幸承援手敢莫
 能忘但當數贈我先生何如
 某曰子但攜去不必介懷是夜
 某夢入九華山忽遇一物天頭
 圓眼三角喙或具形如豹其色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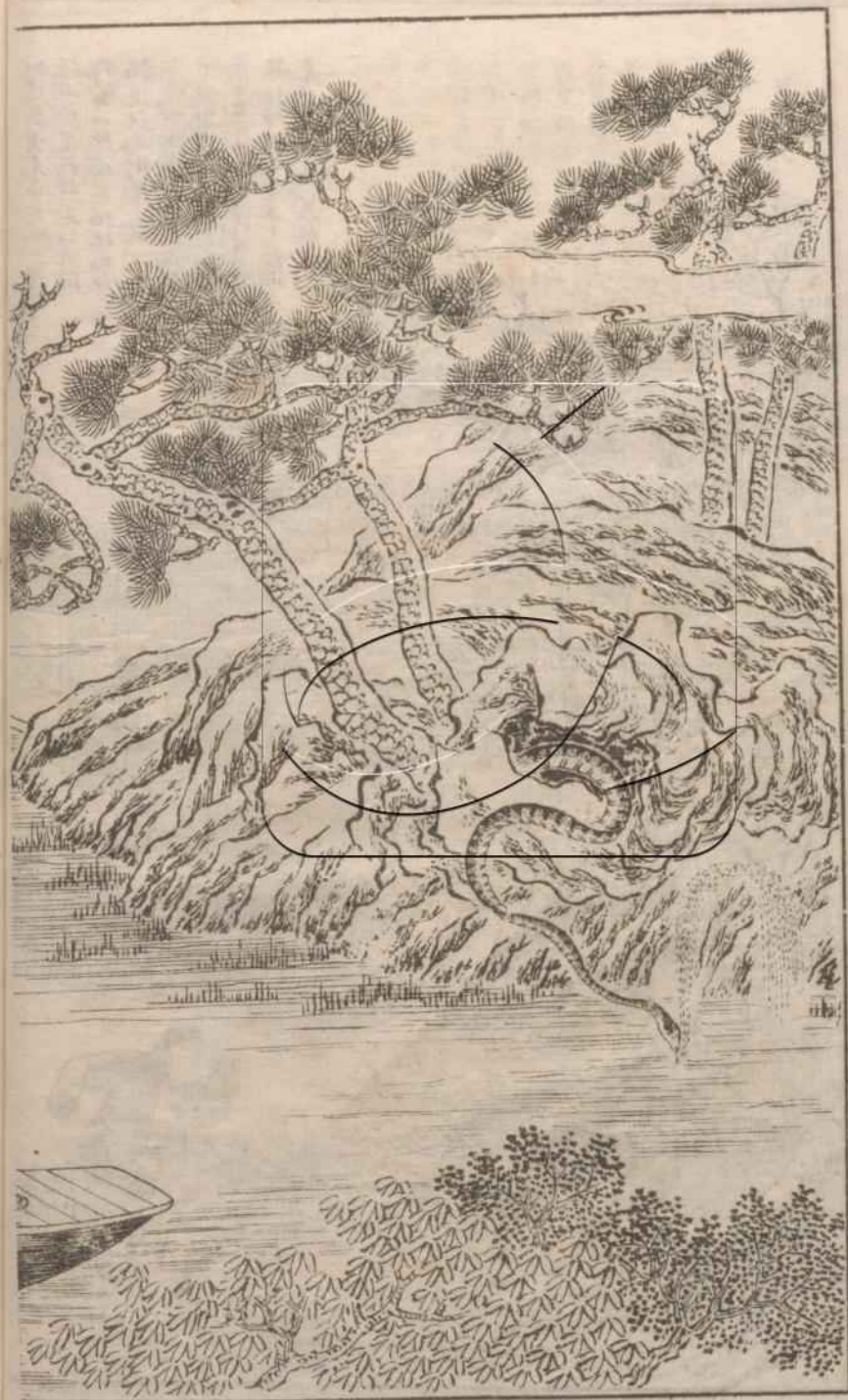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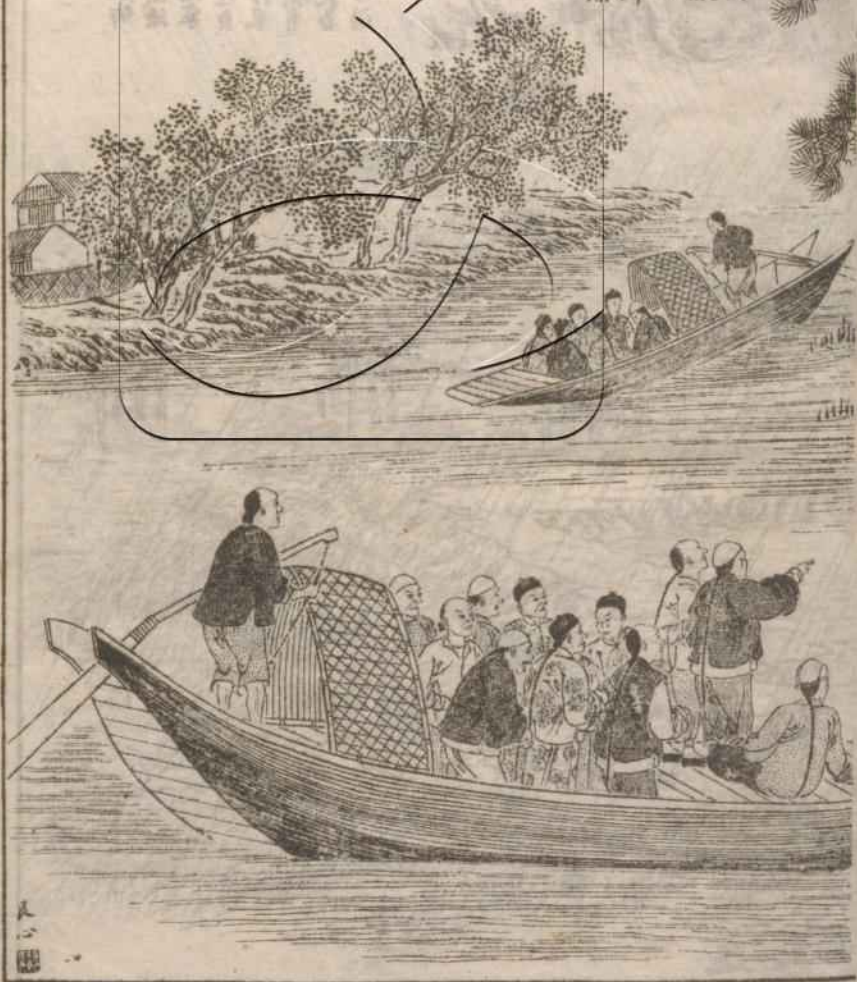
如煤腹黃尾白六吼一聲響
 振山嶽其戰兢不已遂隔
 難前一轉瞬其物化為白
 鶴遙視之則基一杖
 洞紋轉為善巨擬捐婦俄
 聞撲鹿一聲遂欲驚醒思之甚弄
 翌日竟父是山屏其處果得一錢錢
 銀拾兩指之重五十餘兩人心為
 孝善感感云



長蛇吸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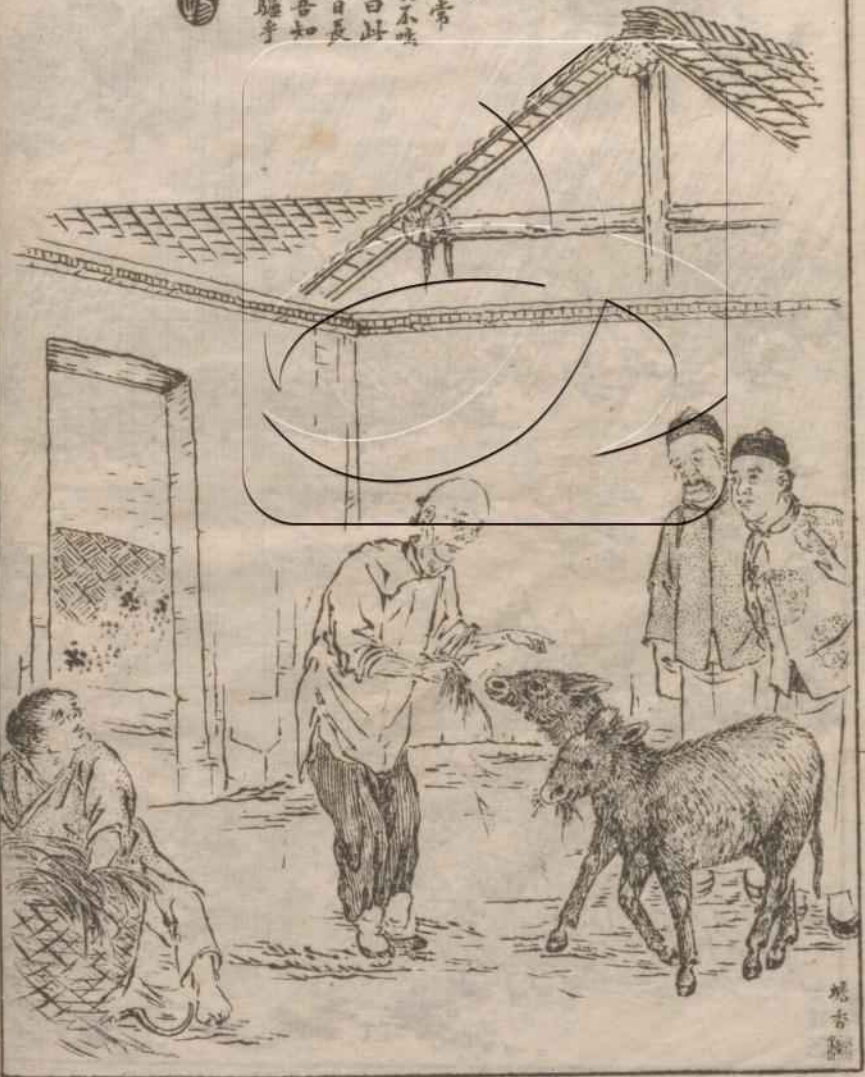
廣東南海縣屬橫沙鄉對岸有松洲岡
馬岡上有松岡以為荒岡不甚高而有巖
穴常山君蟠踞其中少所出現故主人雖
久居其地亦莫之知也某日清晨有某鄉
渡早發移坪至岡下見有巨蛇身長丈餘
頭大如手胸中深紫而有光能河飲
水之聲滿口凌雲而起恍如噴雲灑
雪舟中人見之相其奇者數為得未
嘗有謂此蛇善吞者被取水噴射必
受其殃不知移舟避之迨舟去二里餘
蛇仍呼吸自如於是無識之徒有疑為
神龍潛居至此取水者不知此蛇固
以松岡為窟宅者也嗚呼蛇龍類也
而人乃因其似而竟信為真焉彼不
知所辨哉

卷八



異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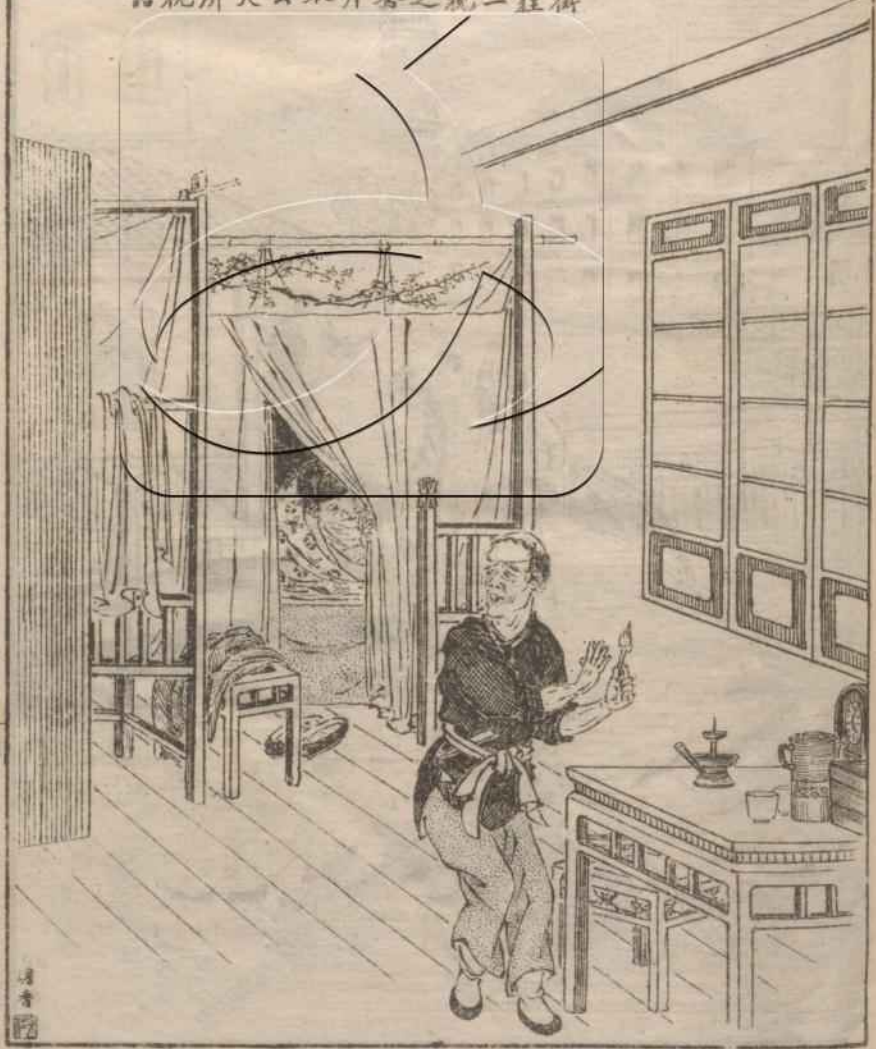
天津開奇之怪之事靡
所不有而欲以常理測之
烏得而測之天津西門內某
姓磨坊言一北驢懷孕數月
始產一驢奇狀怪迥異尋常
二首相歧五足並行見者莫不
咄稱怪異見之大喜謂家人曰此
奇貨可居也宜小心喂養異日長
大可以載種四方博人觀覽吾知
好奇之士必有爭價而購者驢手
驢子果能如其願以償之乎



姚吉

夢退賊

某甲漢陽蔡向人主漢鎮大夾街
某棧中司覺炊白切有夢中發狂
之疾長而益甚棧中人習聞之一
夕有初來寄宿之某客轉輒伏枕
不能成寐急閉有窸窣聲偷視之
則見一人燃紙抵自外入疑之甚
閉中榻大聲狂呼其人即滅火奔
去約半時許前人又入甫以手取
几上鐘甲榻又狂呼其人復遁去
至是客乃知其為操上君子也大
呼有賊棧中人皆起燭之物無所
失賊已走聽客某見聞告之回視
甲則新祥如雷人乃知夢中語話
實已驚過此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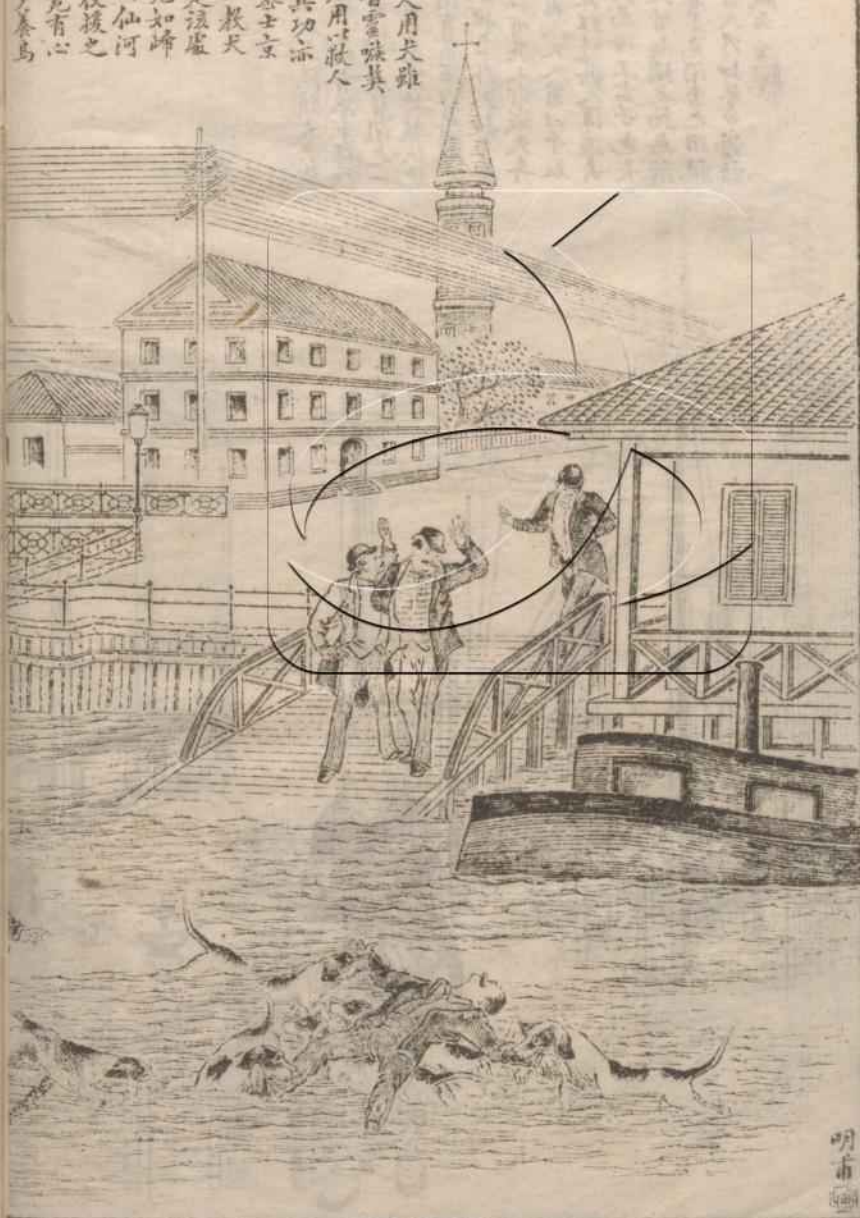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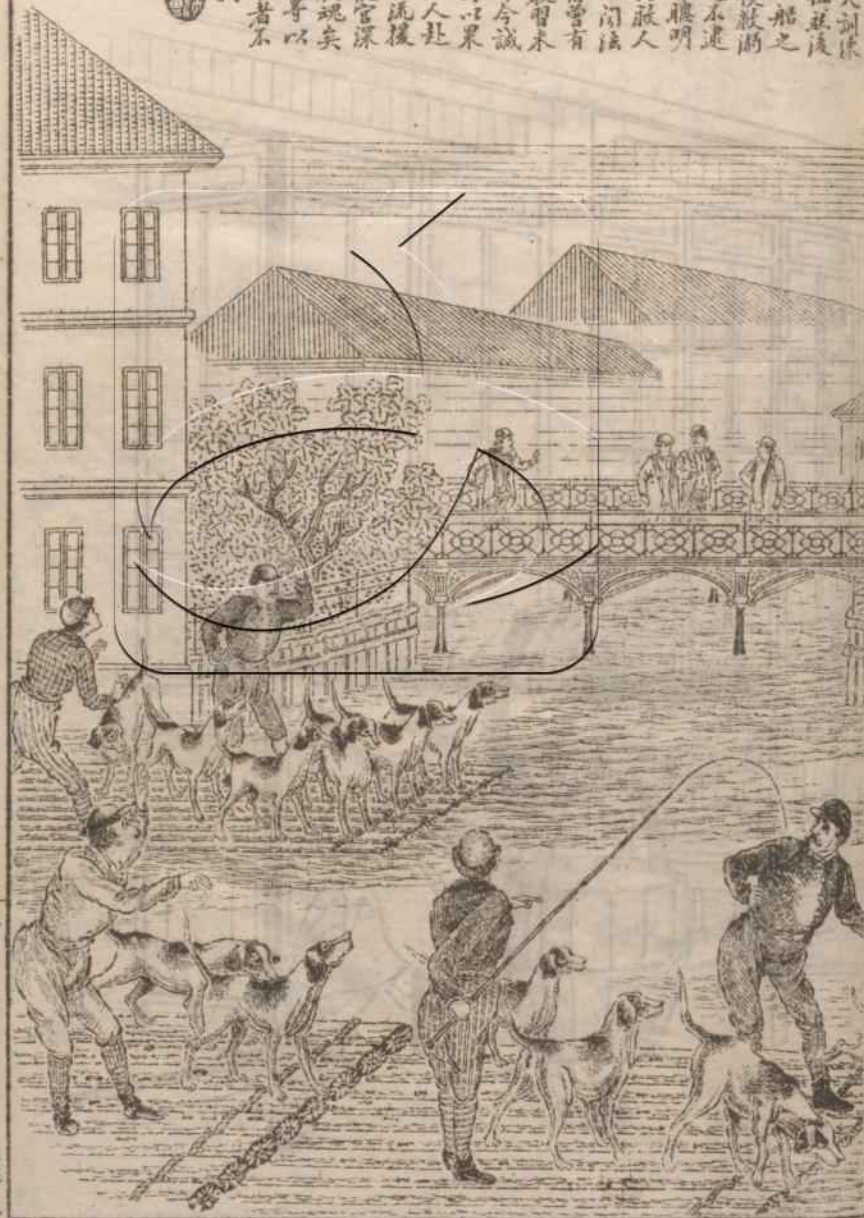
九

禮二

畜犬拯溺

古人有言：人用犬雖
 猛，何為此為？管寧曰：其
 嗚人而言也。若用其救人
 則其法誠巧，其功亦
 奇矣。法國巴黎士京
 城，近有人創一救犬
 救溺之議，先是該處
 勇士往，視死如歸，
 稍有不洽，即向仙河
 投水。自是差役獲之，
 不及恆遭溺斃者，心
 人們之憂，擬多養鳥

浮舟所產犬，犬訓練
 馴熟，仗成隊伍，逐波
 安置，木排或小船之
 上，泊河中，俟救溺
 者，以區區之不便，
 俟此等犬，耳目聰明，
 身體靈便，用人教人，
 自能百不失一。聞法
 人於數十年前，曾有
 此舉，惜當時教習未
 善，未免收效不令。誠
 能失以恆心，持之以果
 力，吾知是犬見人赴
 水，必將力爭上流，援
 登彼岸，遂歸龍宮，深
 處可免遊靈竊魂矣。
 彼知犬非犬，而專以
 推波助瀾為事者，不
 將犬之不若我。



黃冠絕技

梁某與之定先
人也年逾不惑少
習拳脚技能登四
磚樓之碎如磨於
高可躍四五尺樓可
躍七八尺雖視一鄉
人莫能敵一日見一
老黃冠瘦骨支離一
若手無縛雞之力也

者易視之黃冠姓梁
姓名知為教師因歎曰
僕少時曾習此技今老
矣且近以火器為重技雖
精亦無所用矣梁聞言固
請較黃冠曰較技則彼
勝此負必有所傷不如待僕
一獻其技梁曰且試之黃冠
令人以大桶滿貯水五十斤
置中堂重足立以牙鼓之起
繞堂三匝始放下隨後掛桶
鉤於臂鏡行如前行畢放桶
拍掌一聲已躍登屋上梁為
之咋舌請受業為弟子黃冠
曰君已過中年不能學矣遂
辭去或曰黃冠湖州人本姓
龍開授自少林云



雪中逐鹿

甯波鄞西翁巖村居民
百餘戶皆係山搭屋臨水
啟門誠絕妙鄉村風景也
入冬後雨雪霏霏玉琢
銀裝頓改世界
是處少壯間
暇無事括選
伴侶馳逐於



巖巖危壑間博
獸投禽與復不
淺有花甲者逆
逐一鹿至路轉峯迴
之處適有水石在旁見
獵心喜相共急起直追
誠恐舍其肉獲其皮以為快
甲恐鹿為捷足先得飛步而前不
遠他顧詎石上偶一蹶足石墮而
身亦隨下山勢壁立一落千丈及已
往援而甲已腹裂腸流魂遊東野矣
夫中原逐鹿得夫難知今復玉函宮
之中宜如何謹慎道才乃國事統之
心豈惟不測之禍天刑地棘行路難
嗚呼可不戒歟



基隆離八堵六七里地方有獅球嶺
 馬屠嶺峭壁四面圍環其間樹木叢
 雜鳥道迂迴為由基隆赴郡必經之路

獅嶺金苗



自火車從嶺下穿洞而過人跡始稀嶺
 巔有土地廟屢著靈應前刻者三所
 帥曹請 朝命吾封為近洞
 有某甲辰宿廟內一祝
 荒涼方致莊周化蝶
 時得三鼓忽見最高峯
 上有赤光一道矯若游龍奔
 馳而下倏忽洞已不知所向未幾
 山麓間又有一物其大如半盤旋
 迴繞光彩照人轉瞬似作電光一
 道由水至西其物亦渺甲遂夢
 中驚醒顧吳久之翌日過吉甯
 里有識之者曰是即該嶺金苗
 也每至月黑夜深常有此見狀
 歟否歟請諸深如
 礦務者



養虎貽患

養虎貽患言也執意竟有
見諸實事者距浙俗餘地三十餘里
真善村有張某者農圃播務無妻育子志
既自得去年五山麓間捕得生甫數月之
虎子一頭毛色壯駁狀若狸奴不忍遽殺
携歸留養以其馴擾不之防範其子年纔
七八齡時虎鬚隨虎尾狎習已久初無怪
人之凶詎至秋間某日張出外工作時虎
已養年餘其力漸猛暮地間張牙弄爪即
其子而外狂奔追趕聞呼號聲甚慘急視
其子已立虎口呼聲迫迫虎迴旋荒林而
去不知所之迨張歸妻其鄰里咸以養虎
食子交嗟罵之張痛哭失聲急往覓虎
無所得歸而歎曰虎兇出神是誰之過遂
憂得成疾不久而止君子觀此而知違害
之宜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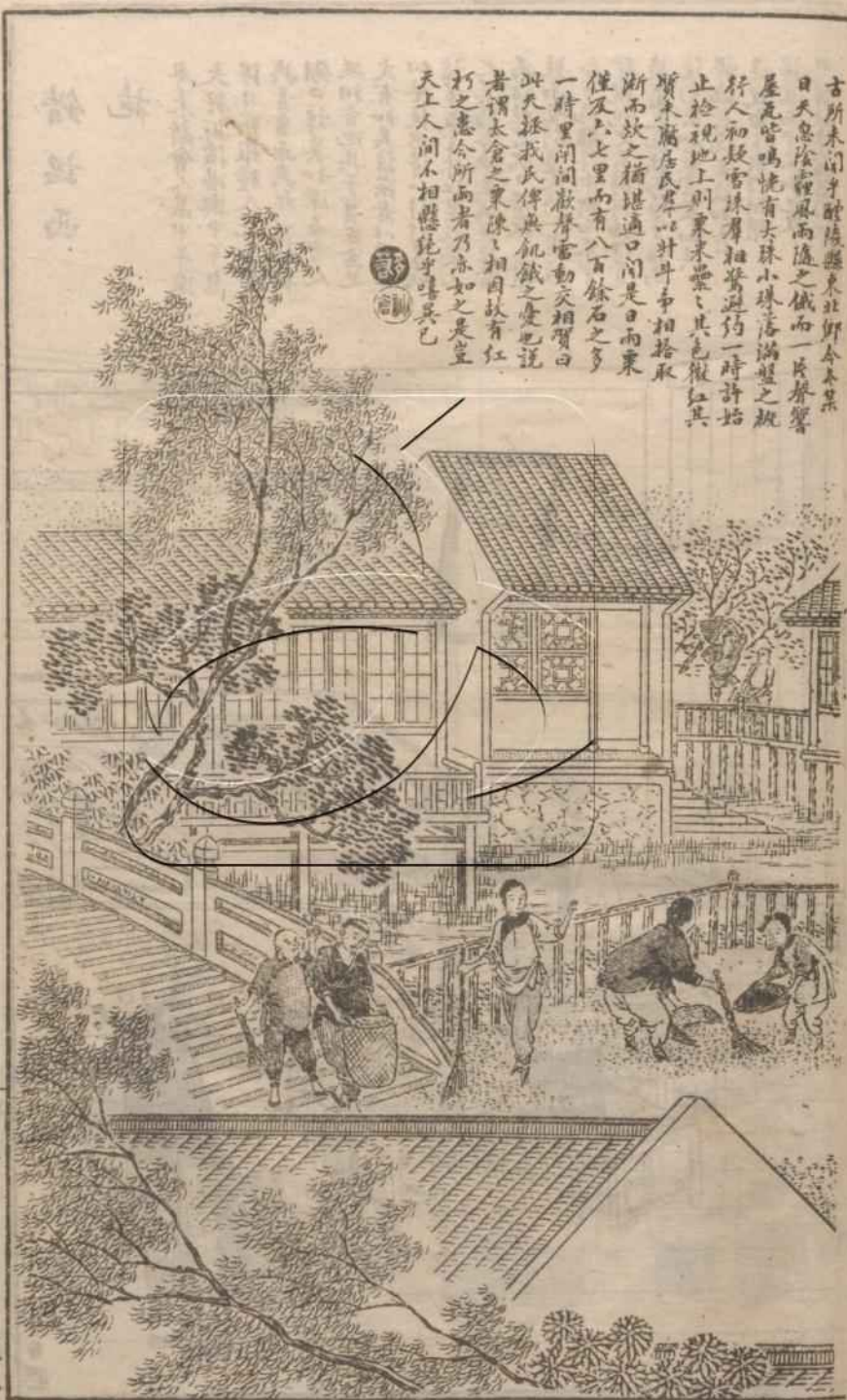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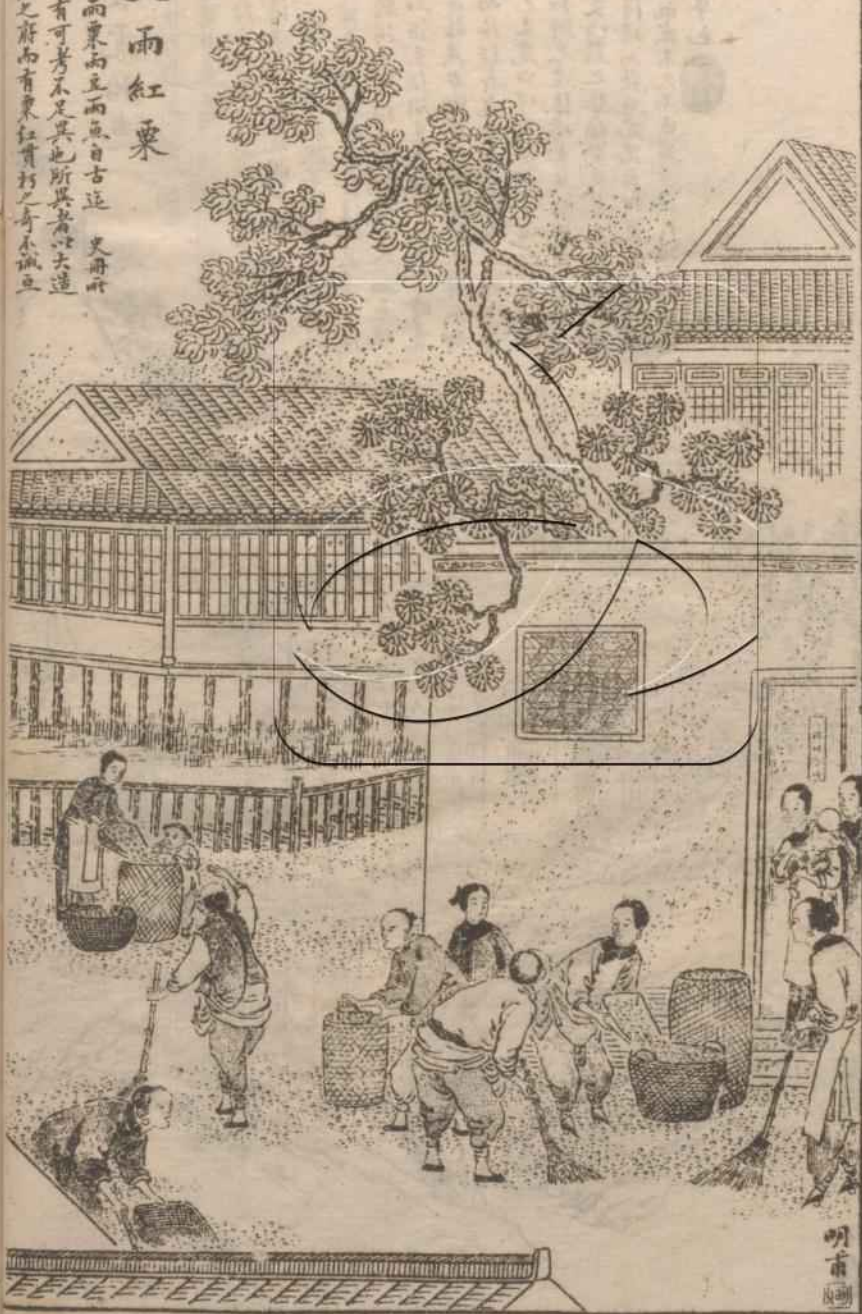
養虎貽患



天雨紅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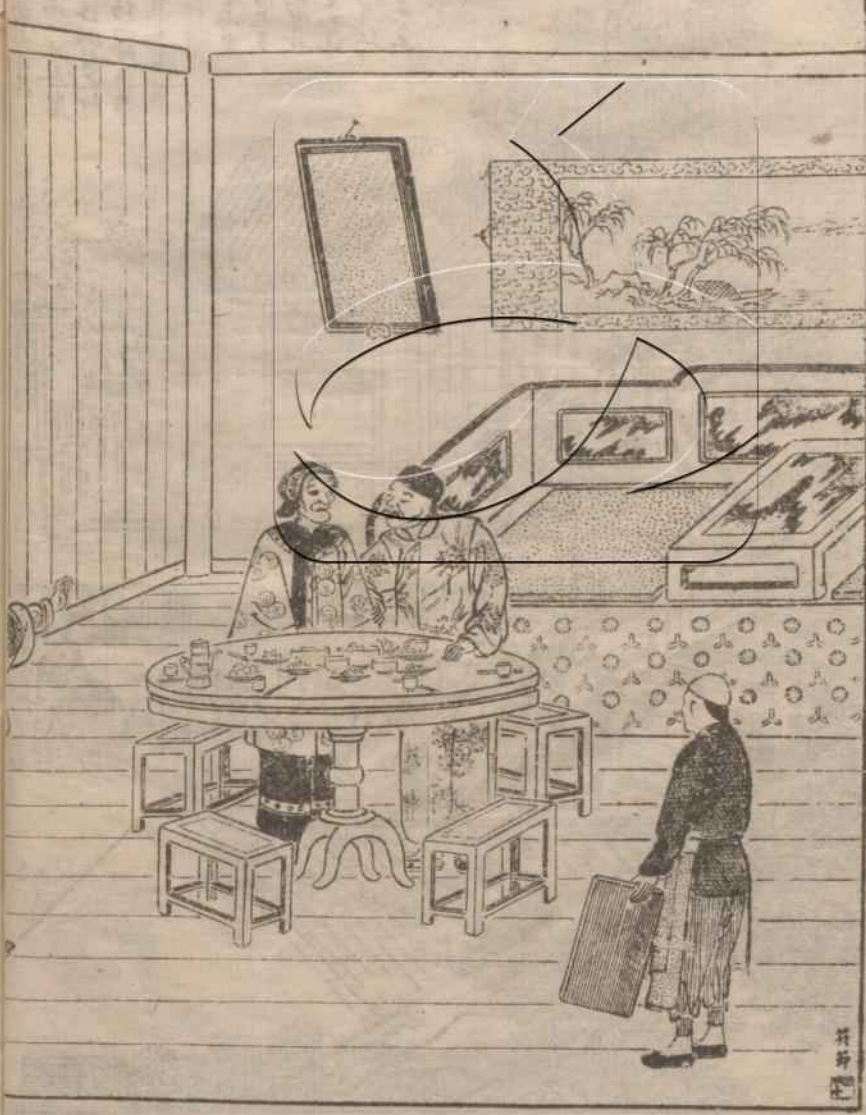
而金而粟而豆而白古近 史冊所
傳代有可考不足異也所異者其去遠
清室之府而有粟紅貫朽之奇亦誠宜

古所未聞才醒後縣東北鄉今本某
日天忽陰霾風雨隨之俄而一民聲響
屋瓦皆鳴恍有去珠小珠落滿屋之概
行人初疑雪珠屑相擊避約一時許始
止檢視地上則粟米粟其色微紅其
順未腐居瓦脊以斗爭相拾取
漸而坎之猶堪適口聞是日而東
僅及六七里而有八百餘石之多
一時里間歡聲雷動交相賀曰
此天孫我氏傳與飢饉之憂也說
者謂太倉之粟陳之相因故有紅
朽之患今所雨者乃赤如之是豈
天上人間不相懸絕乎嘻異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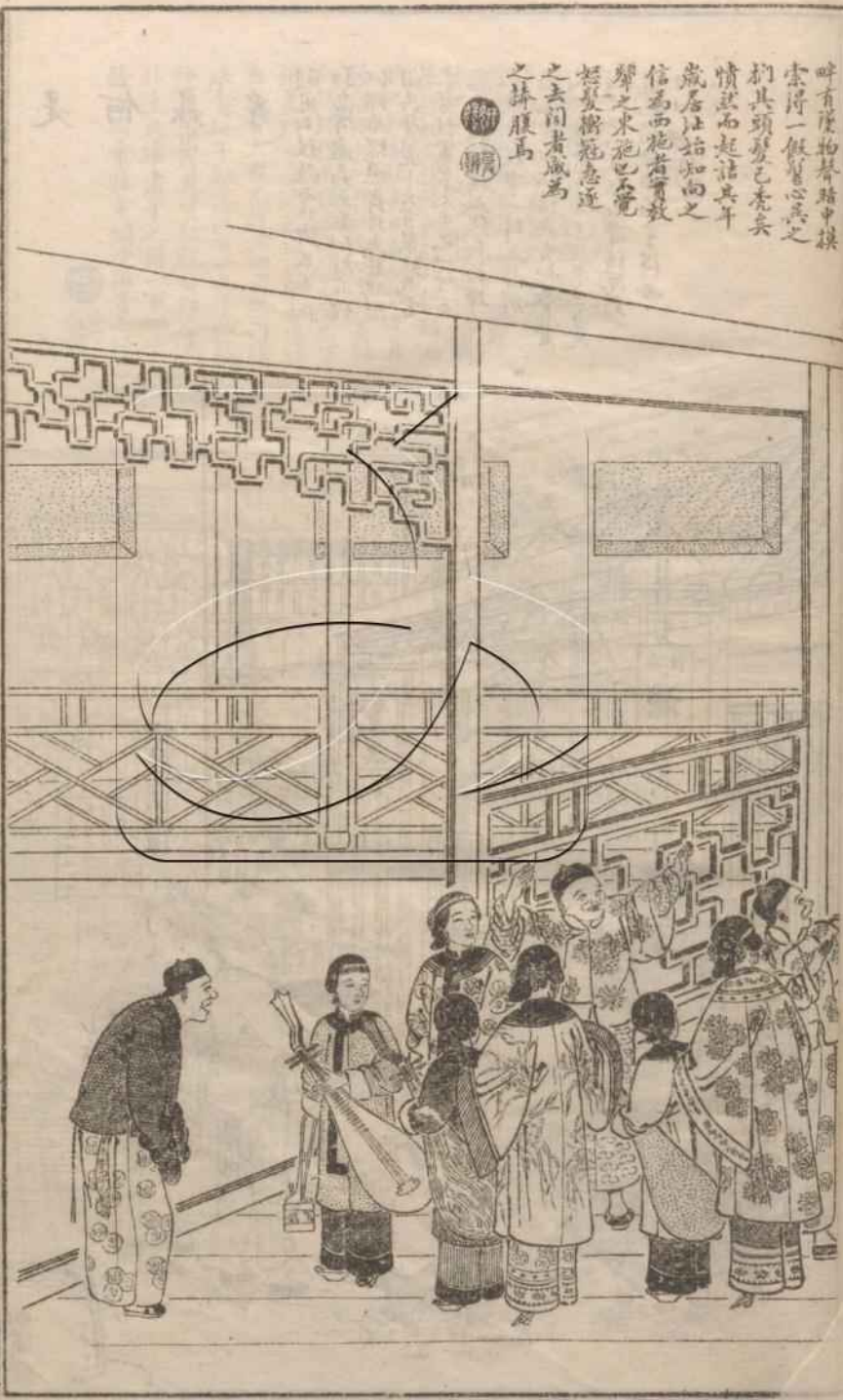


錯認西施

粵東新會人某甲年逾
 大將猶擅博與甲年息
 得日疾雖腫人宛在早
 洪者盲無異視以精僻
 糊口諱莫如深每有人
 延相吉地其子實左右之
 友有知其諱疾者以甲性
 似登徒思得一計以資戲
 謔遂感言珠江某妓姿色
 之美約令甲在寓設席當
 為招致之次日偕數人攜
 妓而至別道人喚一老妓
 令多施脂粉美與而甲
 驟視之不辨何物惟覺
 滿座之氣撲人眉宇信為
 絕色去加款實友知其
 謬臨行喚老妓知言
 遂迎白：出門相顧
 洋然而甲不知也及
 甲留妓伴宿思問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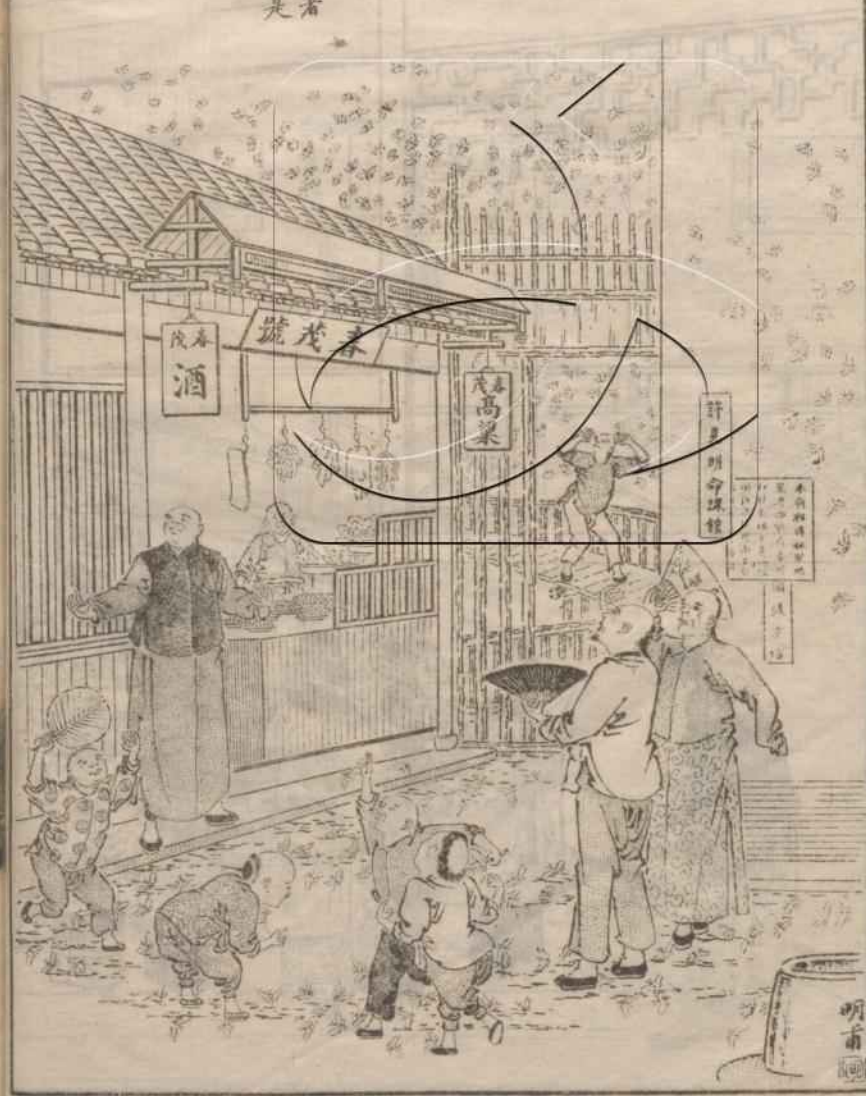


呼有獲物替賭中摸
 索得一假髮心其之
 初其頭髮已禿矣
 憤然而起詰其年
 歲居江姑知向之
 信為西施者實故
 聲之米施也竟
 怒髮衝冠急逐
 之去聞者咸為
 之捧腹焉



是 何 蟲 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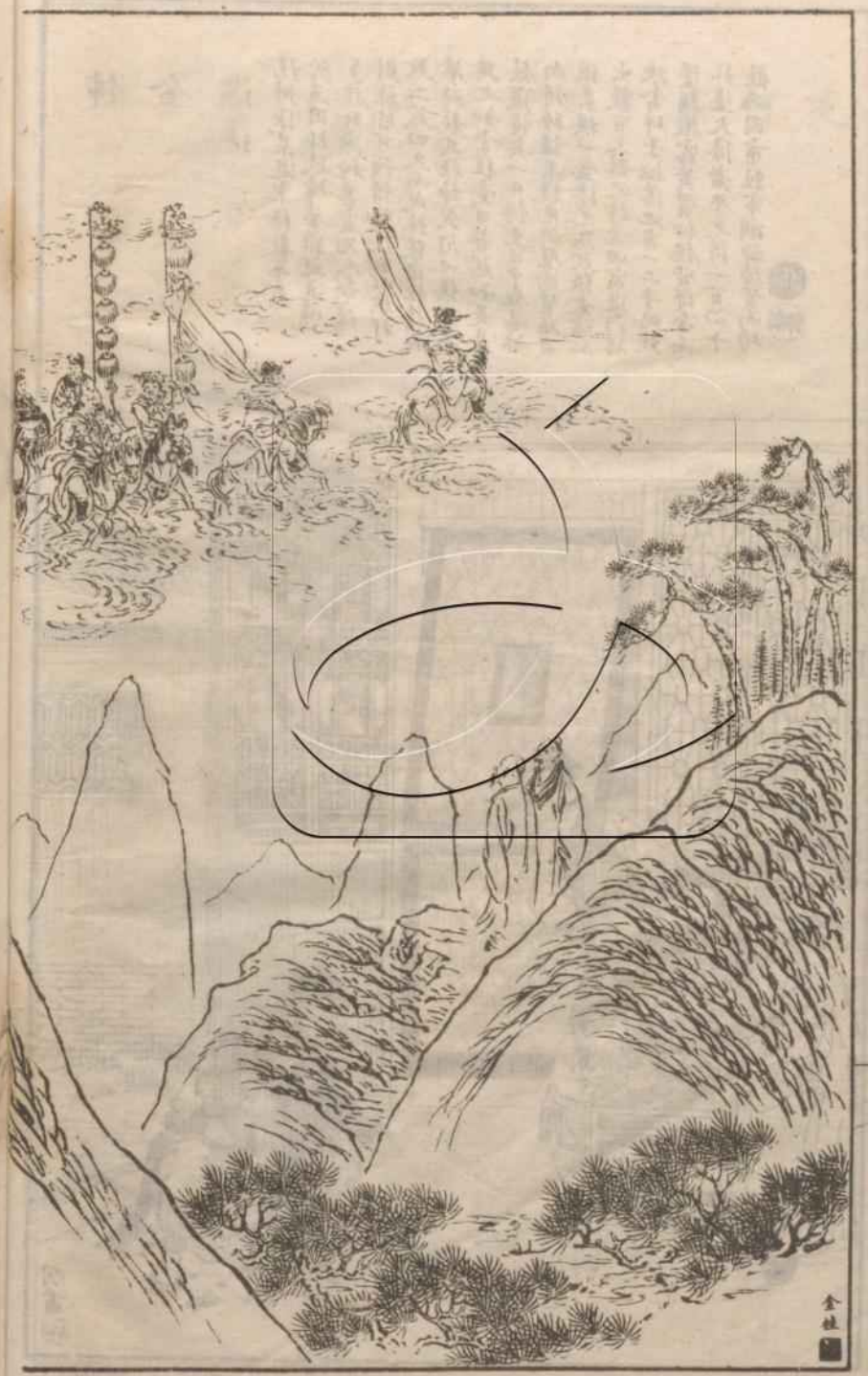
湖州烏程縣西北鄉太平秋
初忽有飛蟲無數似蝗非蝗
似蝶非蝶飛舞於庭廬鴈隴
聞其聲亮大有聚蚊成雷
之勢該處農人患之一呼百
應相相驅撲或執扇輕揮
或徒手從事一時風聲所
播葉國若狂惜無有知其名者
或曰蜂蟻有毒况象乎曰若是
則近世小流誤說蜂蟻誤到
處亂鬧雖亦蟲牙得毋
相似



佈 金 滿 地

杭州張某進京師數年無
所遇因極欲博苦難就道消
多旗打廟神甚靈凡人命注
財祿皆可預借驗後酬以旗杆
或二或四久而成林張因往禱夜
夢神教其往神武門以俟醒而
異之如言往竟日香然如是月
餘後僅去一日伺至日中飢甚姑
向餅師謀果腹見餅師張某有
鐵象棋一盒漆光如新張素嗜此
出數百大賸之持盒回寓進門後
跌食碎子拋落地有二子略效
墜損微露黃質似視皆漆金而
外塗火漆者平之得一百四十
餘而因市肆半酬神旗資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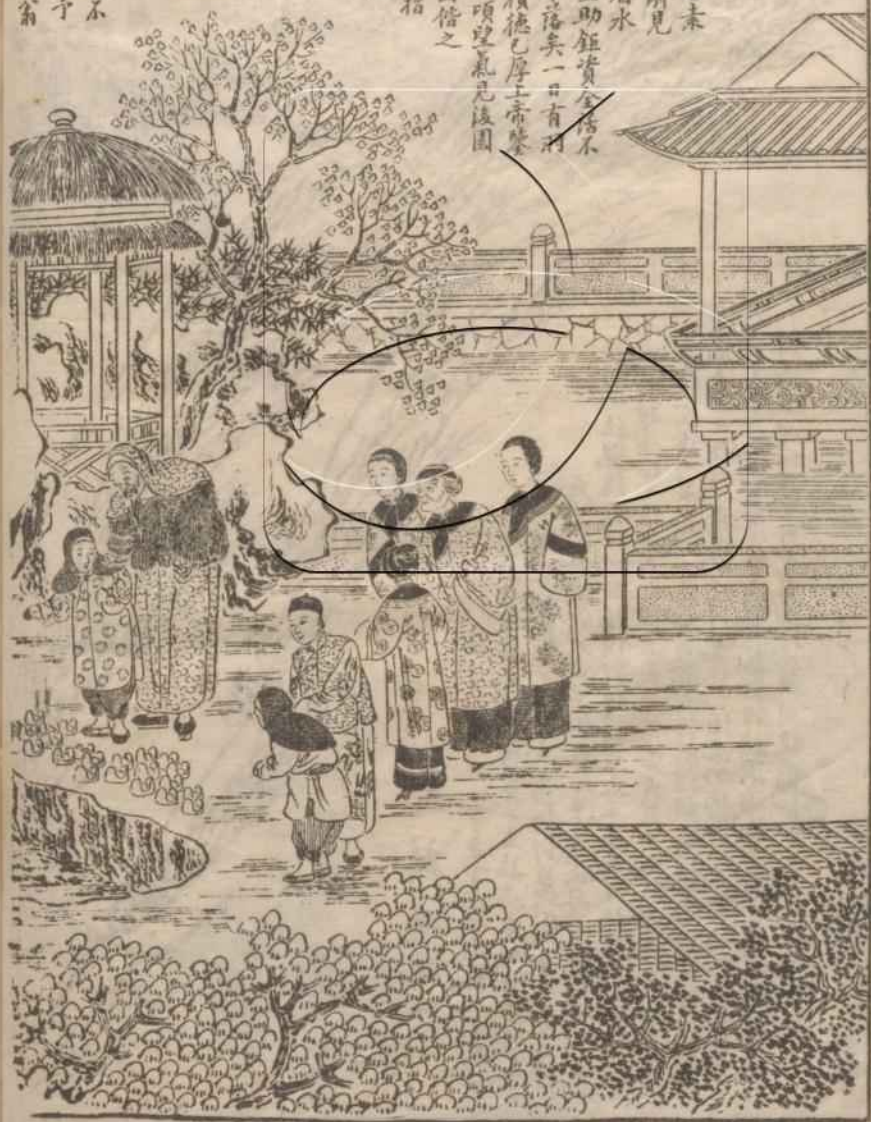
全桂

麒麟送子

德清蔡琴甫先生自言前母為杭州買腐媼
 幼時精進得轉男男一生始齊奉佛慈惠和平京
 師有蔡婆之曰年二十四領鄉薦闈報日意頗自得
 往觀德行登高山極頂仰視蔚藍天五星辰可摘忽天門豁開旗
 幡羽葆伶儼隊而出俄有戴冠博帶者數十人騎馬前導旋開仙樂
 繞行空際一嬰兒如玉跨有前歌若俗所謂麒麟送子者按德徐行向東
 南去羽士指謂蔡曰此汝同平狀元潘某也蔡醒以為夢幻既而九赴春
 官不第癸丑已無進取意同人敦勸始就武備號過夫少年間氏籍曰蘇
 州潘某即相國芝軒先生也積發果同捷

福田利溥

杭垣城內有朱翁者家世素
 豐性情慷慨少干好施濟見
 人急難輒矧恤之自各省水
 旱告災翁毀家而產資助鉅資金不
 可勝計而家業已因此中落矣一日有羽
 士翩然入室告翁曰君積德已厚上帝鑒
 之福將至矣翁問何福曰頃望氣見後園
 中有金光是可取也翁因偕之
 至園見一小池水已涸矣指
 謂翁曰此中窖金不少汝
 取之翁喜立召家眾
 以畚掘從事開掘
 至數尺深則米提
 煉之美不勝枚舉之
 共十萬餘金時兒
 孫繞膝婦女亦旁相
 頽色喜無不深德羽
 士欲以半分贈之羽士執不
 可謂此天所以賜君者非予
 所宜取也言畢倏忽不見翁



詭異久之仰天歎曰予平生好善
 所施至十萬餘金家資盡耗無積
 悔心今復得此是予所施者天已還之
 修德必獲報吾子孫豈可獨私一己
 哉子孫皆曰諾是日復助賑五千金
 聞者皆驚羨不置果若是朱氏之
 福殆未有艾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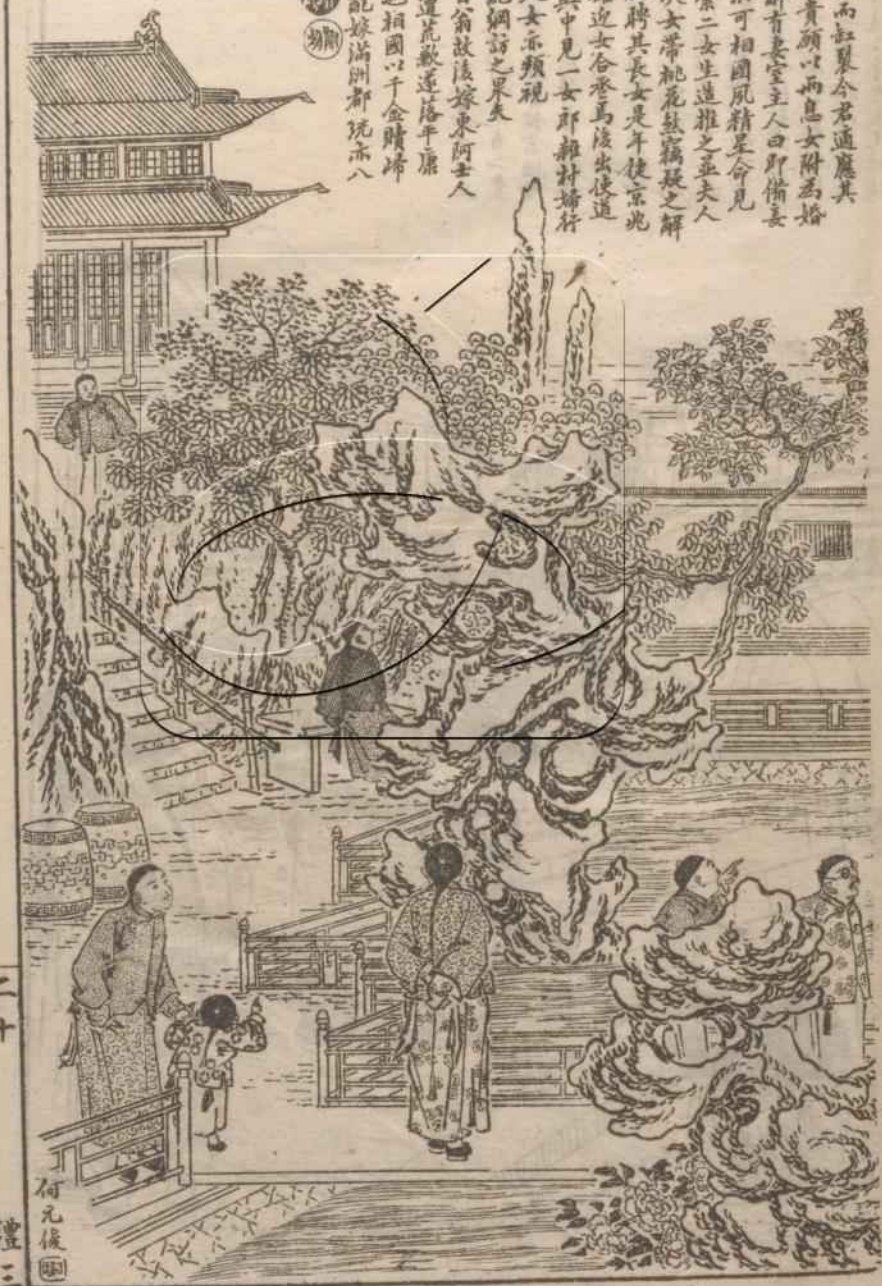


相國軼事

湯止卿先生云海宦陳相國未
過時入都道經曹州通當莊丹鳳閣
閣宮室周氏園尤艷麗遊往觀亭中
列去坡瑤如朱魚百頭咬嚼可玩略
一席得紅魚開製方稿惶愧主人
歡笑承迎進入酒俱款待極殷
展詢拜族喜溢顏色曰夜夢思



龍盤柱上而紅翠令君通應其
兆他日必貴願以兩息女附為婚
相相國辭青妻室主人曰即備委
膝亦無不可相國夙精星命見
其意誠索二女生進推之並夫人
格也惟次女帶桃花紅竊疑之解
玉佩一枚聘其長女是年使京兆
捷入詞館迎女各卷馬後出使道
徑在平輿中見一女卸妝村婦好
酷似夫人女亦頻視
相國使紀綱訪之果夫
人妹也自翁故法嫁東阿主人
早卒連遭荒歉遂落平康
非所願也相國以千金贖婦
重為擇配嫁滿州都玩亦八
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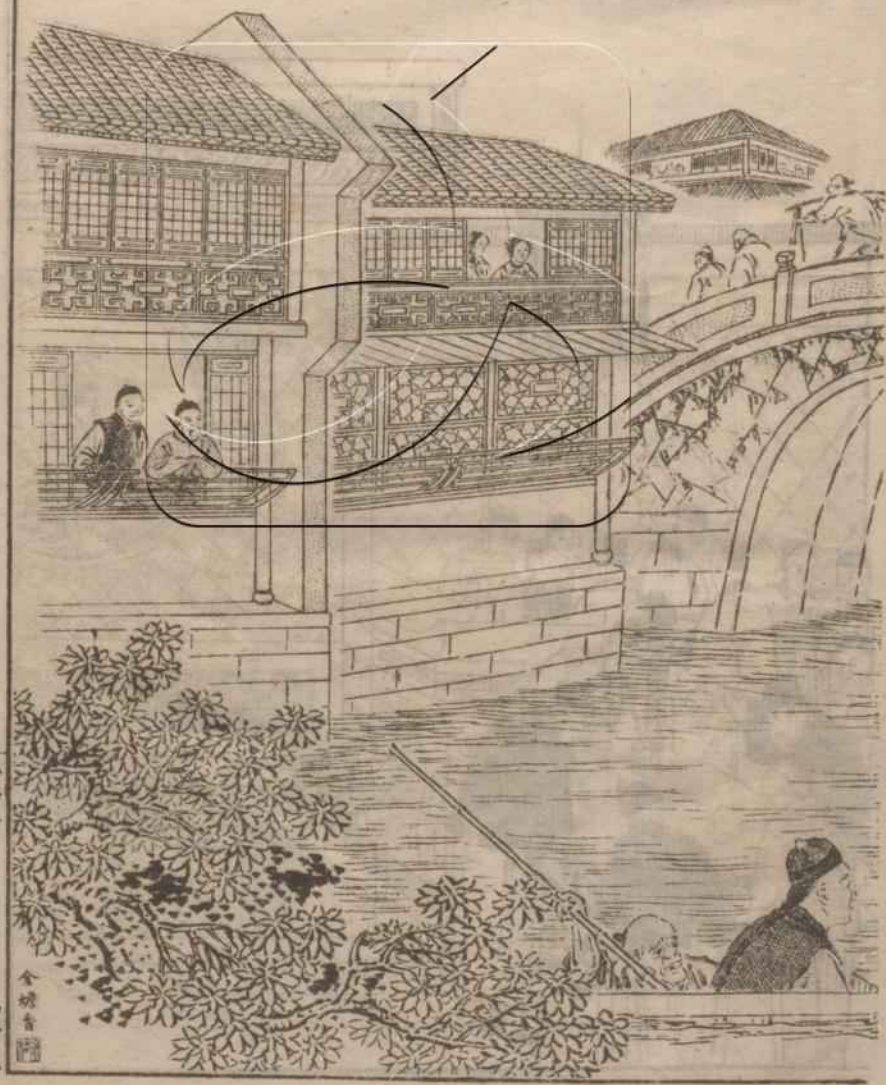


南極星輝

有客告子曰去冬某日行至
漢鎮基稼嘴河下見有二叟
鬚髮蒼然步履艱難使當猶階
而上時予不扶抑並不稍喘
直抵埠頭相顧言曰是年不
甚見高偶一同行已不能如
少時之捷老夫老矣無絲毫
也已前行者問曰足下春秋
幾何曰家度光陰已九十有
七矣君今若何汝行若曰僕
年百有三歲泰長矣終徒增
馬齒耳二叟互相問答前行
之叟後隨二童忽失足傾跌



叟志趨前拉起慰之曰徐步
而行毋再驚駭後行者復問
二童是誰前叟曰此僕第五
代孫也沿途問答不盡記憶
姑述一二可見二老之具有
壽相也 照朝人瑞吾於此
敬上天保九如之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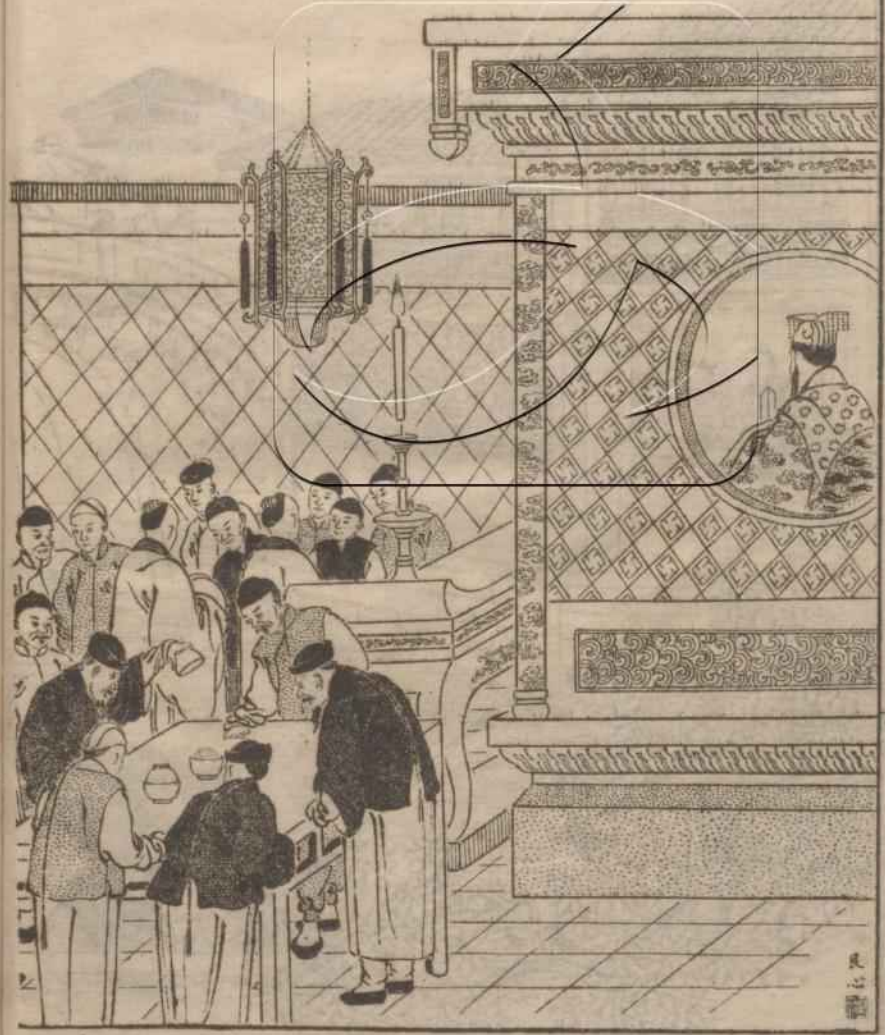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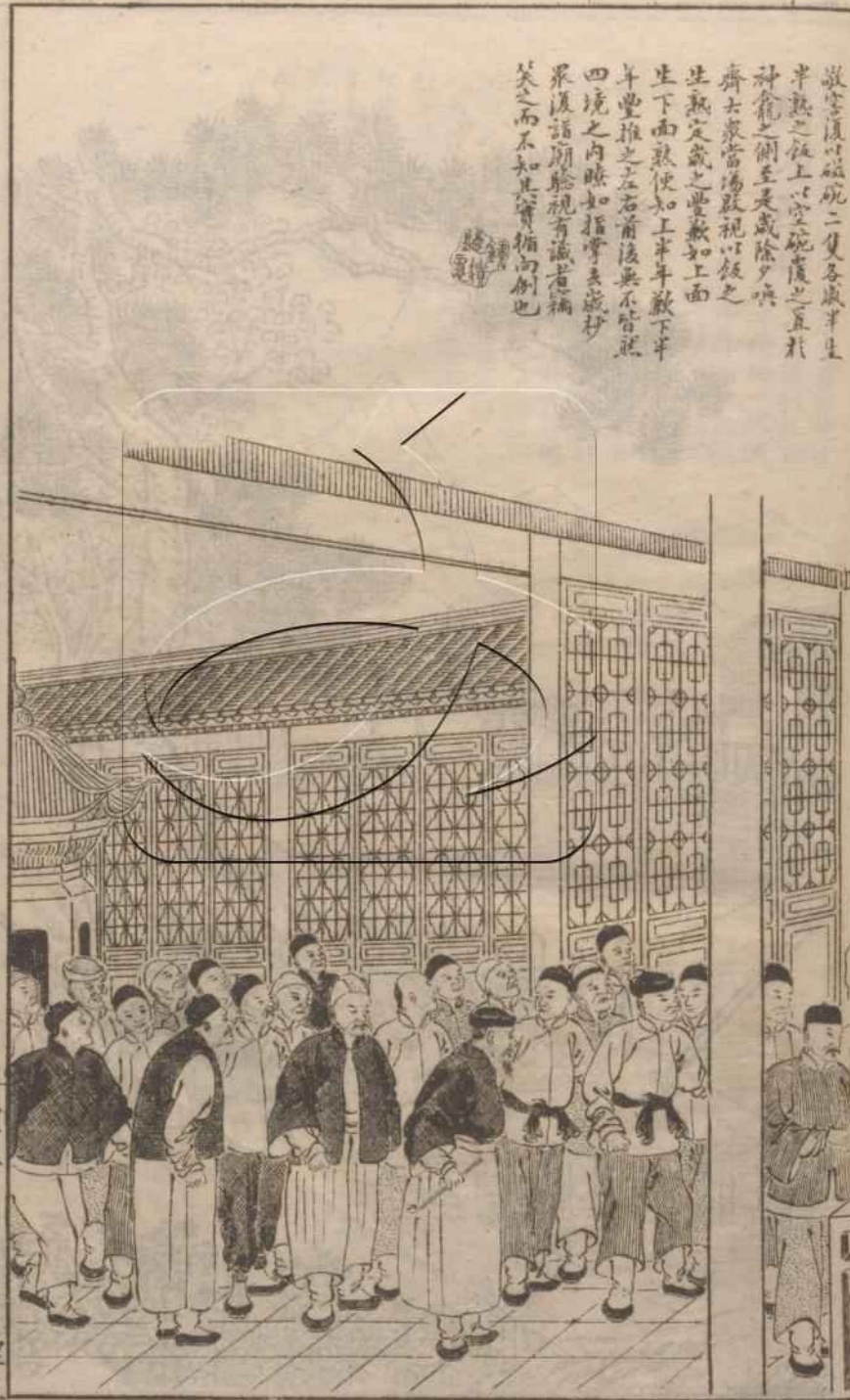


卜歲奇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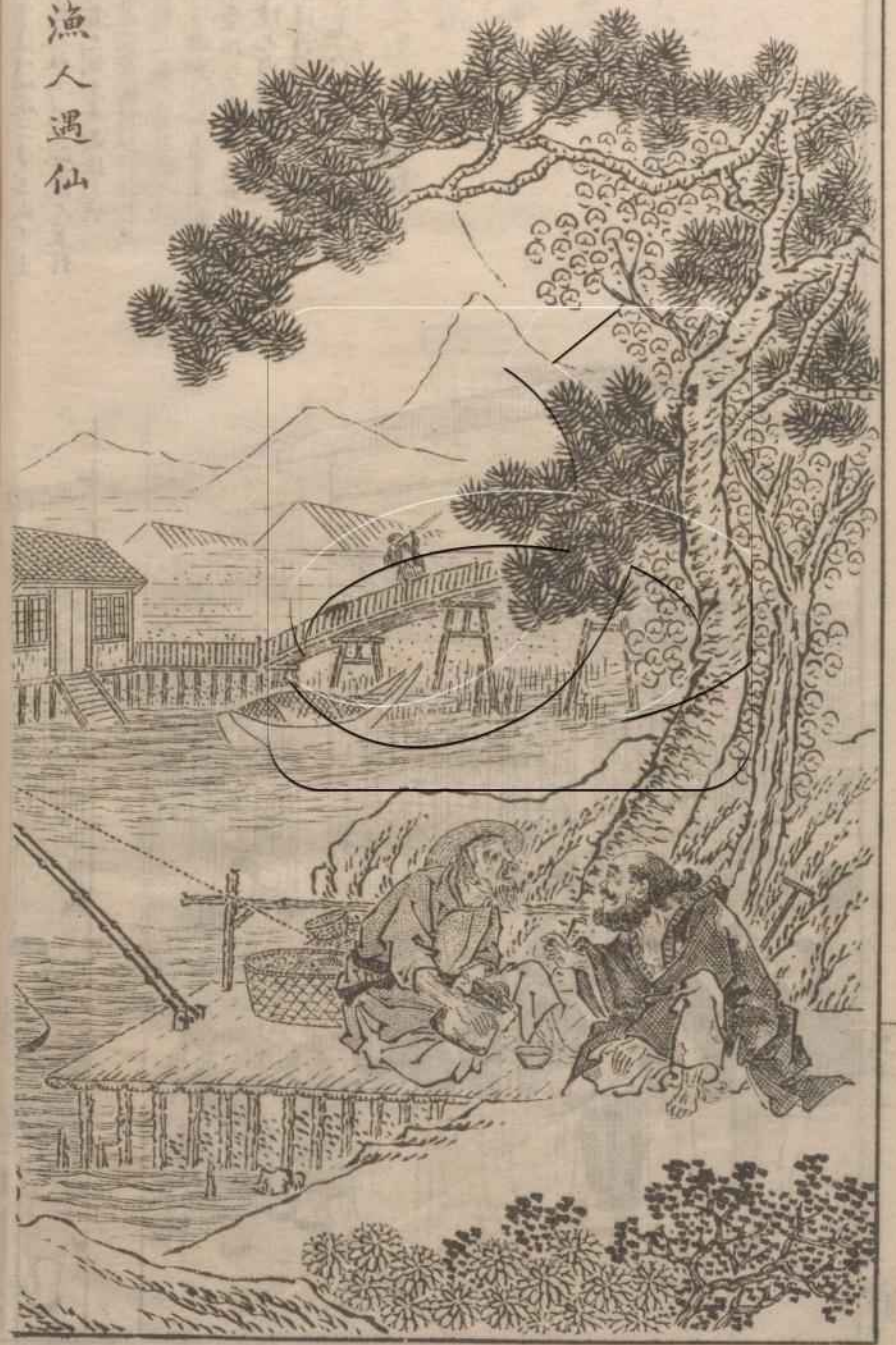
卜歲之法由來已久詩所謂太
人占之原惟魚共實惟豐年此
為卜歲之濫觴至於
冊所載風淫民地起主人壽年
豐饒之不離乎占卜者近是乃
聞晚中風俗則有異焉距安慶
城外五里許有龍王廟見守琳
官規撰軒殿香煙繁盛為一方
之冠是歲農氏每年正月初七
日各集重資備黃冠羽士大設
道場鏡鏡喧天情播地謂之

敬堂儀以磁碗二隻各盛半生
半熟之飯上以空碗覆之置於
神龕之側至是歲除夕
齊去眾當場殿視以飯之
生熟定歲之豐歉如上面
生下面熟便知上半年歉下半年
豐推之左右前後無不皆然
四境之內瞭如指掌去歲抄
眾復語則驗視有謠者編
笑之而不知其實柄向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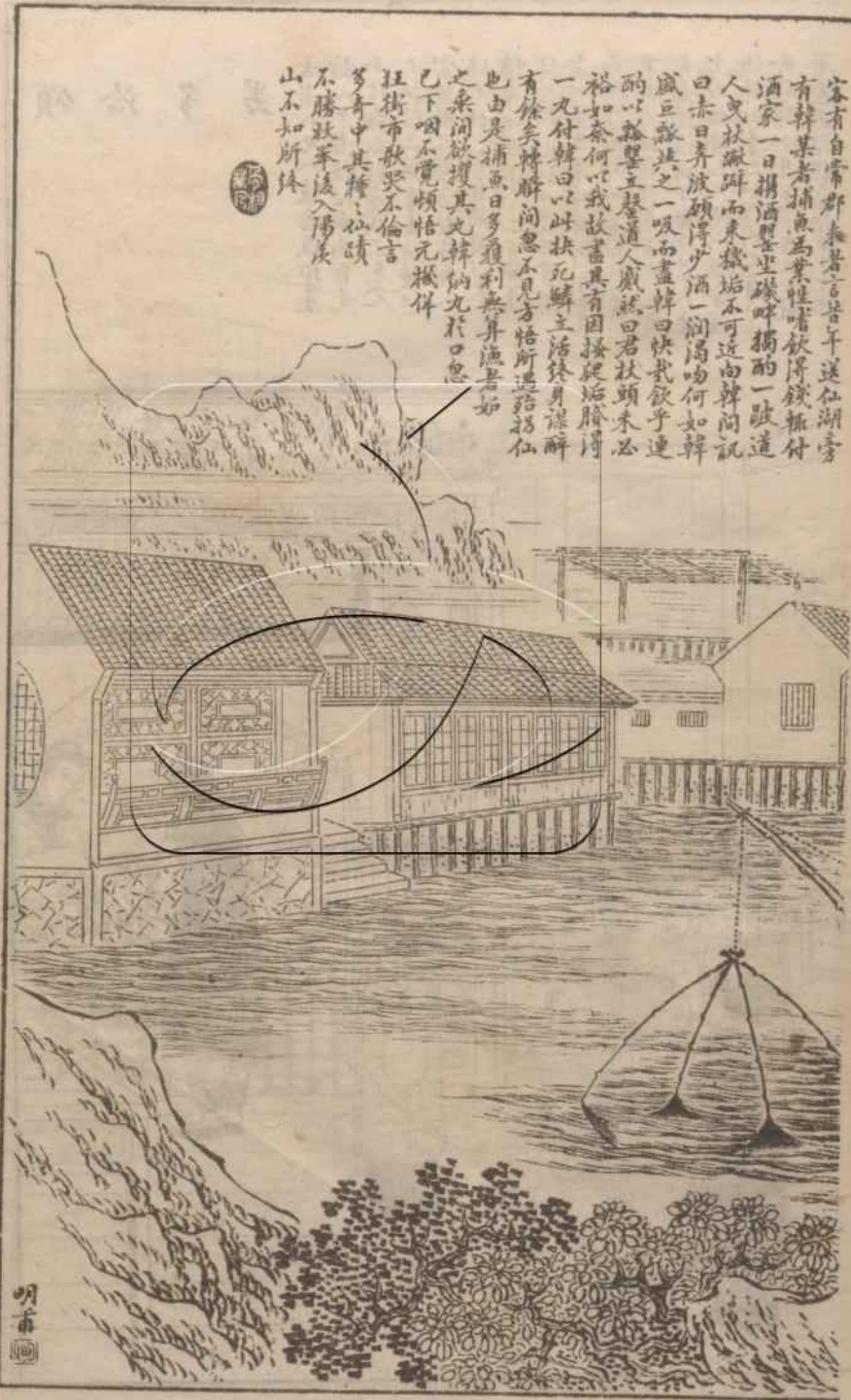
此圖



漁人遇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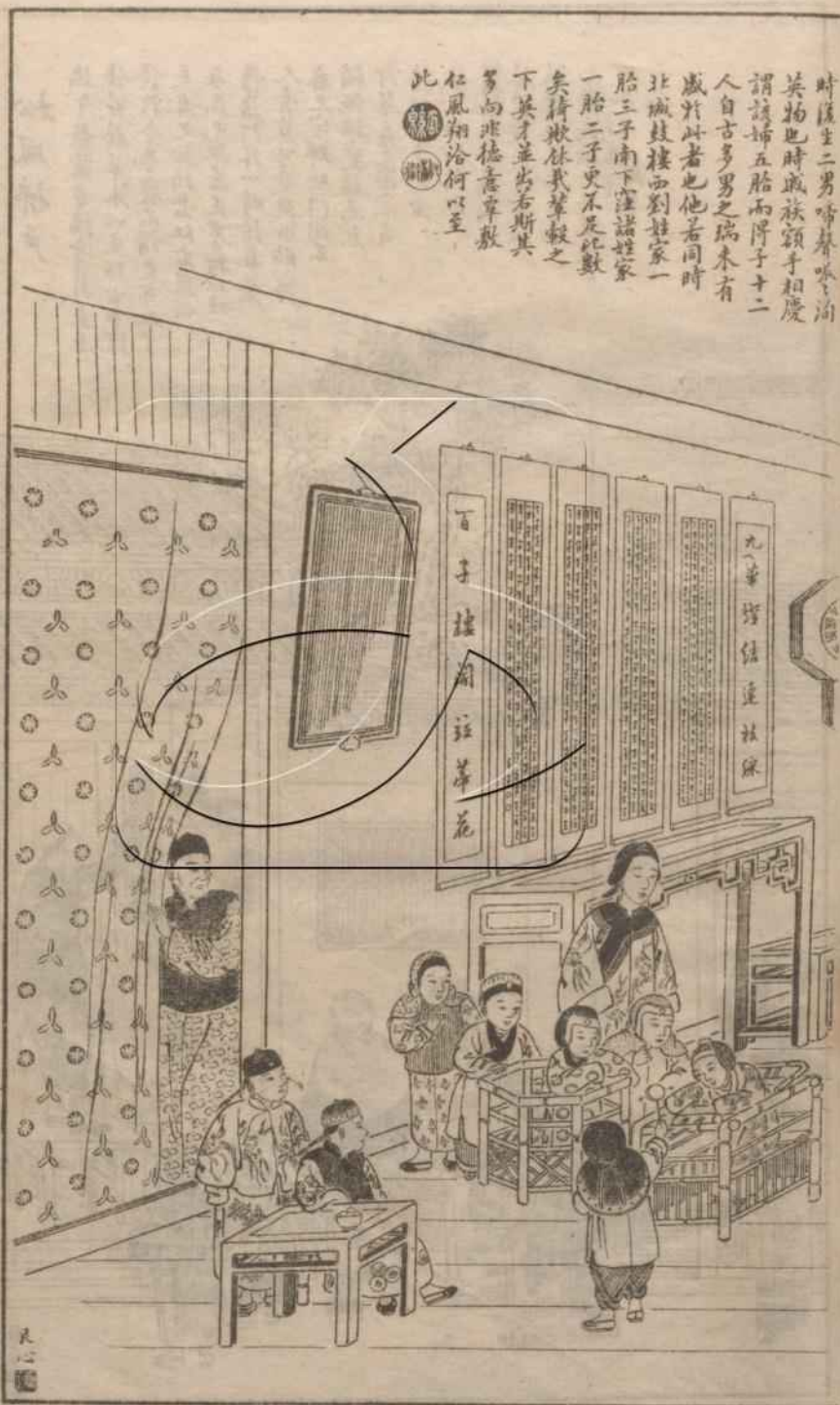
客有自常郡來者言昔年遊仙湖旁
 有韓某者捕魚為業性嗜飲得錢輒付
 酒家一日携酒登坐磯畔獨酌一鼓道
 人曳杖蹒跚而來穢垢不可近向韓問訊
 曰赤日奔波願得少酒一潤渴吻何如韓
 感巨觥其一吸而盡韓曰快哉飲乎連
 酌以益擊王琴道人感然曰君杖頭未必
 裕如奈何我故蓄其有因接從垢臍得
 一丸付韓曰以此扶死轉生活終身保解
 有餘矣韓解問息不見方悟所遇殆仙
 也由是捕魚日多獲利無算身漁甚如
 之乘間欲攫其丸韓納丸於口息
 已下咽不覺頓悟元機伴
 狂街市歌哭不倫言
 多年中其種之仙蹟
 不勝枚舉後入陽羨
 山不知所終



頌洽多男

古者八元八愷悲屬寧生
論人才者稱稱誠為自是
而後茲斯軒廣代不乏人
大抵皆山川靈秀所鍾祖
宗留貽之厚方能有所人
瑞也我朝自開國以來
積厚流光迄今二百餘年
併人間出一產三男一
產四男之事時有所聞不足
為異乃京師西蓋散風甚
奇者錄後所生竟有愈出愈
生四胎皆已天然成偶方謂
伯仲叔季已如厥周之有八士
矣不料十月下浣忽又分祝
甫履兩雄腹痛猶未已流

時誕生二男啼聲噴噴
英物也時賊族領手相慶
謂該婦五胎而得子十二
人自古多男之瑞未有
感於此者也他若同時
北城鼓樓西劉姓家一
胎三子南下窪諸姓家
一胎二子更不足此數
矣倚欺休我輩較之
下英才並出若斯其
多尚非德意章敷
仁風相洽何以至此



松風拂戶

端午懸蒲重陽賞菊炎辰
佳節稱草木以生輝古事流
傳於今弗廢不謂更有取守
長春之松柏若江右風俗
每屆元旦居民羣折松枝
懸諸門外一時清氣襲
人青蔥可愛其所貼宜
春之字輝映門閭不
獨極樞亮顯為然
即華屋高堂亦有
藉此以生色者
誠不知何所取
義也按董勳問
答曾載歲首折松
枝者取其芬香也
今談廣福沿此風舉未
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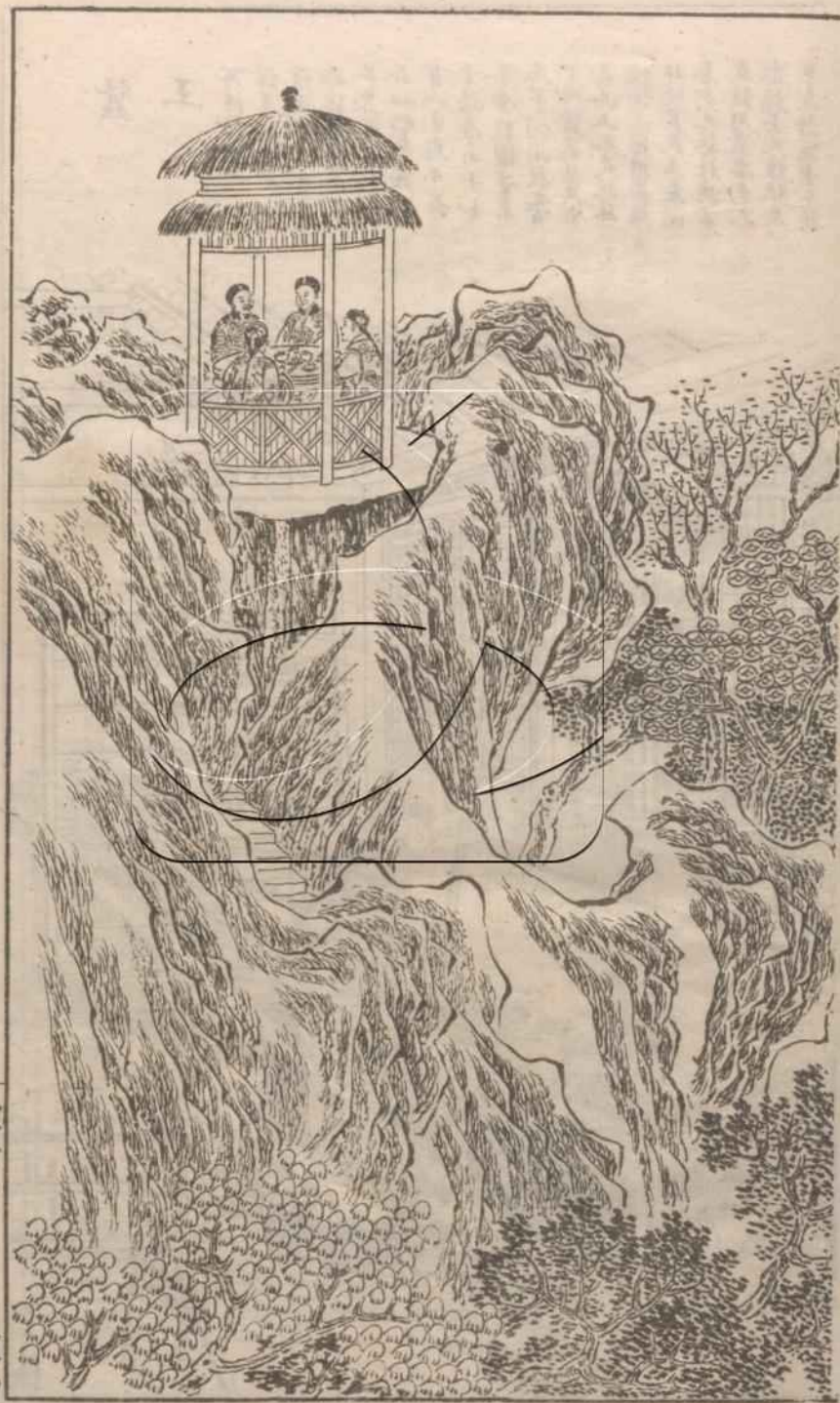
小財神

都陽晉王姜
子芳擅活人
術所至者皆
貧病者尤感德
焉去勝遠居豐泰
門內日夜停烟
獨坐昇降方書見者
人辨戶而主注目視之已
不見知其為怪而未暇究其
迹他夕赴市氏飲居前階渡過之灼然可
識雁眉皓首髯髯如雪著色綠素袍妻夫
呼叱之段於此妻曰是必有室藏福欲出耳
遂明符土二人許履銀小役重十五二而履
新之從之然聞金羊之聲堅不可入妻處無
妄之福成翻致禍乃止因告人曰予所遇者
殆小財神歟不意何竟不能獲利信也



上元登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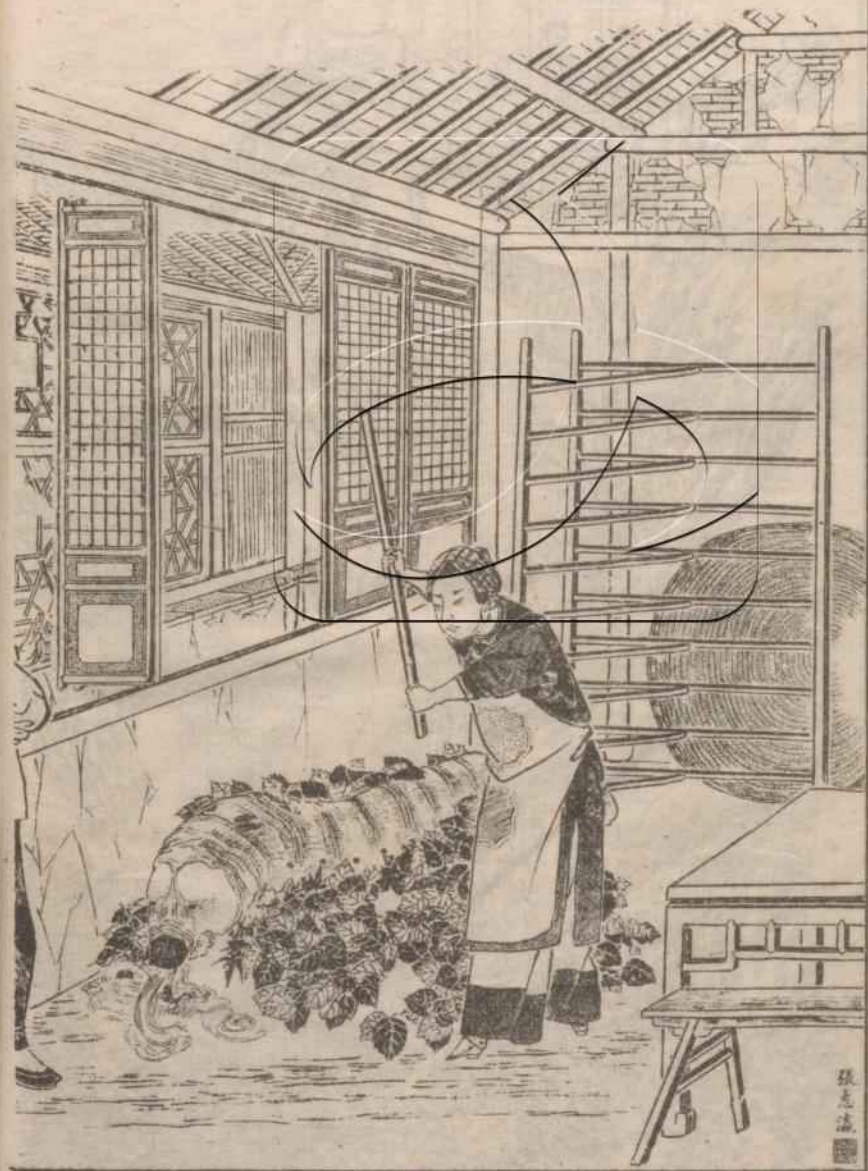
重九登高古今傳為佳話不知汝
南極景極長壽之說藉以避災
後人無災可避原不必謹而行之
也茲吾親韓昌黎人日城南登高
記大相溫在軍限望亦有七日登
高詩是登高不古至重陽也若上
元而致登高之會惟石虎許中其義
之隨書大帝時有之今則闕矣無
為乃者港有某汝才等忽獲逆與每
在正月十五日必偕名流數輩輻
帶同至高烟載酒吟詩臨風玩月
有當年滕王閣高會氣象而賦詩
采者亦裁段為神仙中人斯時也
萬家燈火照徹通衢游客往來
時也城聚相共乾原不置謂此
及時行樂之佳話乎



王 登

百陽離短支
諾鼻篇載新
罹國人寄也
求裝種乳弟
弟蒸而共之也
不知也至醫時
有一生焉日長
寸餘居司夫如
牛食數樹葉不
足弟伺間殺之百
里內驚魄集其家
意其王也是說殊
怪誕近宿州府離
北境農氏王友間
居邑之蔡村其弟
友諒同處娶邑人
春麗女天性狠戾
日夜譁語竟不折

出外或與牛不相
面語嘗已發積凡
凡泰以火燭而進之
諒妻如常法後浴以條
其出過期而但得其一
已而漸大父重百斤泰
八何汪夫婦伴客來村
但留雜女守舍泰呼其
大同語之許女往危下
直入塾房見婦臥睡呼
喘息如牛食葉如風而
聲泰歡以巨槌每一擊
輒吐絲數斤泰震怖魂
魄俱喪急從夫婦因病
心願論日而死及詳醫
既滿睡就如寤強之正
得絲百斤



張志法





乘騎及塔見滿山皆火行漸近竹洞巖已
 或至馬前或至馬後馬揚欲欲驚國人曰
 此易制耳脫鞋倒著之踊躍再三火管滾
 聚足下隨揚而滅俯拾別棺釘一
 枚連繩連取火悉散滅國人咸釘
 腰間云可活小兒驚病上
 人云此臨陽古戰場所
 見蓋濟火也

獨樂神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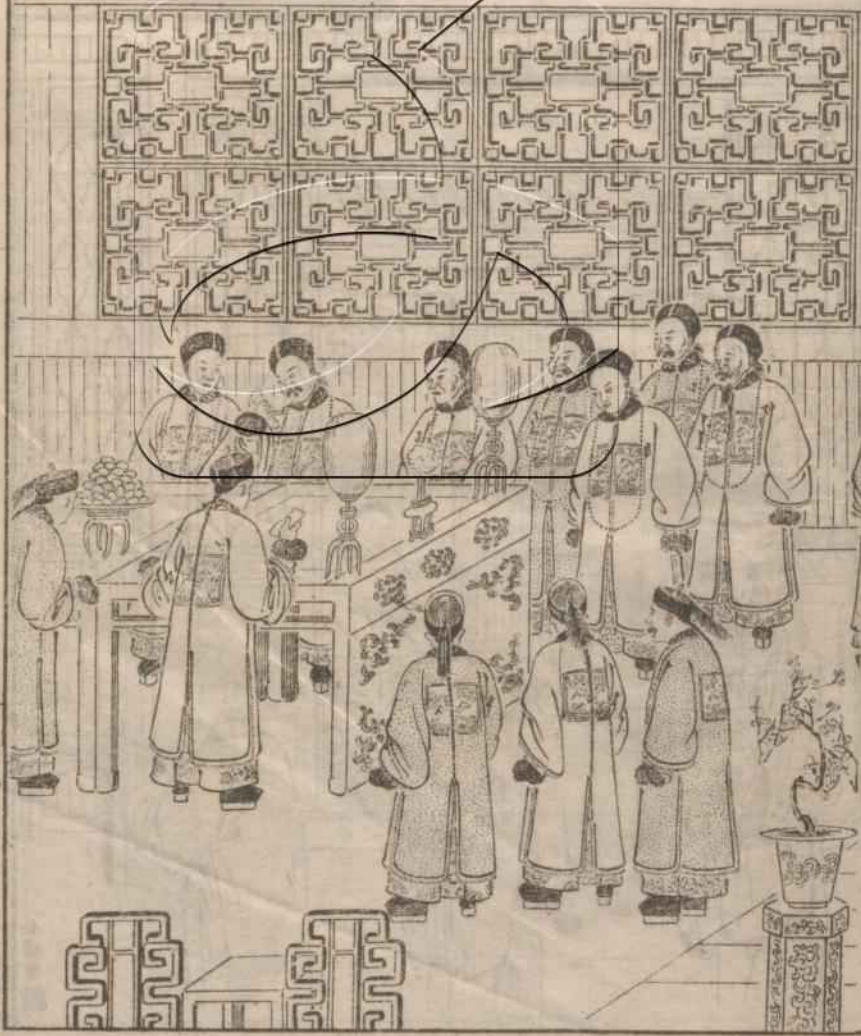
薊州獨樂寺每元旦有神燈二自盤山
 白塔頂出直投寺中寺建唐初有太白
 書大士閣三字額觀音像銅鑄高
 七丈其定六佛相伯仲完中湯某所先遊
 別門洞神燈生其燈月之一夜與友對飲息
 僅呼曰神燈出矣見空中初止一二點散作
 千萬點下離下合息而息俄皆奔折列漢史
 載一因道成一點入寺中夫次日遊盤山



卜 繭 祈

著茶之用自古稱神
 故君平唐尹之流藉
 其術以鳴於世類皆
 知能知顯判尚神
 弄筆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昔人已言
 明訓矣然亦有
 無疑而戲為之
 者如世俗之卜
 諸燈花陰夕
 之卜孔鏡
 才屬無稽
 已不克為
 識者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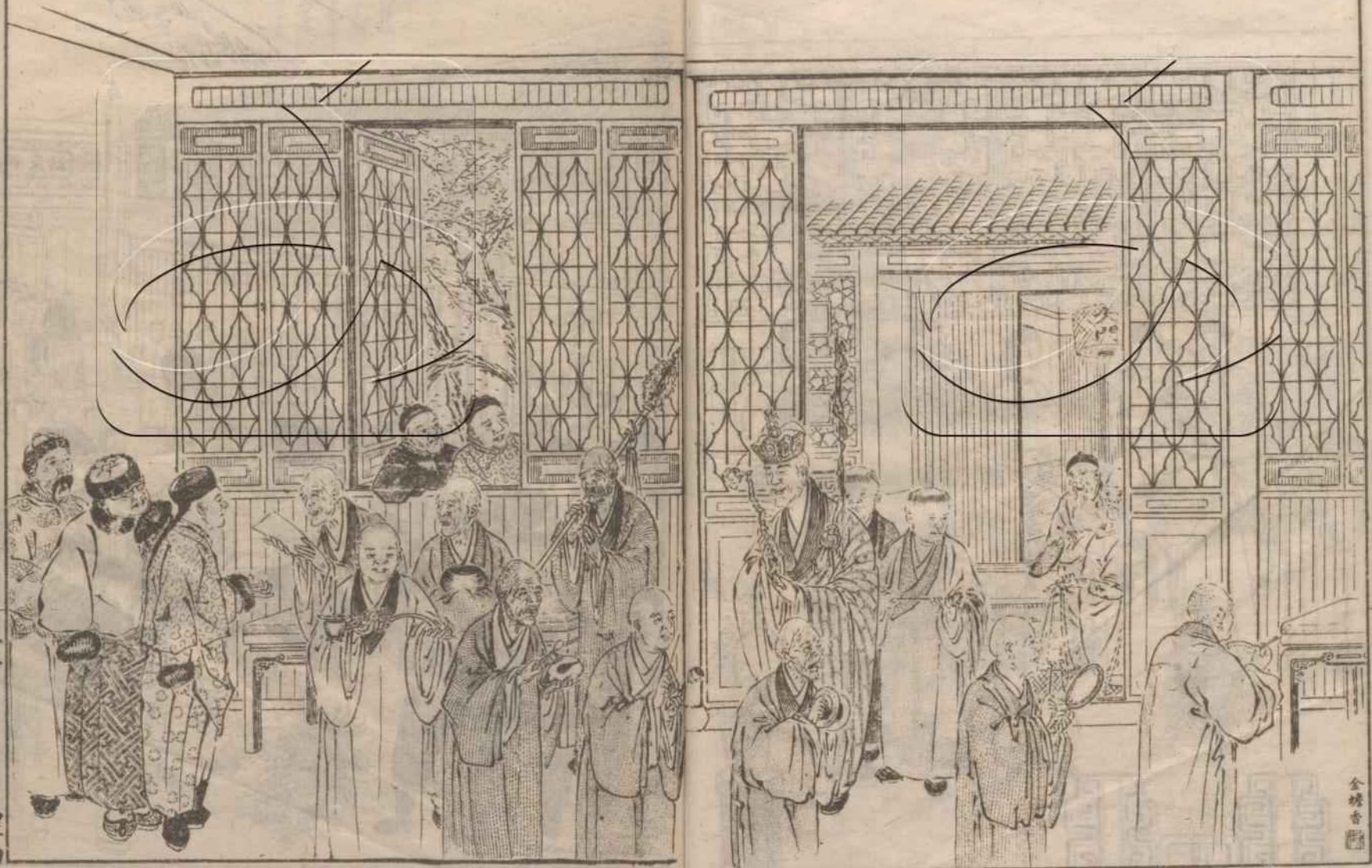
至開元道
 事載有繭卜一符其書
 失傳已久初不料至今
 日而史有人踵行也去
 年上元日軒下人造繭
 粘書官品紙簽或於
 木片置之幅中各採取
 之以卜異日頭銜之高
 下一時信仲先生吉浩
 爭書摩占一歲禍福真
 如掃萬里清所云心知
 繭卜未必或醉中卜得
 喜欲顏矣雖俗尚亦可
 見人情之返古矣



和尚過年

每屆臘尾年頭各丛林
 禪子摩訶道場
 前佈施江浙或有此風
 不足異也乃杭州近年
 風俗竟有別開生面者
 去臘抄法處僧人摩至
 湖湘之家托鉢募齋或
 十餘人或二十餘人平
 以住持僧手執如意身
 披大紅袈裟侍若一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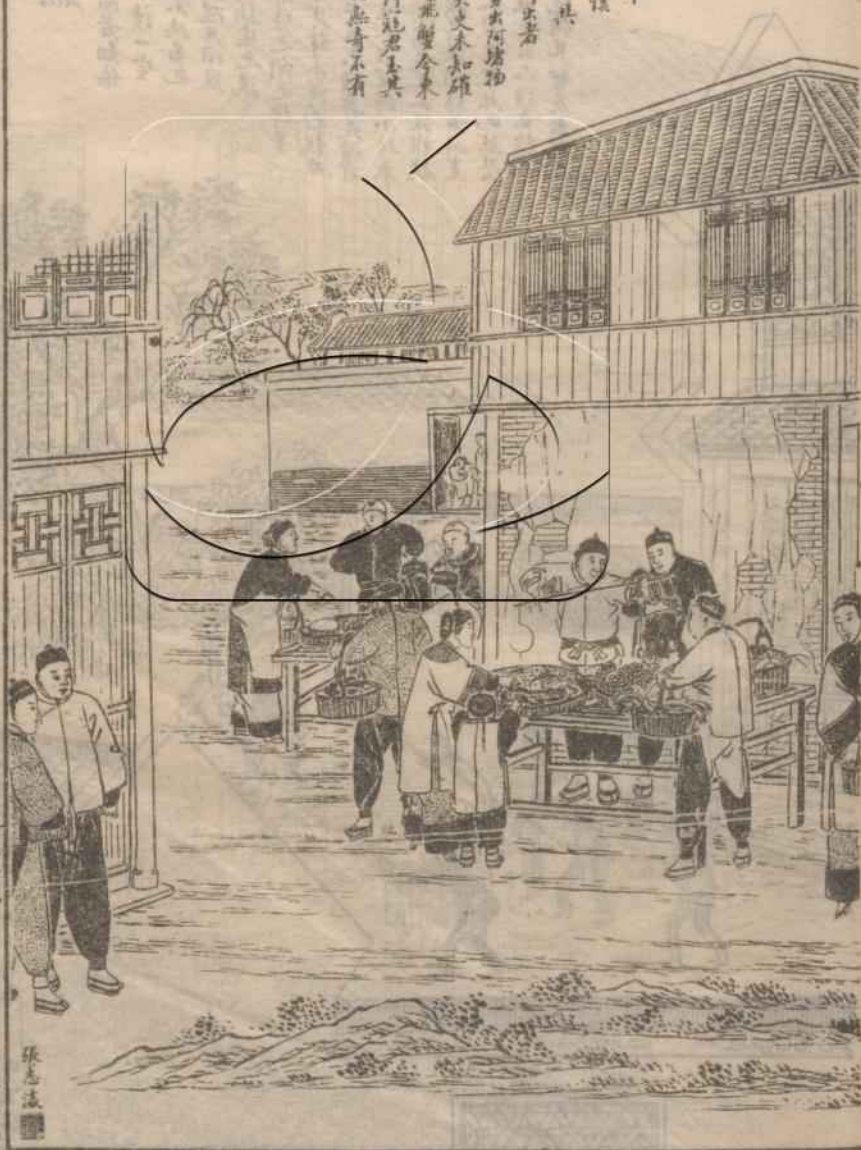
錫杖一員落款一持名
 帖一掛鉢盂條則或香
 成盤或魚盤或年尾每
 至一家必登堂旋繞三
 匝口誦消災延壽經滿
 捲起即施以錢米謂可
 藉結善緣就遞遞願各
 社廟看工則更分送粉
 紫竹枝為祀神掃舍之
 用亦須以白糜酬之詩
 有之曰富家買田和尚
 過年此之謂也



蟹
蟹之一物八足橫行本不
足怪即古人所製九月圓
膳十月夾之可亦惟供
旅人宴客左手持杯右



子持蟹之趣而己不備
有刑兵兵常想其痛成
為無腸公子者鎮海潮
宗坊一海市也漁兒數
輩水法餘位以供食客
購求拾得微利一日者
某漁人持蟹十餘隻入市
映售見者知不之其法見該
蟹肚下皆足雙蟹而皆中共
大而前口鼻間似有孔吐出者
不覺鼓掌稱奇旋有湖廣大河塘物
購之而去據云欲以上獻火史未知確
否有雙蟹蟹而蟹蟹安得冠君玉其
人重為奉陪武大也之大無奇不有
觀其益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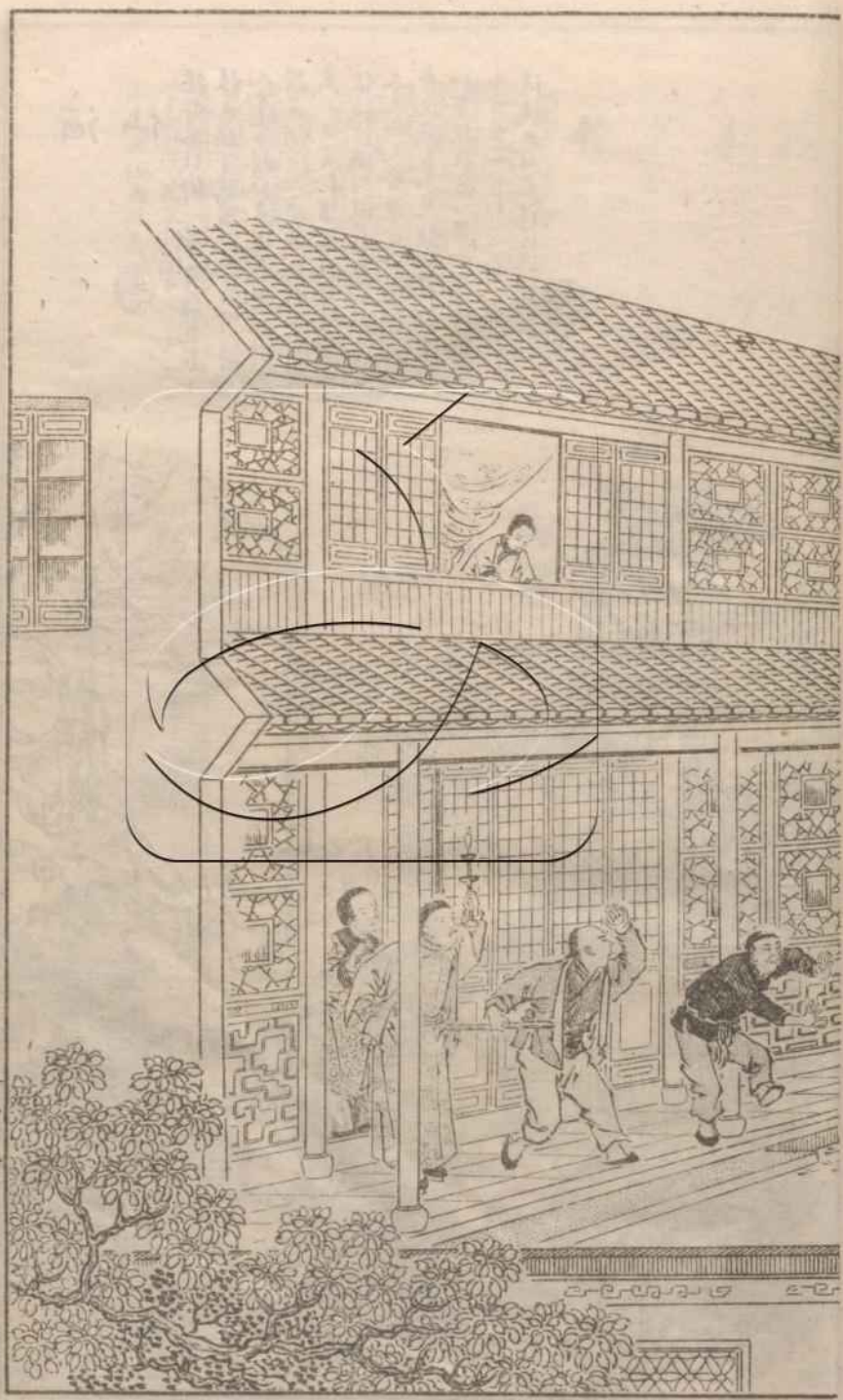


智不如猴

甯波奉化山村有為某陽者勤儉
持家積資頗厚半耕半讀一室
怡然固自以為南面王不共易也
一夕無史三環以茅初醒見門庭
中有刺喉聲疑係結為狗盜之流
穿窬而入鼓示以咳水聲使之間之傳事
逸去極聲聲索、仍不少休不得已執刀
持板投門而出驚見猴于五六頭弄大淫有
大聲嚇之亦不驚懼反直入內室將小件米
物強拖取取時喘而去某陽追之不及惟徒
吁負、而已嗟何物哉猴乃敢搗糝方此豈
亦欲借以禦寒乎折有人教之使然也豈
陽以積富丈夫而不敵猴乎五六頭竟聽其
如取如携若又無人之境何其智反出猴之
下也



明甫



仙酒

揚郡西北鄉一帶青梅花數十
株去腦芳甚感幽香撲鼻
人若醉後去遊或賦清詩或
携美酒有心與事賦於此流連
焉一日有似書生模樣者避同
俊侶沽酒往遊格地對酌未幾
又未四人皆舊交因亦留飲俾
壺把藏玉山並頰而對酌不窮
如有花注客曰君今携酒飲何
而百吸不盡耶言已飲盡則
酒滴無存家謂清酒過酒仙云



何元俊

割鼻求豔

美國紐約華女伶抱頓藉藉
全外態度嬌媚香潤待字其歌
舞之技已名噪一時惟其鼻準
隆高自嫌鏡對芳花恍似孤山
獨珠乃欲延醫改削庶幾可以
人事補天工乃商於醫士求服
尼藥以其麗質天生何必改作
而女伶終以為嫌苦水修飾醫
士遂從所請其先醫醫士協力
為之時其山源先利其膚再削
其骨軟以藥石不日而瘡將見
登臺歌唱美運顏開史寬玉主
宰一無偏無彼矣



三十三

禮五

凌波仙子

客有談仙蹟者言粵米新會某富翁生有一女賦性貞剛平日夙齋滿佛不出閨門年甫及笄父母為謀婚配女聞椒坡拒之翁有中表戚某勢豪也聞女美欲納為媳翁不敢抗勉允之吉期既屆百兩盛門女遂容妝飾登輿而去父母喜以為人各有耦女固猶乎人也及抵夫家交拜禮畢洞房花燭春夜盡談女忽乘人不備徐步出門俄而見者夫詳察成事某觀其形不類病狂因蹤跡之直至江邊顧謂夫曰妾遂此逃去期于後可証長於西風某



寺也時新郎共膝伴急欲援以手則女已直入波心蓮步輕移如履平地口中教藍天和之語歌臨海而去不知所終岸上觀者會曰是凌波仙子也適年則而歲已建一寺訪之鄉人云得女夢當廟食茲土迄今香煙甚盛云



大度包容

甯郡東門外
及雲湖門半
邊街一帶為
往來之孔道
行人蟻聚
也手擊肩挑
絡繹不絕
去購紗者
某街官安
步常半
過老江
橋過邊
而來時
路上行人



明甫

狼奔豕突
擁擠異常不
堪言有東街夫
已氏年約弱冠穿
靴無智其御官觀面
相撞致將靴中之油膏
傾於孫某大袍上路人
相顧駭然夫已氏不覺
皇天播采若木鶴而御官
則言包不愛談笑自如猶履之
曰亦無惡吾不汝服既也今而
法宜謹小慎微勿再固執言
畢遂呼與衆之而去一時見者
咸稱御官之宏量為不可及則中
衣冠器度宜深汪洋若干頃波者
不待專美於前矣



雪 痴

昔孫康嗜雪映
雪深者來安居臥
雪不出昌黎有雪擁藍關
之說蘇軾有灑掃風雪之思
蘇子卿喻雪地主王子猷冒雪
訪友惠連則賦雪梁元帝揚州五
雪程門或掃雪以迎嘉賓或雪
以達清興或倚江雪而獨釣或計
梅雪之爭春而不扶來尚與披鶴
氅王恭涉雪見若歎為神仙中人
乙也蓋波野而通洋橋有陳氏女
年已及笄嬌態佻俏性冲淡自
幼醉嗜雪每當天公玉葢降時餐
廢寢野茶植炬去腸二十一日靈



全性

六宮苑宇之時中果清涼頓爽
銀蟾玉兔該女所好細步
踏雪而行不意命不若我
笑容可掬猶桂酒
來頗有樂此不
疲之態如温女
者謂為雪痴誰
曰不宜



多財為患

世家大族善其鉅資以備一併公款誠義舉也廷經理一不濟人利與相循甚且更而加厲吁可慨已江右某縣有某姓族人向有公財萬餘金祇以立法未善經理者時有吞蝕之心每思藉端潤文苦不淨其當去腦通有差催稅契一事遂挾嫌誣指某生報稅未安即廣括魁手數十百人設公堂造私刑將某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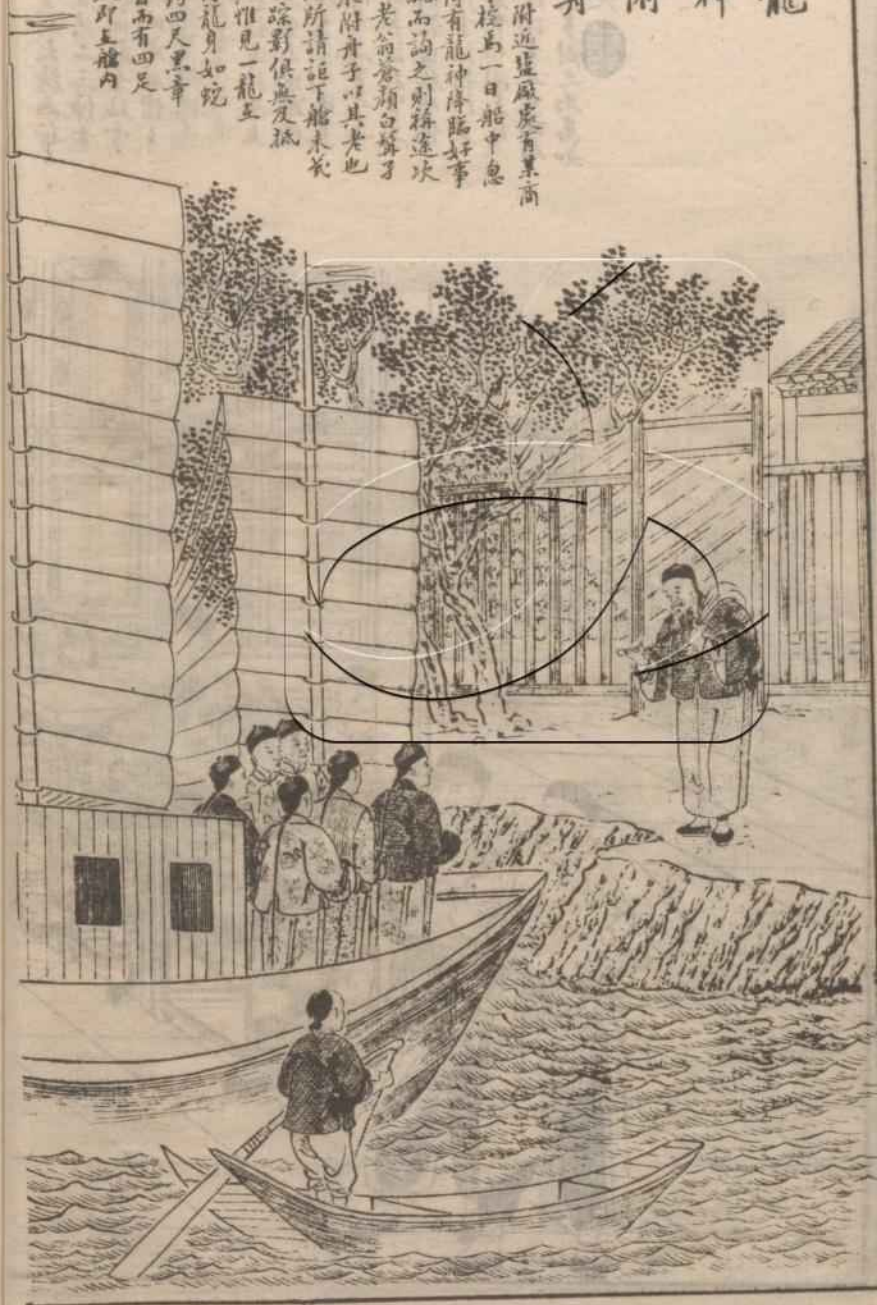


投到堂列大榜而行經理者洪二三紳士列坐其間龍手站旁某生跪地感風慄謂之白虎堂刑用大竹劑成其重且大通官杖數倍造時某主推問某生不承酷受刑庭將置之死地買先抵債事為生之妻擊所知奔訴於官立派親兵救出驗明傷痕擬頂憲法信治狀口稱羞骨已爛支數千金經理者且自謂為得計矣多財之為患如是如先



龍神附舟

鎮江附近鹽廠處有某商
船寄棧為一日船中忽
詳傳有龍神降臨好事
者就而詢之則稱逢次
遇一老翁蒼顏白鬚牙
身求附舟子以其老也
姑允所請詎下船未幾
翁已蹤影俱無及抵
鎮江推見一龍五
船內龍身如蛇
長約四尺黑章
巨首而有四足
舟人即上船內



度奉之事

閉於后

民風焚

香項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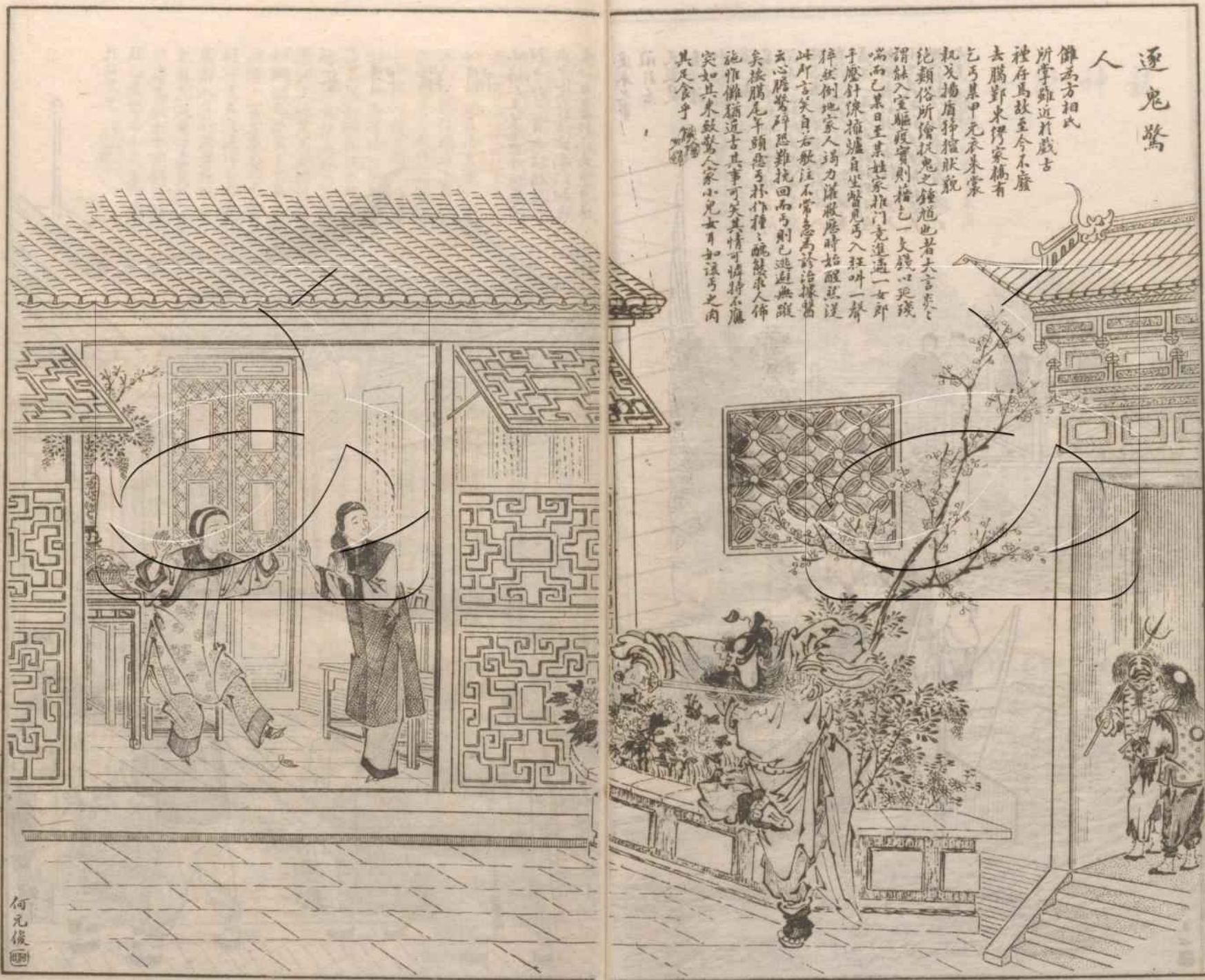
躬往祈禱其遊神伍馬後
我朝聖德神功河清海晏
晏百靈効順之事時有所
聞而以龍神為尤著靈應
凡各省將軍督撫封章入
告請加封號及頒賜香
者不一而足即龍神顯形登
輪附載好遊之士往見之
不足異也神其果能福我民
庶獲物尸祀奉之馨香祀
之矣



逐鬼驚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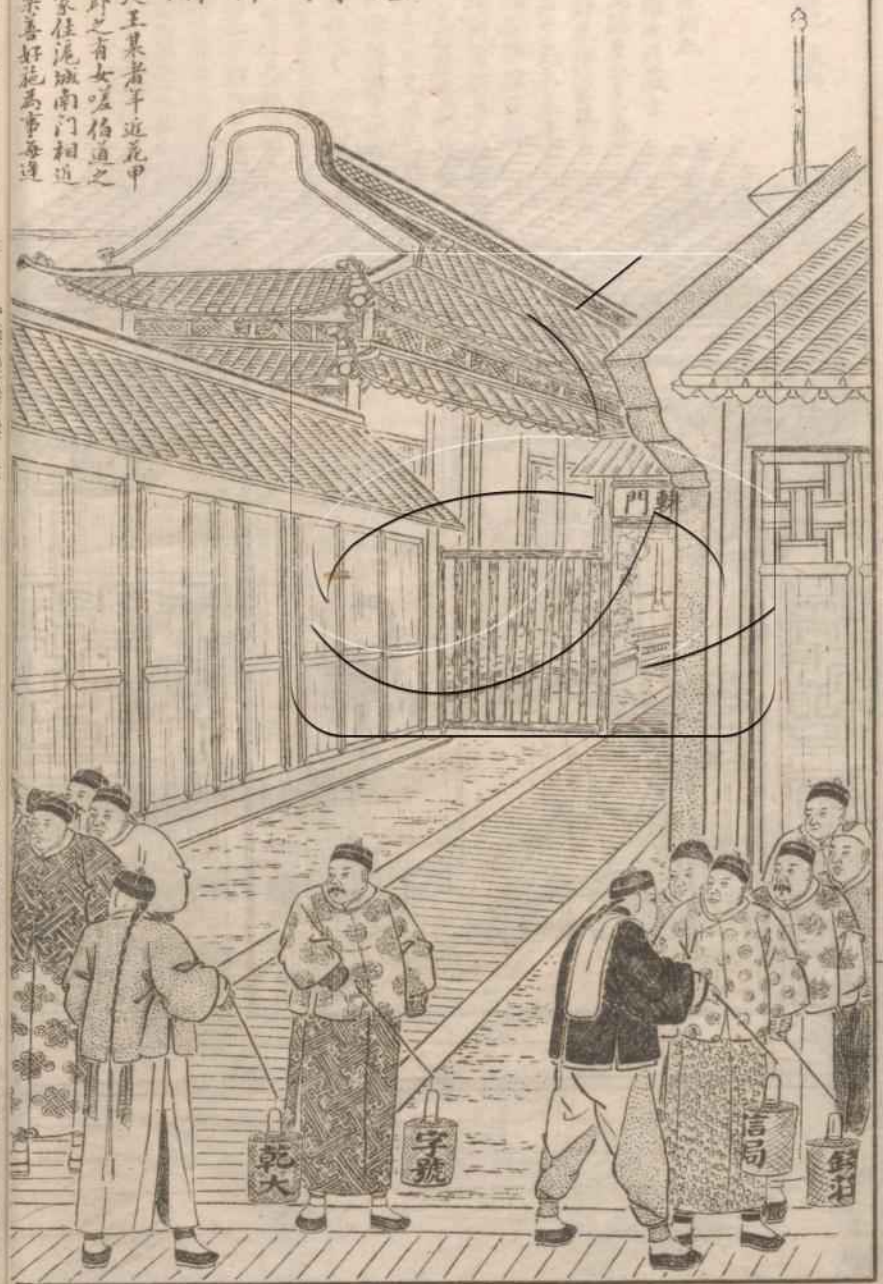
僻為方相氏
 所掌雖近於戲古
 禮存焉故至今不廢
 去臘野東傳家極有
 乞丐某甲元衣米裳
 執戈揚盾持楹狀貌
 純類俗所僧扶鬼之鍾馗也者夫言矣
 謂能入室驅疫實則楮乞一支錢以死錢
 而而乞某日至某姓家推門竟進適一女郎
 于燈針線掩爐自坐瞥見丐入狂叫一聲
 猝然倒地家人竭力灌服歷時始醒就迷
 此即言笑自如歌注不常志為治操藝
 云心膽驚碎惡難挽回而丐則已逃避無蹤
 矣按臘尾年頭惡丐持竹種醜態求人佈
 施非備猶道古其事可笑其情可憐持不願
 突如其米致驚人家小兒女可知法丐之內
 其足食乎



善門難開

上海人王某者年近花甲
類中郎之有女嗟伯道之
無兒家住泥城南門相道
素心樂善好施為事每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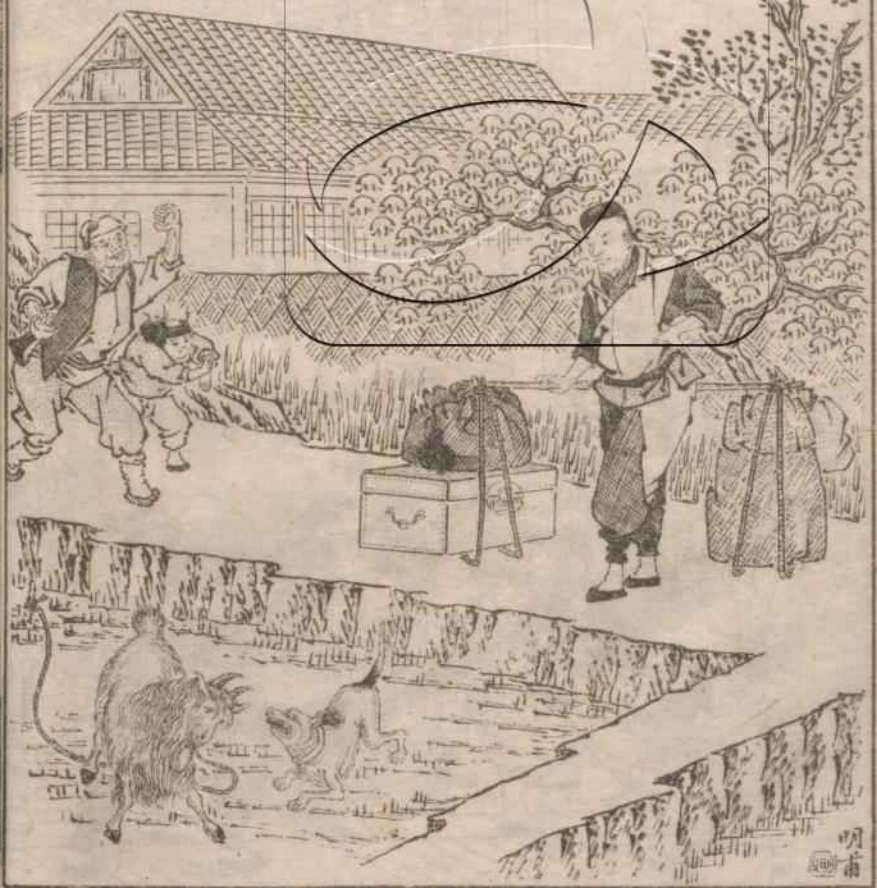
夏令施茶花與冬間則施
棉衣米宗應久行之不稍
厭倦客歲王又出錢數十
貫購得米宗數百張每紙
或一斗或五升於嘉年廿
四日沿途散給至除夕尚存
五六十張傍晚時王行至道
前街左近忽米鶴而鴉形者
二十餘人絡繹圍住向上索
討王每名發給一張或二張
若輩尚不滿意任意拉扯或
拖髮辨或扯衣服致王所穿
齊綢皮袍皮馬褂均被扯破
如蝴蝶之隨風手中米宗亦
被攪一空若輩尚向王索取
錢汗正互進退維谷之際該
處鄰人及行路者齊抱不平
中有孔武有力者突入人叢
中將王救出重圍始得脫險
然已受驚不小夫善門難開
於此見之



犬羊交鬥

流人金某向操輪船生意卜居某湖濱莊
唐家街中一日命車夫送物至虹橋鎮事
畢而回行甫里許瞥見田間有羊一頭
其一犄角張牙舞爪互相撲鬥車夫駐足
觀之喟然歎曰孤兔有同類之傷今何相
殘若此有陸某者聞之挺刃出曰今日之羊
我為政也子今竟人用其難徑何為車夫力
辨其誣不之信角口之下甚至角力而犬已
乘間適長車夫謂之曰我徒索非居夫牙相
錯之地豈非犬吠相聞之人何得吠聲吠對一
柱此不令尔肉肥骨丰時時謝罪吾不干休
嗚呼主人喚地保至今陸負刑焉事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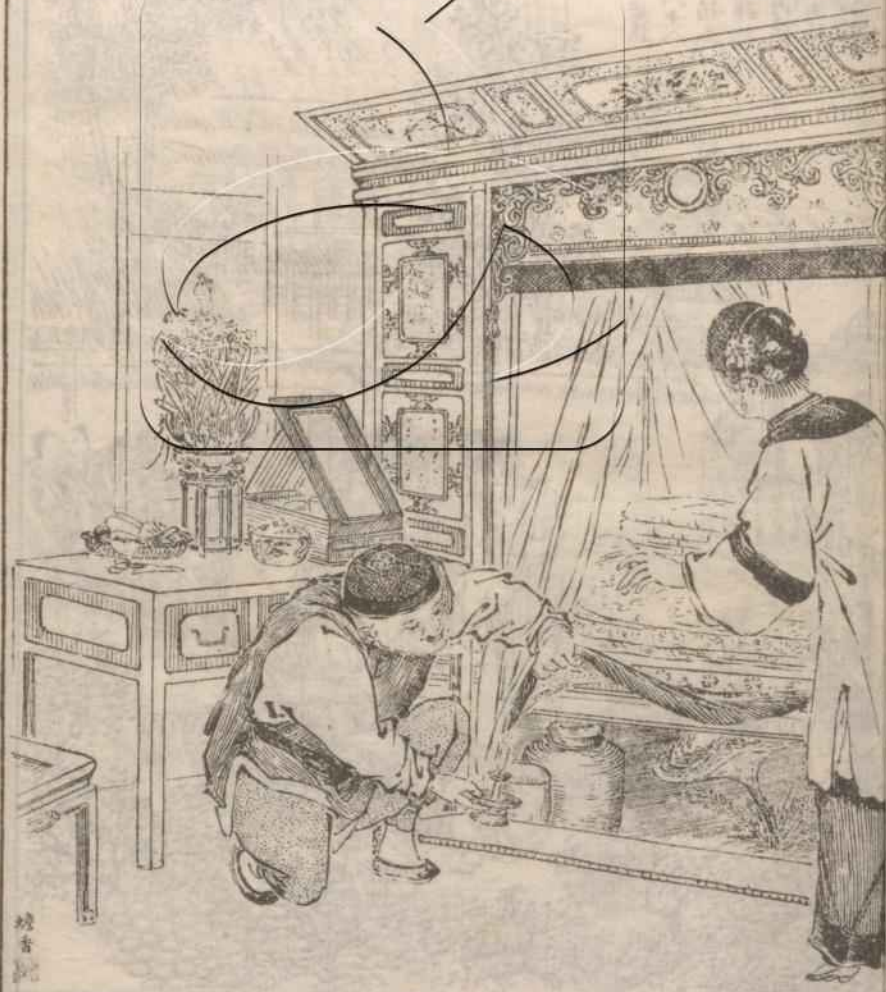
新編
雜劇



芝生於房

廣東順德人某甲前數年於奉
材買得吉地一區經營宅宇完備
厥後園內忽生一芝其大如盤家
人婦子不知其為瑞也拔而棄之
前數日忽偶遺物於地披之牀下
見有物甚重索燭之一芝大如五
斗搖撲過身作五色帶結頂戴如
如流蘇大異之半月後仍不妄以
手撫之噴動如鐵乃連根移於盥
倩藏者觀之咸曰此瑞芝也武則漢
武時芝生於房正不得稱有千古矣

新編
雜劇



海外壽民

琉球八重山石垣間切村

富村其那國院登

地方有一老翁居焉

年八十有一童顏

鶴髮神采飛揚其

元配年亦相若康

甯協吉鴻業相莊

有時子婦一男侍

主而旁孫者多至百數十人蓋其王若孫

芝葉蘭秀已百有七人計男三十九女二十八

孫者僅三合之子孫所養之媳雁行錫立

宜其多若鯽魚也而翁精神矍鑠珠碩之

餘時見頰尚呼喚令銘饒膝家庭之內謫

如秋如或謂翁於五十年前曾患日疾故

日力稍減者當體容均未衰類不獨如趙

蘇頌之健飯也從此德門有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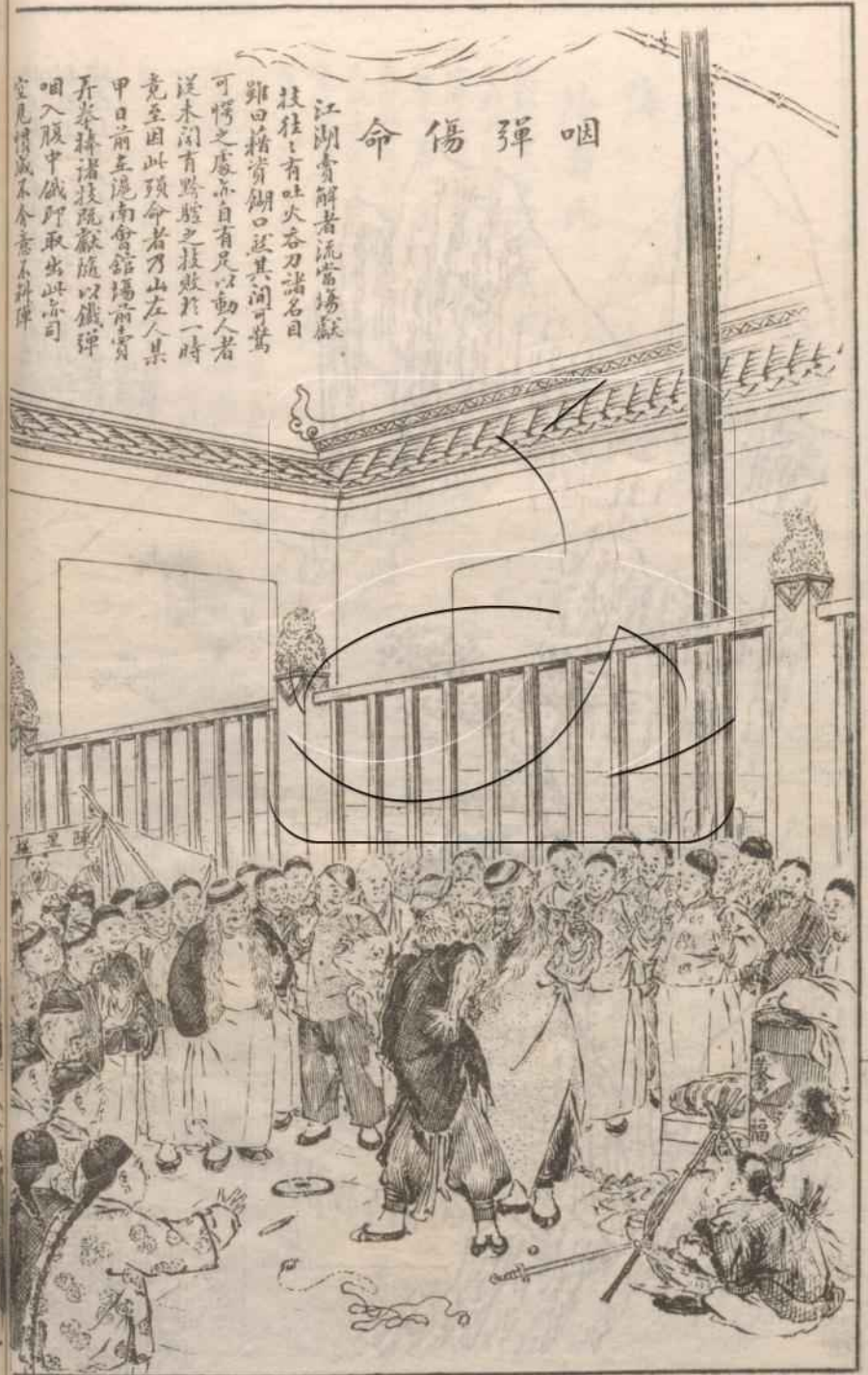
將見麟文龜斯合一門而為瑞瓜蘇椒
析聚數世以同居公可克享遐齡他日
躋堂稱壽之人不有多也善若哉

何元俊



咽彈傷命

江湖有解者流當場獻
技往有吐火吞刀諸名目
雖曰搖臂翎口試其間可驚
可惜之處亦自有足以動人者
送木闌有驚駭之技效於一時
竟至因此殞命者乃山左人某
甲日前在滬南會館場前賣
弄拳棒諸技既散隨以鐵彈
咽入腹中俄即取出此亦可
空見情狀不介意不詳詳



已損傷於第三次
咽下後竟木能吞吐自
如甲惟息異常多方用力平
莫能出漸致流入腸胃久之
大呼腹痛甲自知無計回生
倩人扶回寓次至晚鐵彈墮
下腸斷而斃厥狀之慘亦可
憐矣嗚呼守富甚寬何事不
可託業至以遊戲之事博取
資財也非正理矣而後以血
肉之軀與鐵石爭生法即幸
而獲免不亦危乎如甲者亦
可以鑒矣



先奪承爭

福建侯官縣屬五沙鄉唐姓望族也正月十七日族中三十二家各昇一承至大王廟酬神至晚間族長上香已畢砲響一聲眾將堂下所陳各承盡行昇回謂之奪猪每承約重一百斤頗係有力之人方可負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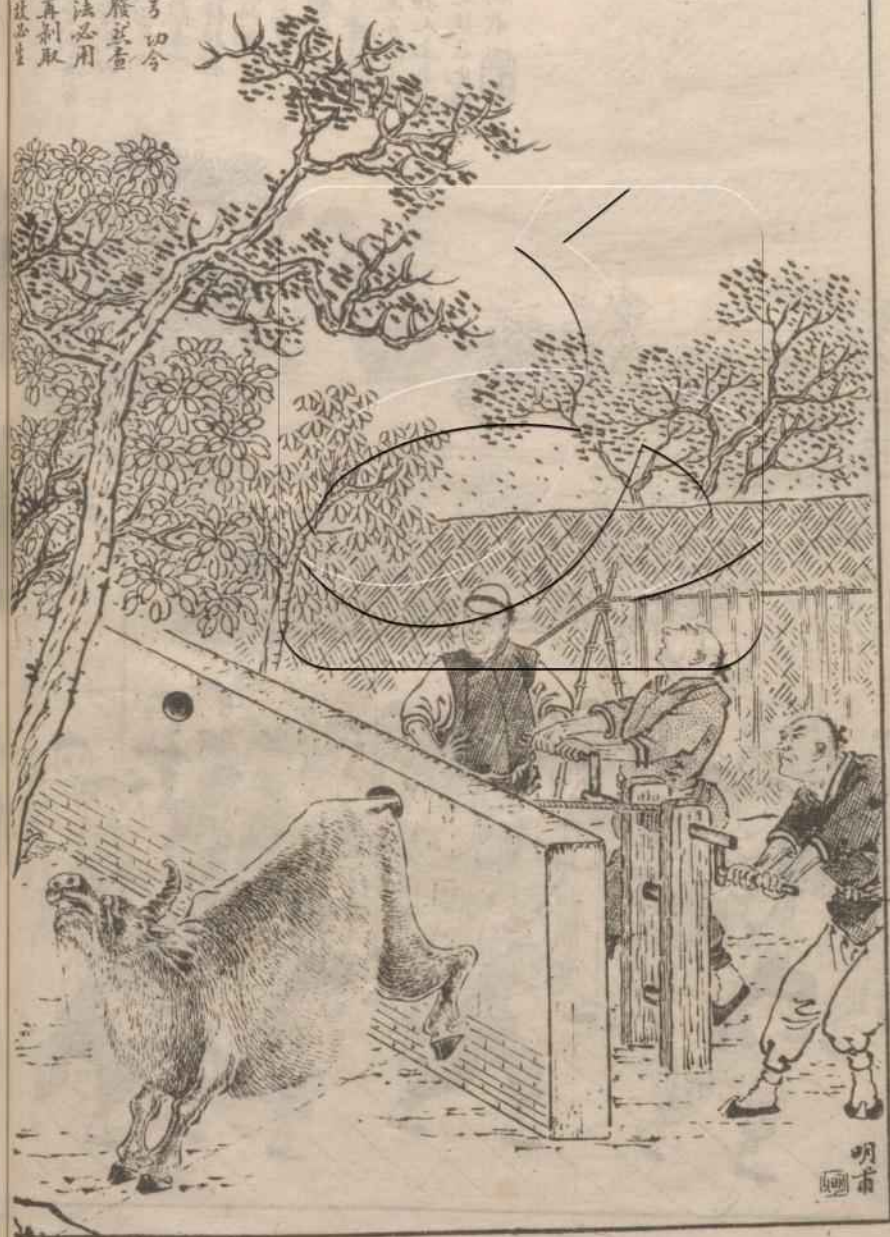


曰必先到家為吉利亦有行至半途跌倒者則以為不祥鄉中大小男女盈千累百咸出觀者次日陳設酒筵款待親友謂之吃猪血酒此風相傳已閱百餘年矣有見者謂當昇出廟門時惟見無數剛鬃公奔路狂奔若奔其辨皮之不存毛將焉傅矣而執知人之者固即公子彭生之流也嗚呼閩人其謂之何哉



慘遭牛禍

式耕之考硬弓切令
所垂歷冬不廢蓋查
製造硬弓之法必用
牛筋牛死而再割取
則新而不易壞也



明甫

取成條其狀之慘為有
心人所不忍觀特昨日
擊者未必係心耳閉生
取牛筋之法恐其痛而
觸人也置牛於牆外穴而
納尾於內以絞鬮寸之挽
之牛則痛楚莫名左右抵觸
而不得脫展統徹一二里間久之又久筋盡
而牛始如王妻地雙日炯之猶未死也嗚呼
之力耕種資之故無端宰殺後傷文猶且
舉以戒之乃不才食其肉寢其皮必欲生
取其筋以成一朝之利器大器則利矣其
如殘殺牛命之太過何雖硬
弓為考武所必需然天下不
乏才智之士何猶不能別思
一法以代良弓之用此奉天
詔味翁所以歎息流涕為一元
大武請命也世有具善提心
者其亦加之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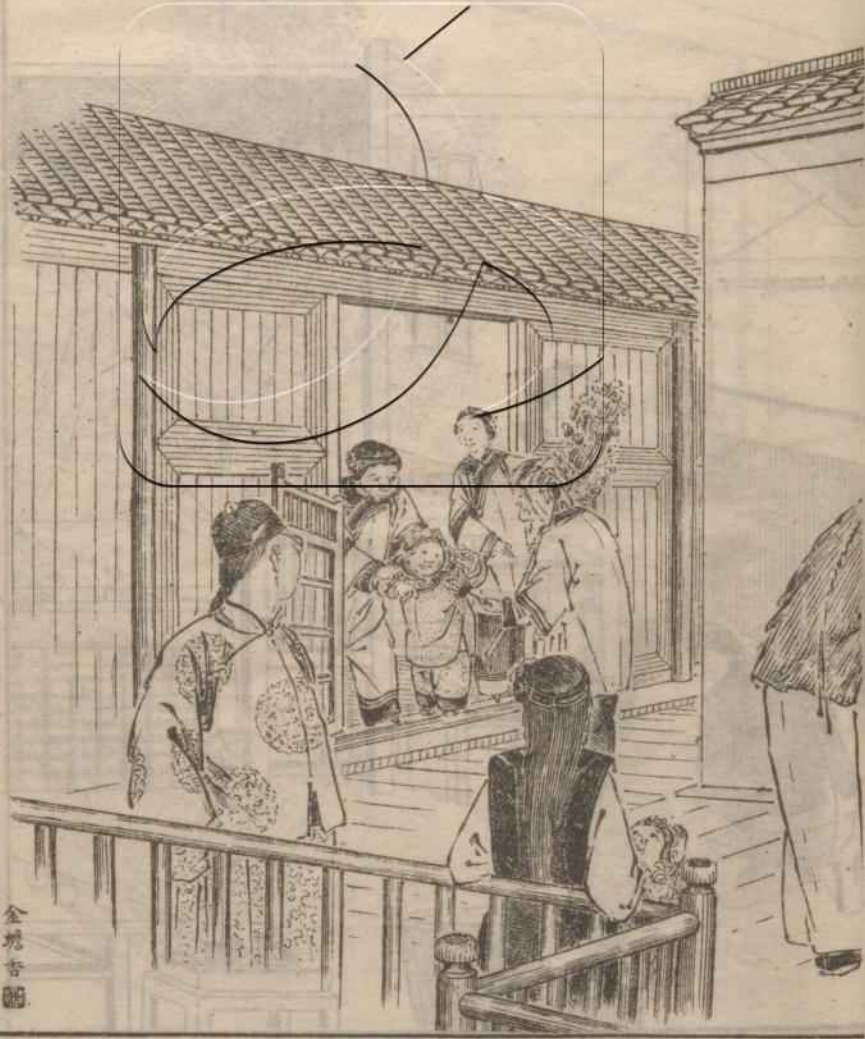


送麒麟

升江風俗每至新正
 有一種鄉民三五成羣
 以五色紙紮成麒麟一
 頭廣其身半其尾馬其
 蹄象形惟首細而致毛
 竅之長也導以鑼聲
 鼓聲擊之麒麟則擺尾搖
 頭或推或挽由竹籬茅舍間
 直至大街小巷挨門歌唱吉
 語喧傳謂之送麒麟蓋取麒
 麟送子之義也每至一家給
 以青紙數張居民以其吉利

無或新而不共者相傳取麒麟
 領下鬚數莖可淨弄璋之喜
 故凡抱鄧伯道之風者莫不伸
 拳撫臂爭相拔取一若天上石
 麟真能下降也者甚有欲多
 摘數莖饋予贈友人以冀各
 占餘慶而御人一毛不拔致
 將麒麟碎成著於人則頭破
 血流喧嘩聲事往有之君子
 淡麟 equal 三章不某歎鄉民
 之愚而日笑存之矣

卷四
 雜錄



百身莫贖

肇慶對河鄉人何某棲陰平
謝萱隆福崇尚以攻木藝備
於城東某木店前數月店主
命往某宅作工宅有某婦苗
條態度花信年華早晚饜珍
親自供給弄姿洗臉眉目送
情何惑之言語間雜以戲謔
婦不之拒何情不自禁遂共
通焉後聞人言婦夫曾染伯
牛之疾初而醫繼而脈終而
恸哭遂捕疑告者之過也未
幾眉毛脫落面目漸非遂於
前月抄市阿芙蓉膏搗之而
罈連至母前倒身下拜叩首
不已其母亦而語之何不答

至晚其妻與宿侍所市煙
齊服之畢命其妻搜得遺
書始悉竊末乃為之殮并
為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三復斯
言可不懼哉



當場出

醜

英租界四馬路有品玉樓書
場為妓女十餘人手撥琵琶
皆以低唱高歌為事座客雖
未常滿而附隨運莫高不之
願誤之周郎一夕有某甲年
約二十許身穿元布棉袍袖
桿入座傾耳以聽未幾忽發
豪興取牌點戲連點十六齣
計妓女十五人有一妓獨唱
二齣一時稱為滿堂紅共需
洋銀十六員龜奴鴉子賢將
蝦兵會謂今夕何夕乃有此
大財神降臨也及值堂人催
僕而前向妝匣頭証甲竟脫
囊蓋濕不名一錢值堂人大
怒謂馬路中解衣單服搖
擺之不乏空心大老官淫
無有如尔之廉恥書矣
者合若不一德之惡此
筆管乾尼日來運當其



明甫

拳揮其髮曲於小房
之中以待賤回逾一
晝夜始經其母聞而
醒至謂伊父向聞帽
作閉歇已久令雞
十六次猶難辨之
沈如許洋錢乎隨
向眾人連呼僅頭
乞將其子領回
管束來情而許
之是誠可謂自
取其侮矣

武



神童

料事

廣東開平水口潘姓家
有一童頭角嶙峋年甫
七齡其父主外洋貿易依
祖為生一日見其祖無人看守
急請其祖使慎防之其祖漫應
之未之信也童又促之祖乃使數
人守之是晚賊至見已有備而逃
眾逆之傷其二賊疑為察知童謀
思則而覺之而童亦若預知也者
亟促其母携往外祖家避之及賊
入搜知不得快而去人皆奇之
未幾見有村塾求入學其祖以
未情其難之童曰母處我久將有
白金寄回矣果有洋銀數百由金
山寄至其是延師謀法一日行究
如風葉焉向非得大福厚為難若
走

吊鐘花

頂湖之山有吊鐘花生焉苞綻而花吐狀如小鐘筒倒垂花中有心而小如
鐸鈴之有舌花頂有蒂而曲如鐘之有紐故有是名當花時葉葉茂落
而葉始萌有深紅淺淡白三色他處無之惟頂湖則徧山皆是而尤
以所生之地可聞寺鐘聲者其花為最佳至冬葉落初蕾而色始生
山僧伐其枝幹售於花信由花信轉鬻城市其有枝幹奇古倍常壯
大者一枝可值一二金居其拜者莫不以重價購歸插諸廳院為
歲朝清供云



慧業之人定風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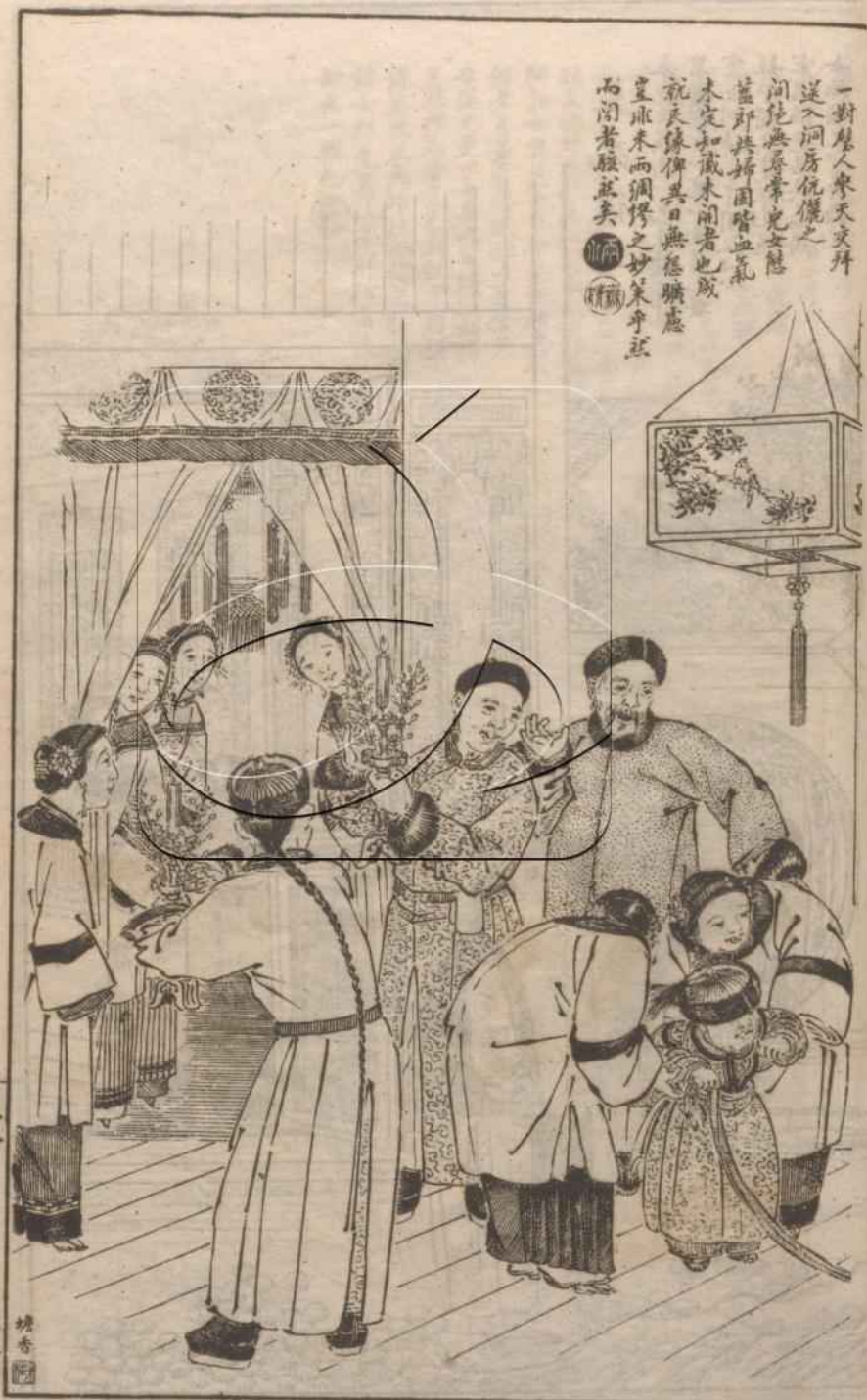
曲成鴛

偶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此定禮也今雖不必盡合乎古而亦當婚嫁以時其偶有小小年華遠行嘉禮者已驚為奇事然皆窮賤夫妻巷庸愚無識之所為而世家官爵尚不至此不謂時至今日竟亦有尤而效之者是豈有不得已之甚哀耶石頭城內有某官某仕江蘇其公子年甫五歲弄梅騎竹愛若掌珍通某公館有女郎年僅四齡含苞丰韻嬌好天然先由冰上人說合飾成秦晉之歡遂以某官將回珂里恐送此東勞西燕會合無期遂擬預祈親迎禮用金針鼓吹迎娶過門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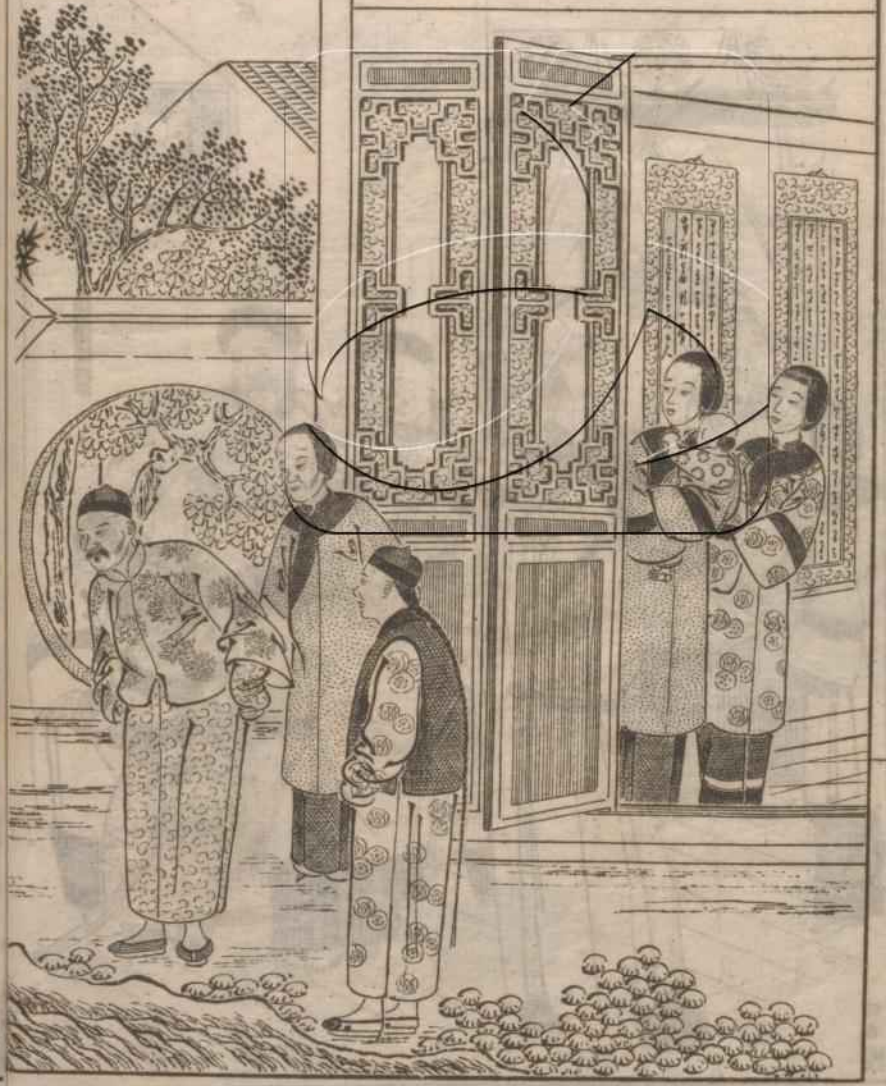


一對璧人奉天交拜送入洞房伉儷之閒純無尋常兒女態藍衫共結固皆血氣未定和氣未開者也成就天緣俾其日無怨曠處宜非未雨綢繆之妙策乎然而聞者疑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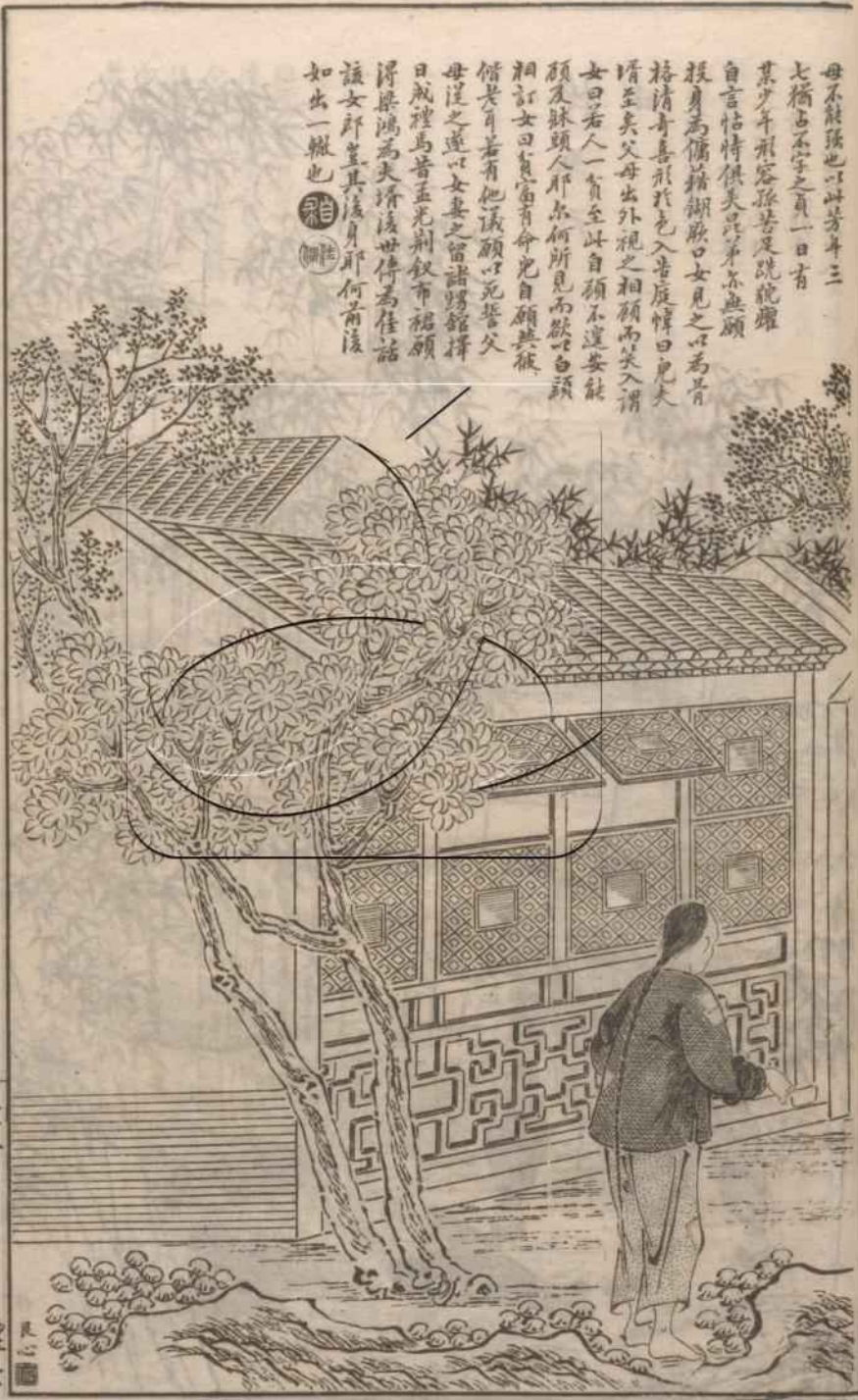
奉化大橋為一邑巨鎮有某者家有一男一女男已娶室女則待字深閨祇以一子獨其復取凡遇家堪溫飽思共論婚女輒嗤之以鼻雖父母不能強也以此考年三

孟光復生



七橋占不字之頁一日有某少年形容甚苦足跪跪耀自言怙恃俱失兄弟亦無願投身為傭藉糊厥口女見之以為骨梅清香喜形於色入告度憐曰兒夫婿至矣父母出外視之相顧而笑入謂女曰若人一貧至此自願不違安能顧及跡頭人耶尔何所見而欲以白頭相訂女曰貧富有命兒自願共貧備是月若有他議願以死誓父母遂之遂以女妻之留諸婿館擇日成禮焉昔孟光荆布市朝願得梁鴻為夫婿後世傳為佳話讓女郎豈其法月耶何前法如出一轍也

宋
 明



慘無天

距蘇州橫塘鎮西半里許有一小村落姓戶三四家門外既無一曲修竹十年鏡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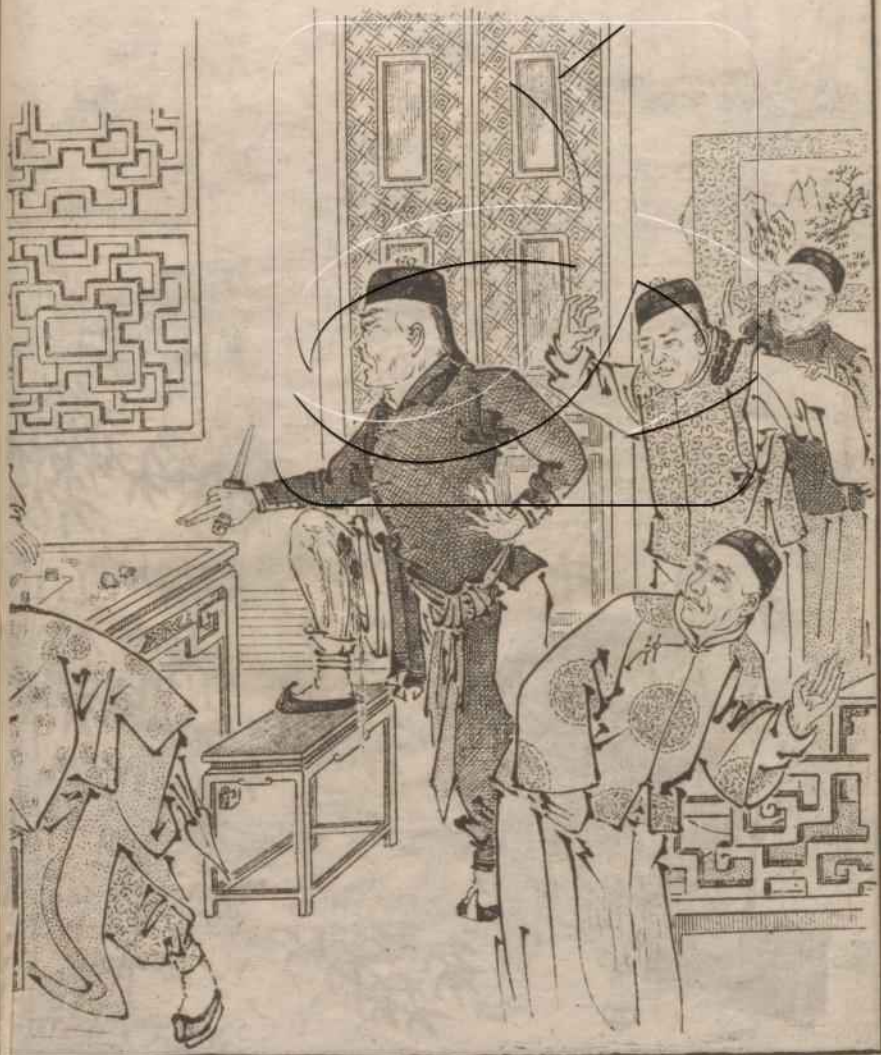
日有甲乙二人道經是處遙見有兩傘一柄斜倚竹竿意必行人遺失者信步上前意圖拾取忽見其旁橫臥一人細視之肚腹剖開臟腑全露不覺駭極狂呼連近村人聞聲集視愈眾愈多遠處地甲以人命關天不敢隱匿當投吳縣署報知凌叔之大令立即差捕飭行相驗校驗得死者年僅二十以外渾身穿著皆似新製者其上衣雖破於身而兩手皆未穿入褲腰及套袖扣帶皆經於腕際左手僅地右手按胸驗其傷勢係刀從臍內入向下且破至腎囊而止最奇者五臟六腑雖皆流露於地而四圍則血漬毫無其為移屍無疑大令驗明後填棺回署飭差預拿兇手想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不日即當破獲為死者一雪此沉冤也



苦肉計

蕪湖河南岸有賭窩馬
 酒樓呼盧聲過戶外凡
 有劉龍之舞者或趨
 之若鶩惟地方有司則
 穿無所聞正月二十
 日有某甲者縣後之子
 也見獵心喜自願脫囊
 羞澀不能獻技當場旁
 觀者又從而譁讓之甲
 憤甚陡從腰間拔出明
 晃晃柳葉刀自向腿
 上作割雞之勢旋即取肉
 而塊並淋之置之桌上願為
 孤注且大言曰輸則何妨再
 割如贏則亦須割肉以償也
 時賭客相顧錯愕恐遭波累
 各解腰錢贈之甲始左手持

肉右手持洋揚表而去嗜賭
 之為害每至此處其子以俱
 十指之揮霍而不
 悟其稍知自悔
 而能斬指以誓
 戒者能有幾人
 而乃傷厥體膚不
 惜痛深創鉅竟以賭解肉以
 博金錢是其賭場中之劇鬧
 生面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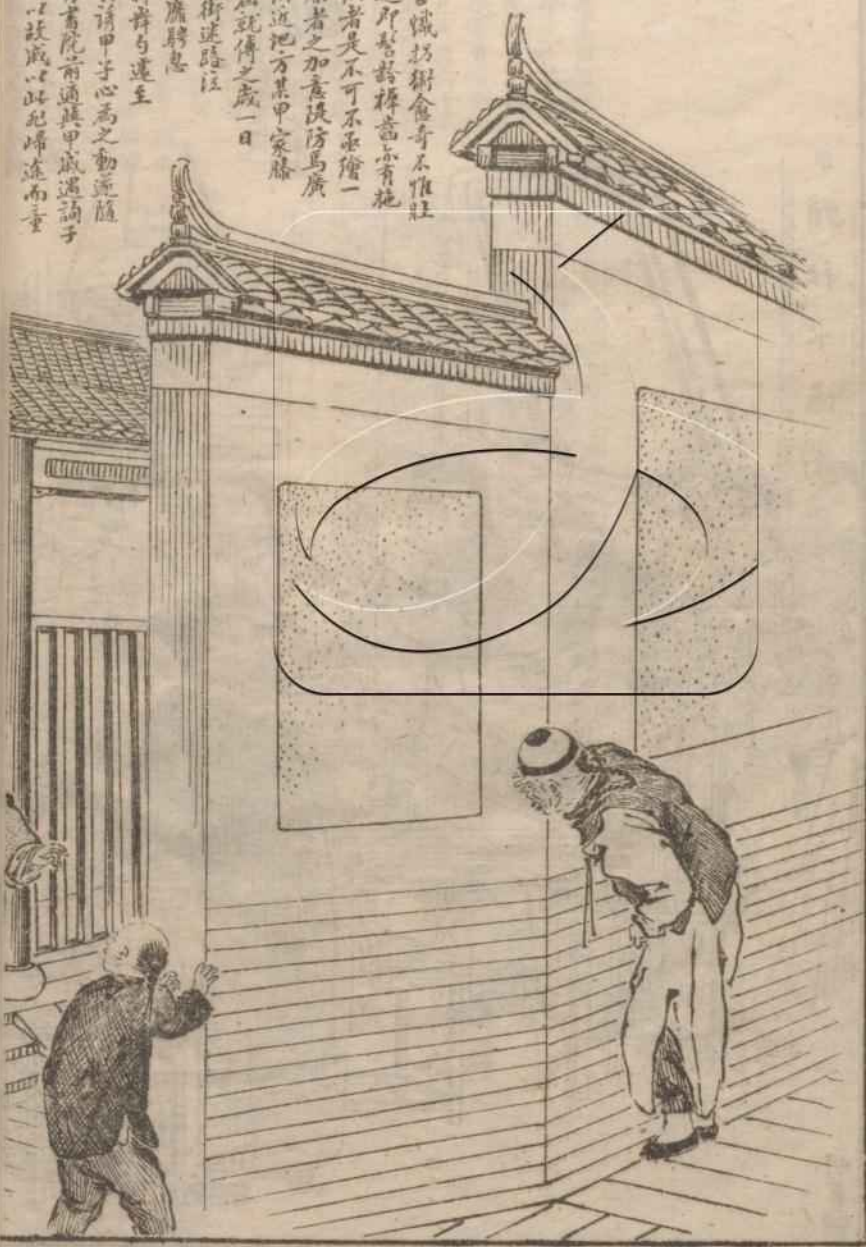
示頭秋水誦南

臨北

彼狡童兮

邇來坊風日熾，劫掠愈奇，不惟壯歲無賴為之，即髦髻穉童亦有施其兇賊伎倆者。是不可不亟一圍以冀保赤者之加意設防焉。廣東雙門底附近地方某甲家，膝下賢子適在就傅之歲，一日偶亦出街上街遊玩，洋洋如感，廣聘息。有一童年將與之遊，至其前，多方引誘，甲子心為之動，遂隨之行。至粵書院前，適其甲賊遇詢于何往，子具告，以故賊以此地偏僻而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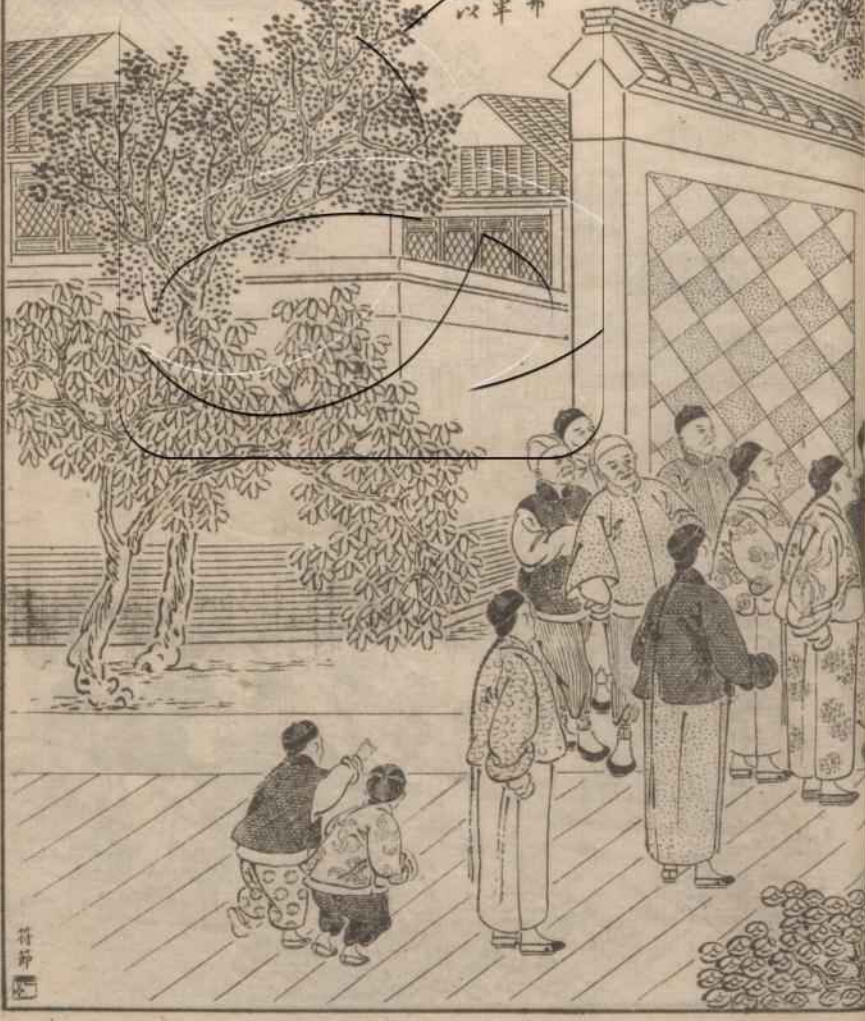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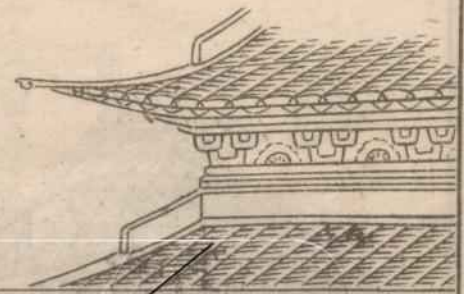
竟謝言請與向童片，童始遂去。隨有識者謂童係著名拐匪某乙之子，近以蹤跡昭著，恐罹不測，遂授子以衣鉢，使出售其技。已則遂為接濟童輩為人所執，旋因年穉釋之。乙遂有恃無恐，今復離虎蹄，山其為害，將伊于胡底，肝煎而德之。是左善保民之賢父母。



庸醫奇遇

粵人陸某無賴也煙霞癖重無
計營生不肖已累漢湯頭歌詠
以醫自鳴人無顧而問之者陸情
甚日主街頭牙子藉道洞懷藥
地間拾得牙抄書年上半則
係陳符錄蓋驅杆

治病之難也陸
喜暑為涉視便大
者持書指街市
蹤跡所至圍而觀
者皆清儒僅有一乳
媪負孩而來陳係
某養友之少子年甫數齡
忽得奇疾醫莫能治主
婦早置度外適極抱孩出
游見陸口角風生進而清治陸先而布
卦推卜沈吟半晌曰此杆病也知患洋半
元當為治之極送之乃出符二令此符以
茶沖服一則佩帶於身叮嚀而去
至晚孩急起土如常風聲若失
主人聞之喜出望外使人邀陸
至家殷勤禮待仍承符請治
馬是夜孩第一黑水人倉道
適去惟二人高左右因復求符二
道皆前佩服之符二人亦去孩既瘦
安主人感其德令陸遷居其家歲為
供給且以孩託為媳給馬陸自是與
康遺之人皆目為奇過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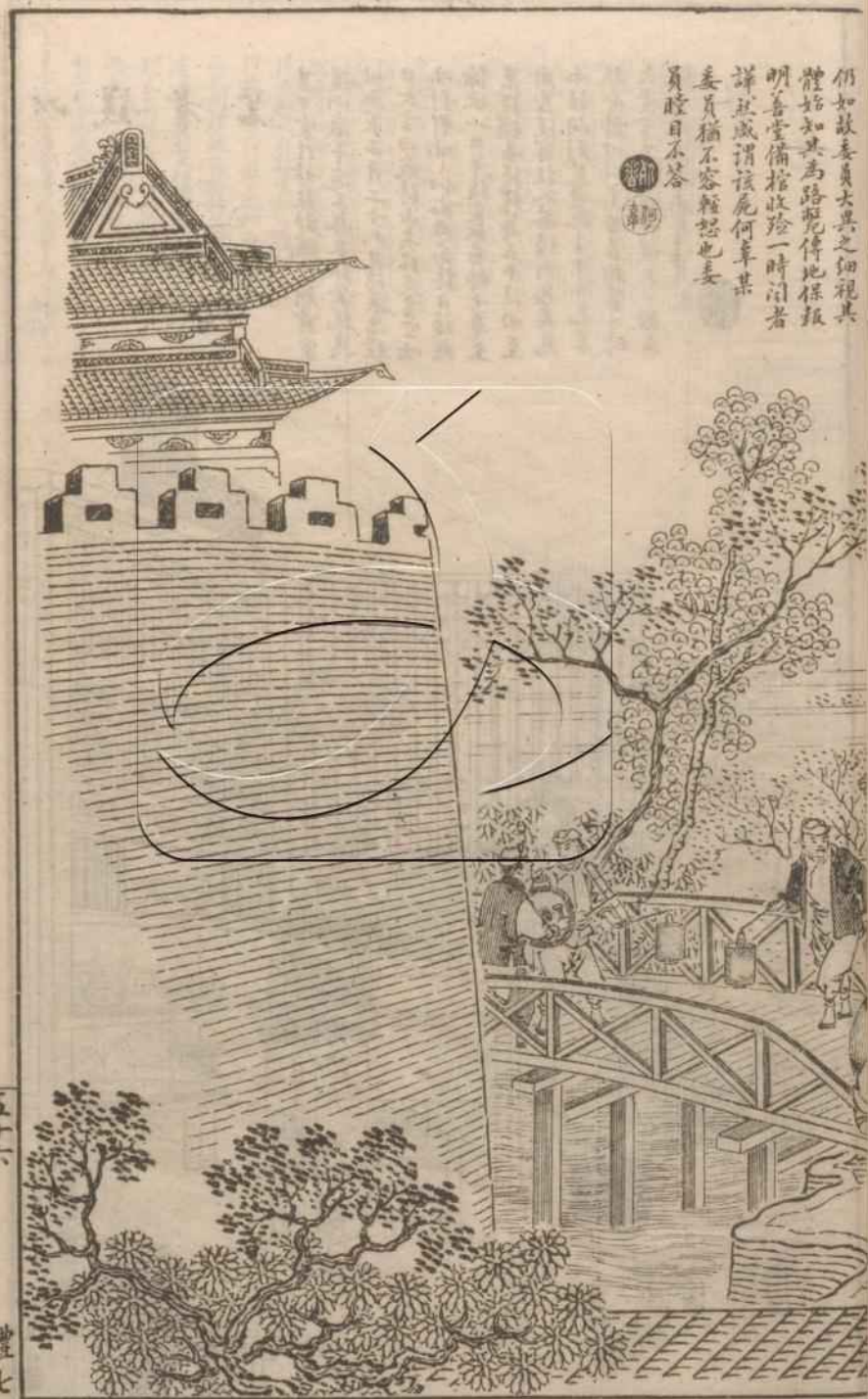
鞭屍笑柄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況至與空無家無戚
族之可依無交朋之可託至
此貧病交迫頭命於風卷月
跡之下雖其人不足惜而其
情亦殊可憐已何居才有
某委員之園弄滅裂充師伍
員鞭屍故智作戲福莊冥
頑無知之軀殼才玩恒武
珠門吊橋下有某甲者鳩
形搗面一病纏綿某夜僅臥
於某姓屋簷下身舖福草草無
全無有保甲分巡某委員巡至
該處呼令他徒至再至三其人
絕不應答委員疑其詐死命鞭
答責五十板該校亦若如木鷄
不探其身之冷熱漫罵答之於
同聲喧亮無痛楚狀而臥者

仍如故委員大異之細視其
體始知其為路屍傳地保報
明善堂備棺收殮一時聞者
詳然咸謂該屍何辜某
委員猶不容輕恕也委
員瞠目不答



何元振



以錢煮茗

某甲家孀姑蘇郡城隍廟前家
道小康年逾不惑衣租食稅共
世無求正月二十六日清晨忽
目大言曰我將去矣於是書堂
咄對影嚙之似知非如終日語無
倫次一日午後突取番佛十尊至
某錢舖易得錢五十枚回至
厨房遂容投入茶爐內其妾見
而詰問則笑曰我生平一毛不
拔今將以此烹茗若所聚時
大老官有妻悅性慢火中撥出
則已悉化灰飛矣嗚呼



再生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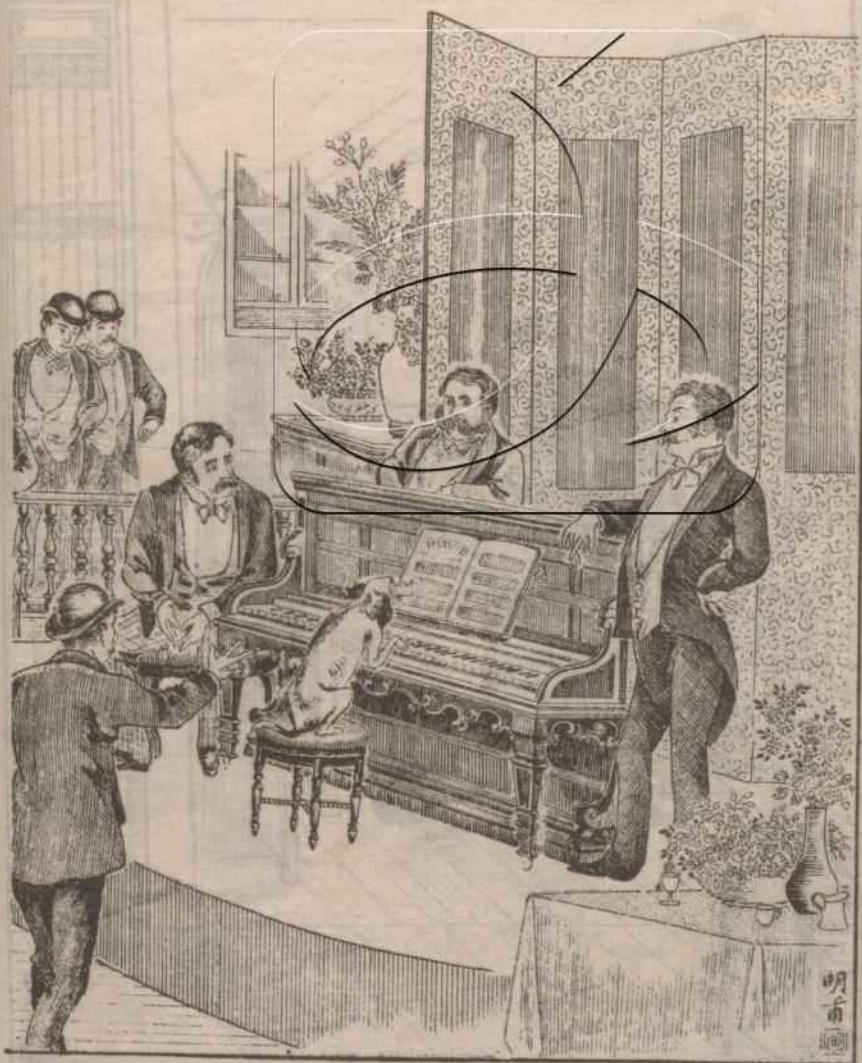
羊城某孝廉
風流瀟灑善作快行游歷前年
暮一校書偶得佳至能別記
以死生者理情而許之極數
月後某果復乃為厚送歸
姑蘇某年主碑誌之此十餘年
前也去歲秋霖雨後道多泥
上遇某校書行微飲之莫見其
才學態度醉心相識因共定情
僧狀壯固注視之日不封解技書
致而許之孝廉其道前事且日前
所著書胸際有紅痕如字皆砂所
得母期是時校書閉言嗚咽曰此
殆前生事何所言之相合也校書
示之則腹氣宛然詢其原由始
古吳心道錄其健德有加慨然而
別未幾校書息而姑蘇某孝廉
既立則一病接成惟一骸骨相託
而已言畢而逝孝廉於之亦前
某之側聞者皆傳為異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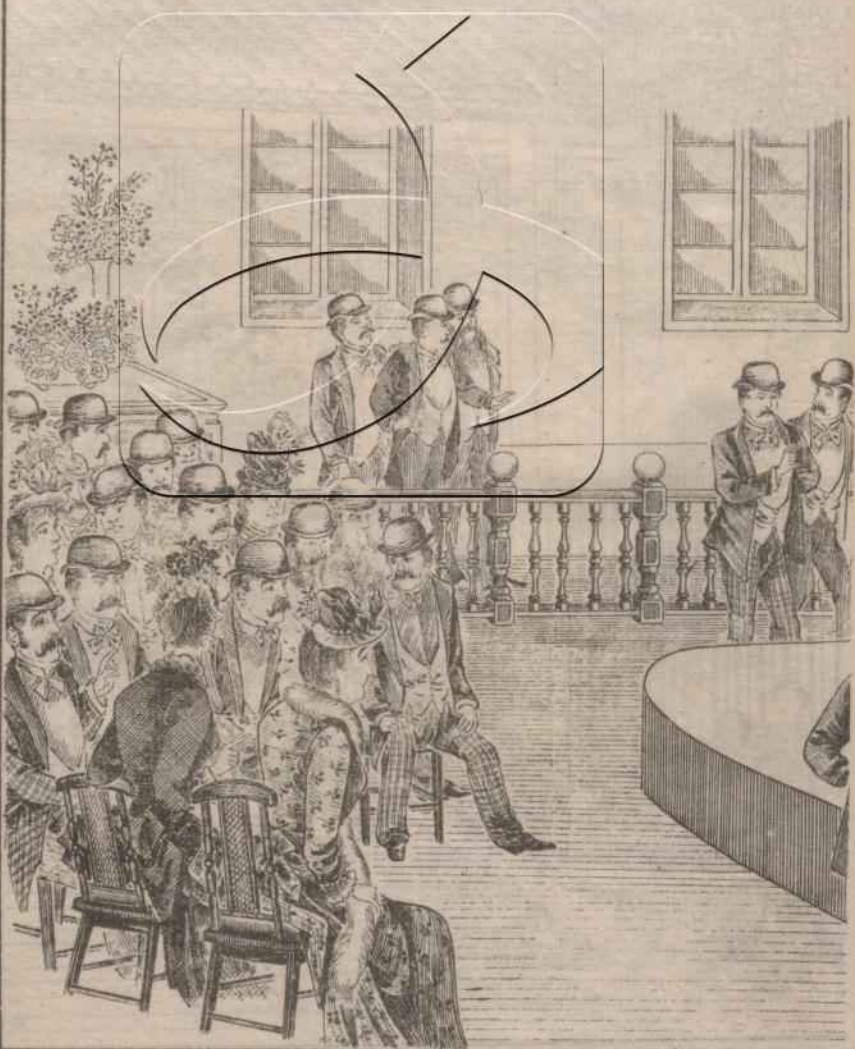
西犬彈琴

西字報云戲士甚喜養犬使
作種戲劇一日忽誇於眾曰
我能使犬鼓琴人咸以為聞所
未聞多欲一睹其真爰演戲時
座客如雲其無容隱地戲士乃
橫琴於几使犬高踞座上伸兩
足作一彈再鼓狀琴韻悠揚雖
不能如白雪陽春曲高和寡然
亦足令聽者移情息慮中一客
大呼荒子荒子犬聞之即舍琴
捕鼠蓋西犬固皆能捕鼠非若

中國之必待狸奴也詎火已離座
而棄上之琴仍自應往赴其難
合官商座客為之笑然始知琴
中設有機關抑揚宛轉動合自
然初不聞乎犬之能解音律也
於是戲士之技遂窮戲士之詐
亦著夫琴雅樂也彈琴雅事也
何物畜生乃敢誇許知意竊附
風雅者非常場敗露不覺在當
世之操信操優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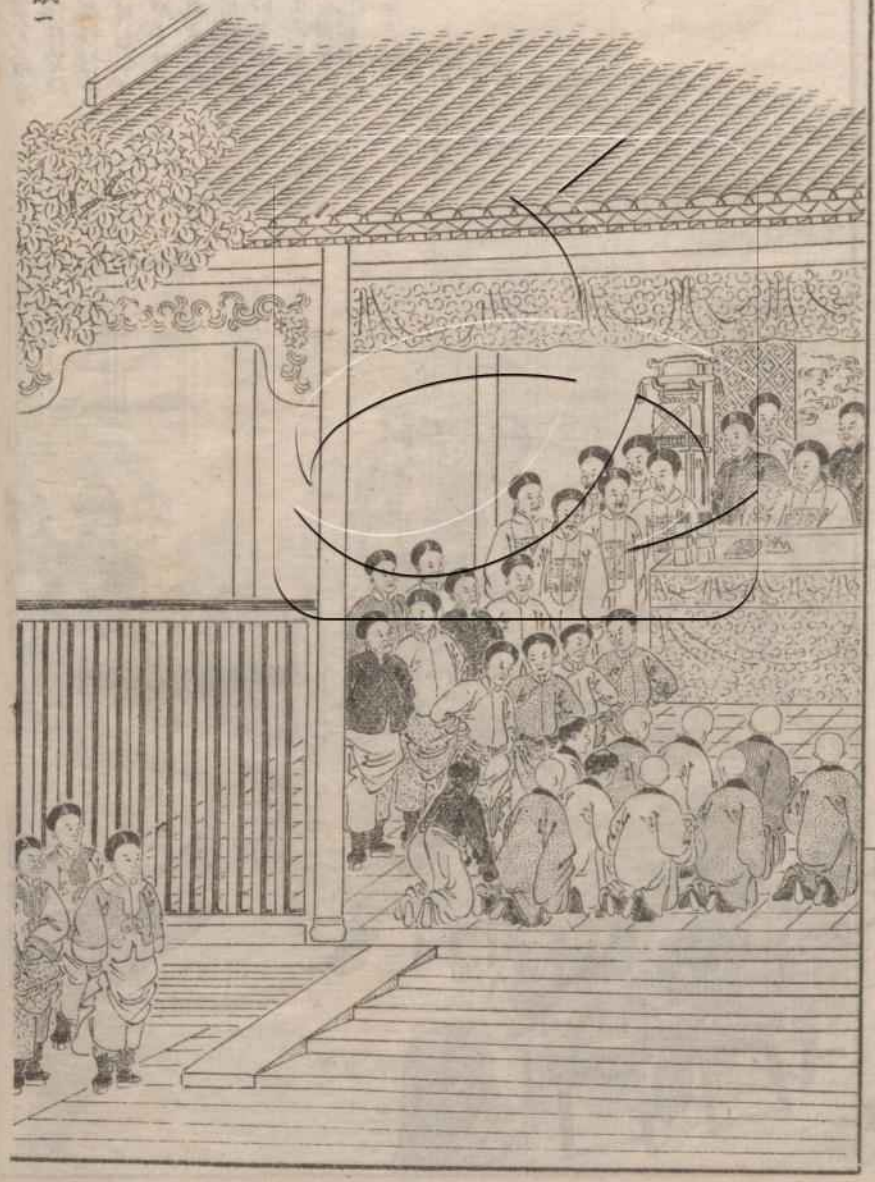
明甫



佛門除

害

客有自武陵來者
言昔年有某中丞
少年英俊出鎮疆
圉治尚嚴明廉儉
幅服聞某寺有尼
師尼既臨誕婦人
英姑則傳聞郡縣
皆以寺規清靜對
中丞領之階於度
間易服擬行還語
談寺以借宿為名
寺尼初猶不允後
見其風儀善雅
便殷勤迎入樓
密留覽之意中
丞偶喜詢以寺
中情形尼一一和
盤托出且請登樓
遂登焉中丞欲寤其
誑借之上樓則床上眠一



病人形容枯槁轉側維
艱摩尼樓之下將置
諸死地豈得新書舊
故也中丞怒拂袖欲出
眾尼爭持之曰魚鱗森
嚴難飛將軍不能越
官池一步矣幸中丞
勇於飽倫畧一指揮
尼皆辟易遂毀廟
而出三回新署
名中軍官使督
兵持捕之連前
病者悉解臺
無一漏網一面
傳府縣官至俾
衆尼備伏階下俱詞狡展中丞
指一尼謂之曰尔不識吾面目乎
頃共吾親言之尚何謬為尼不敢
辨乃皆服罪分別極治連尼毀寺
淫辭遂除至今都人士猶樂道之



信及豚魚

有周姓女者乃湖北高城鎮周君易詳之淑媛也小字仙姑年纔十九幽嫺貞靜性類蘭幽幼遇媒妁許字同鄉常氏子富子美富攻苦目不暇園有董仲舒風通以探梅造吉時為百兩之迎詎未

照紅寶光臨度竭吉期將屆富子息以病亡女驟聞噩耗中心如持一物之下誓以身殉通父母聞之他出

女乃易服自縊願沒良人於地下及父母知之撫屍大哭幸為戚族鄰里所聞欽其貞節醜骨百餘條願代從豐棺殮以為里閭於久又以臥於墓前使使人致意於富子死之因為主嗣用鼓吹執事將女柩迎回其子合葬一時執紼而送者不下數百人及瘞畢即將柩查付之一炬所最可異者當迎柩時鄰村有二豕踴躍至法若送葬或窺窬既安繞塚三匝始尋首哀鳴而女見者以為女之精誠可以感格豚魚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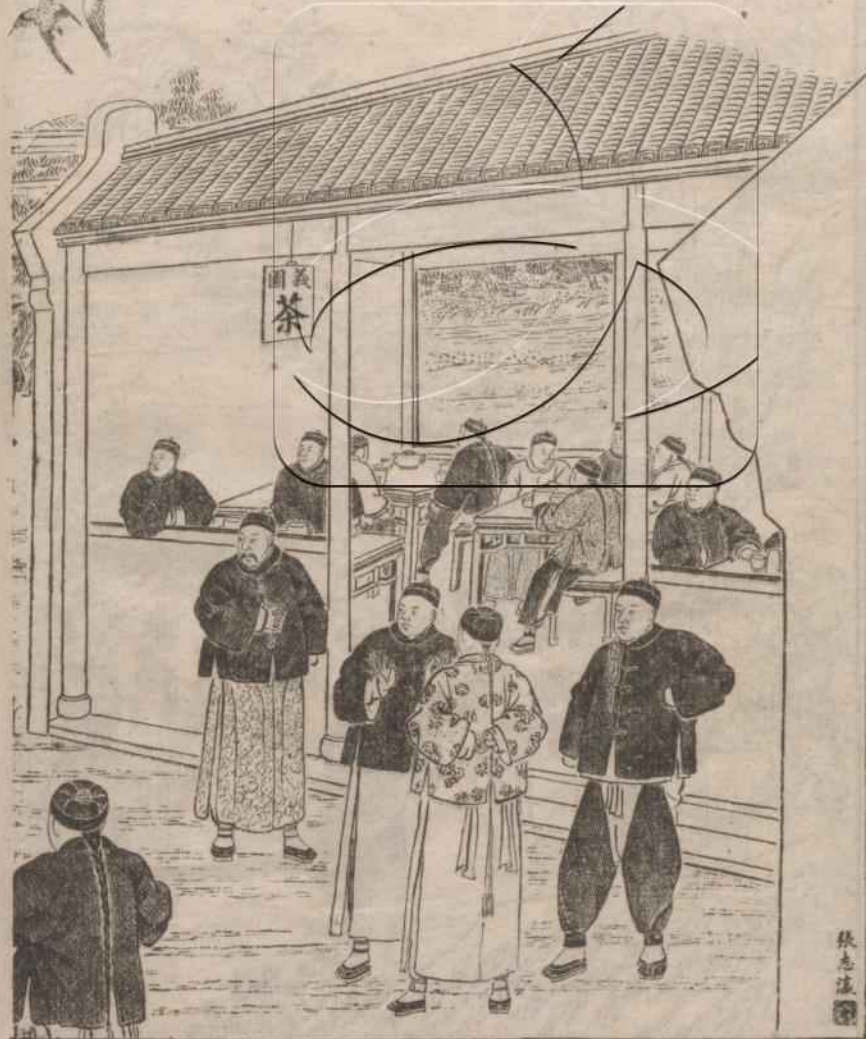
新編



鷹攫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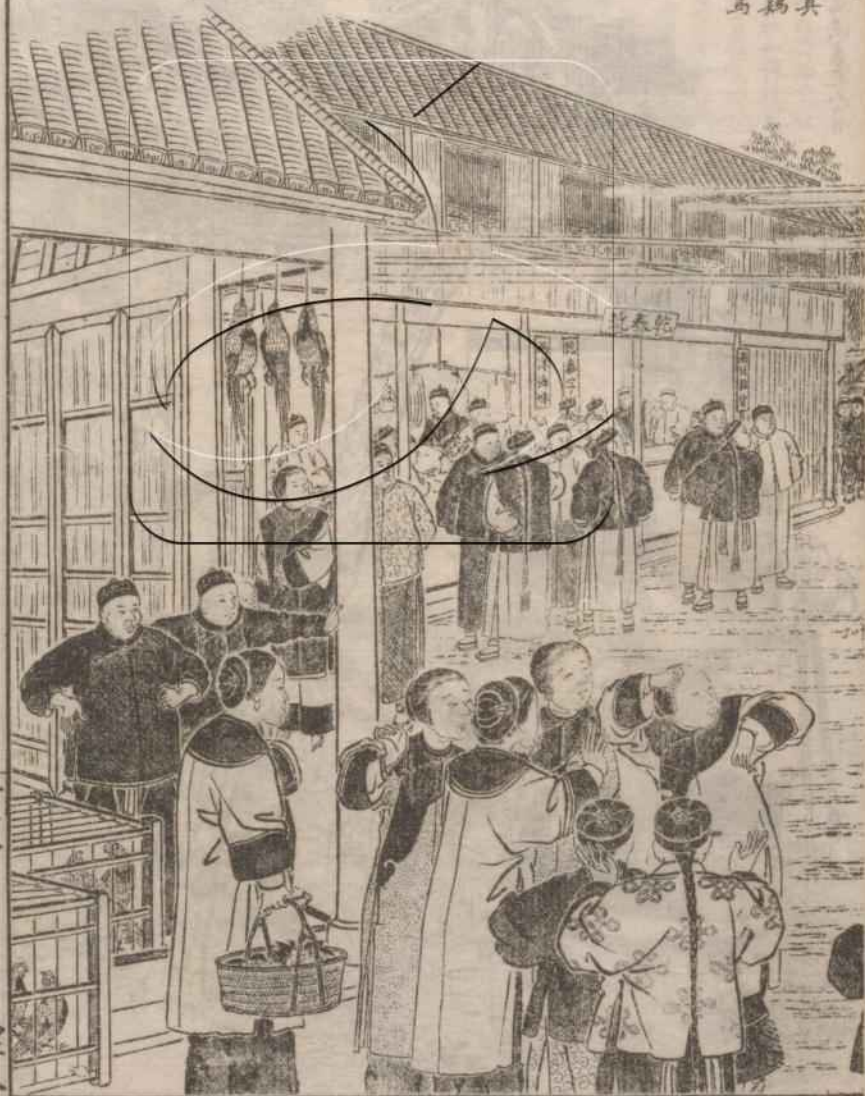
鷄

鳥之中有雉焉古時初不以
野鷄名之自漢呂后時名
雉為野鷄則所謂野鷄者係
雉之別名乃混上於各項主畜
外凡馬牛犖豕類皆有野鷄
名目蓋如功名之分以遠異路
也其最盛者莫如近時之野鷄
俗人如四馬路正堂街口因野
鷄姓女駐足之所遂名為野鷄
墩可想見其盛已不謂竟有見
諸實事者福州南門外有野鷄
集者係該處一小市鎮也其地
向多獵戶每日携野鷄出售者
實繁有徒或生或熟
價值頗覺相宜
一日清晨負販
廣集之際忽一
巨鷹攫有二雞
一衝北口一挽以



張志遠

足從翻騰風翔而過市人
昂首觀之相其神味會曰是真
可謂打野鷄矣予謂上海野鷄
之多亦幾成市其該處無異焉
惜無此等巨鷹為一個打盡
之計有欲隨雌而翔者
者對之能無生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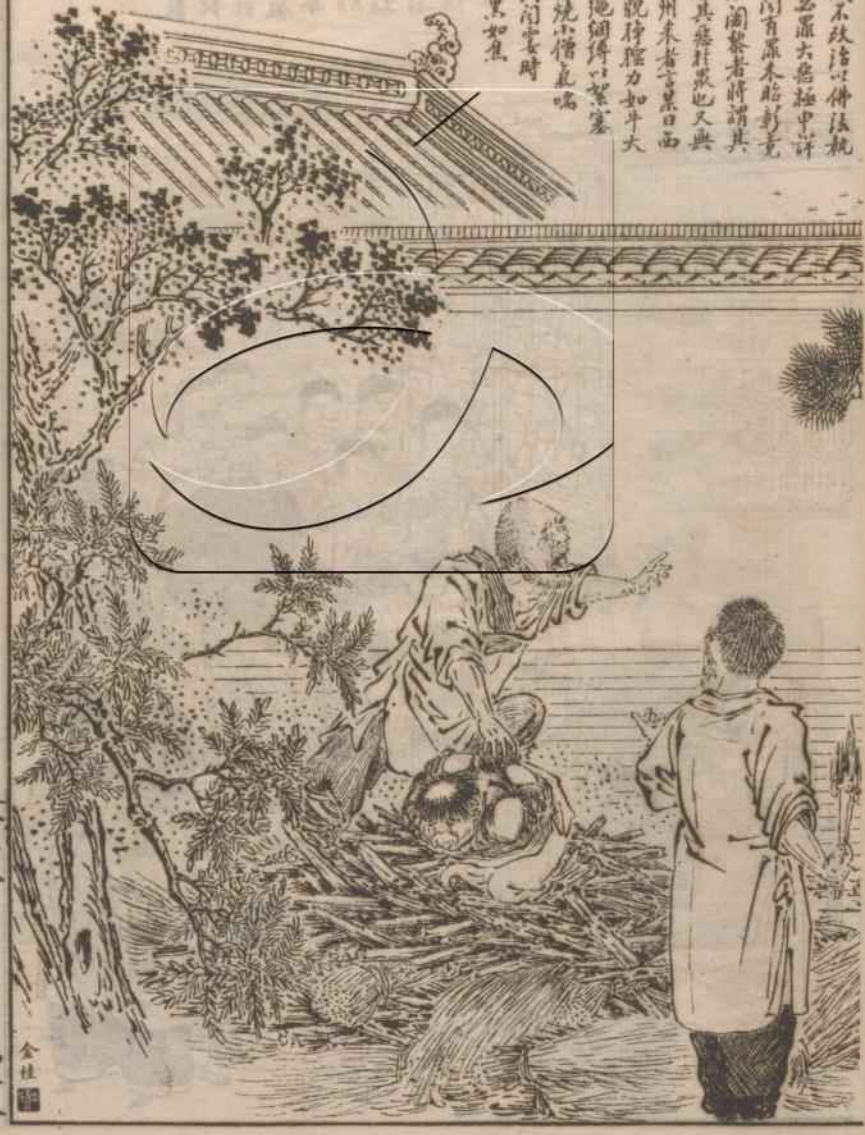


僧人捨身救劫有羊火自焚者夫亦今日

先奴兇暴



已不可得而敗壞清規屢戒不改治以佛法
而裝之、事則時有所聞然必罪大惡極中評
僧官然後可以如法德治未聞有罪未貶彭竟
敢無道兇威以私憤而擅殺小濁黎者將謂其
有尊屏山故事耶則何不葬其惡莊嚴也又與
怪人言之極、也客有自常州來者言某日西
門外天寶寺有先奴數輩狀貌猙獰力如牛大
不知何故將二小僧手足用繩縛縛以繫室
其口置諸積薪之上舉火焚燒小僧氣喘
聲嘶衣履皆先奴置若罔聞安時
聞將二小僧化飯粘木而致其如焦
炭而先奴無一潤潤之意
其先恭不甚老或謂該
寺住持色相未空禪房中
時藏春色被小僧觀破壁至
外漏洩故下此毒手以滅口
此說若確則小僧之死實可
憐已先化化且之下七等先
惡先奴橫行無忌至不一
究其是非嗚呼是誰之
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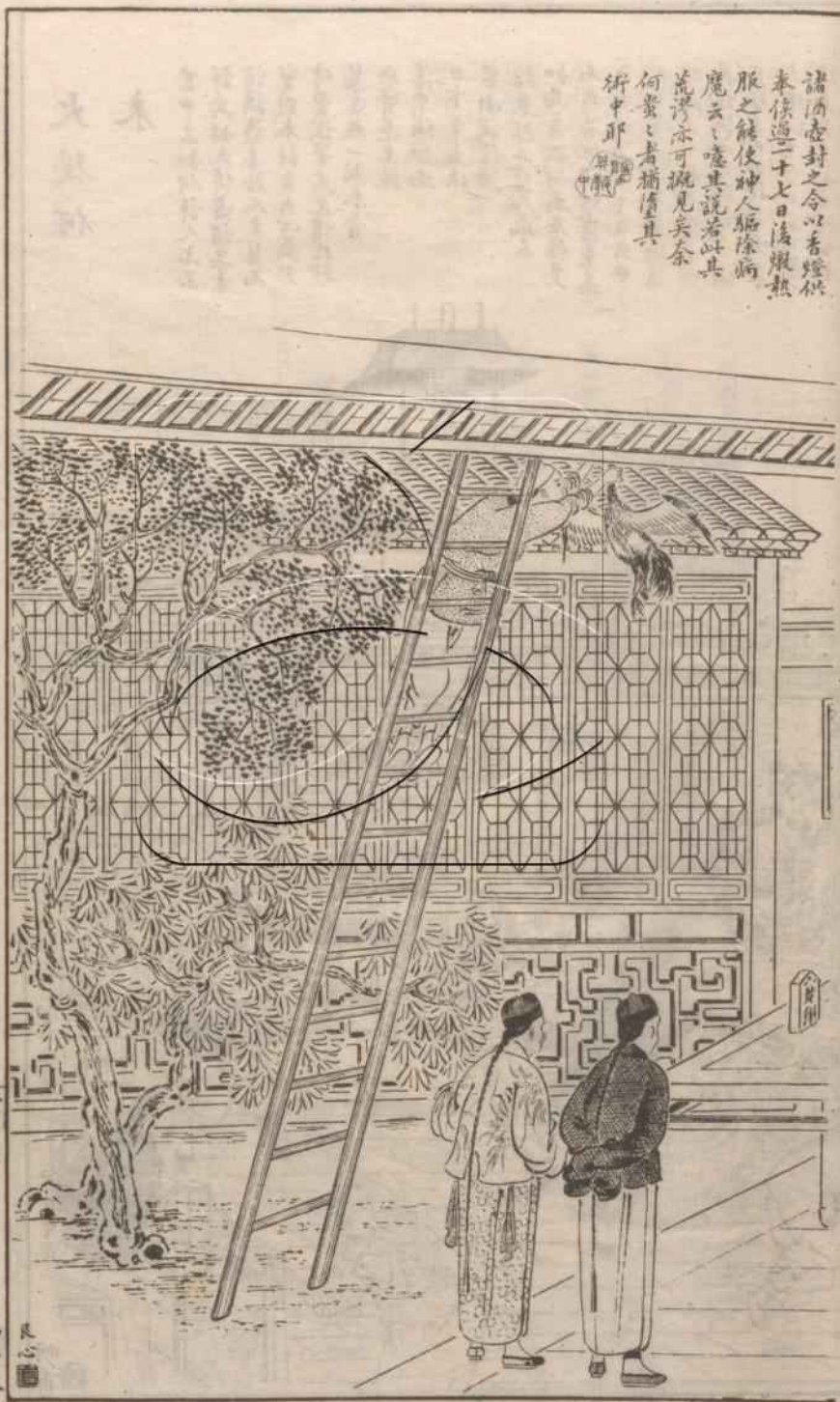
飲錢惑

家

湖北人某甲自稱黃鶴山散人，浪遊楚鄉，編造括括言，能以白水神符包治病症，不效還錢，善即處止，說其方實假，藥一洗人也有，更之者便令焚香點燈，肅恭將事，吟咒焚黃紙，數張取水作粉，勸狀命主人再拜，乃書病者姓名年歲及現患病源，一通既祝畢，將令牌響擊三下，又焚黃紙數張，用雞頭一頭，奉香書符，口念符水對雞頭一噴，取一長針，送雞眼中，釘入懸於樞間，復命主人肅拜，隨取大錢一枚，令主人用紙包好，以左手緊握之，俟誦咒書符後，將紙包解開，變為藥粉，即向主人索汗數元，乃將藥粉傾入符水內，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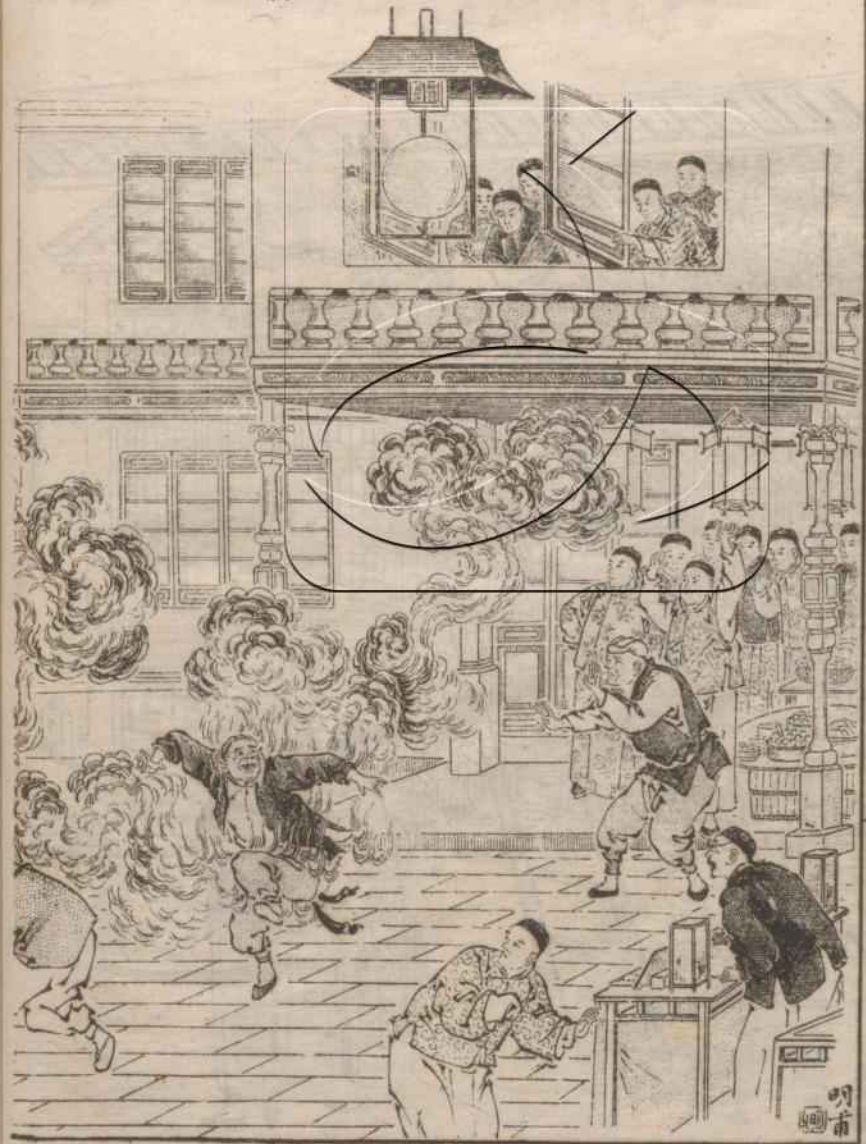
諸酒壺封之，令以香燈供奉，俟過一十七日後，煎熱服之，能使神人驅除病魔云。噫，其說若此，其荒謬亦可概見矣。余何嘗不者，捕雀其術中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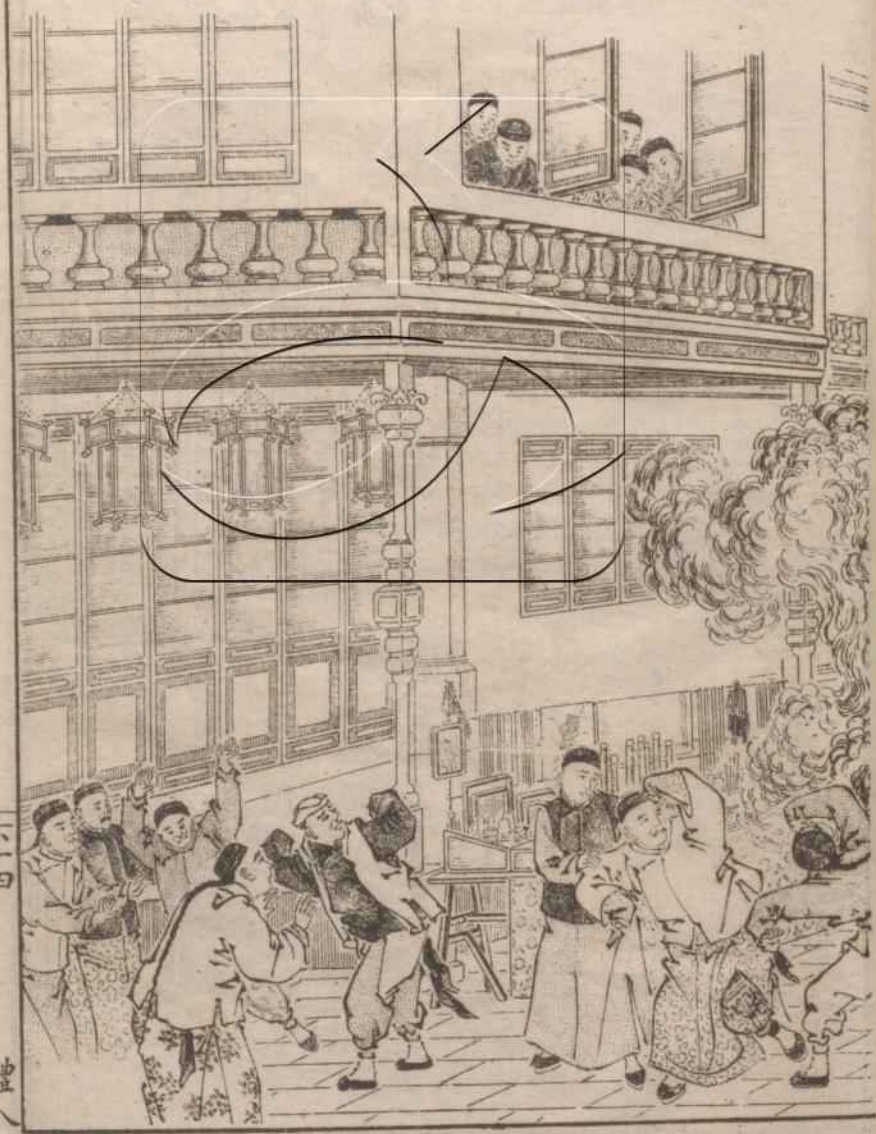
火從何

末

某甲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傳者謂其素性謫諧喜捨人牙慧而實則未能自出心裁少時曾試筆為文慣於抄襲迨無一紙奉命無資遂至流落中浦初九日下午至法界南誠信煙館東探西望人咸不知其意欲何為及信步而出巖地洞煙霧蒙蒙自衣袖間僅一官出甲則大聲狂呼奮身跳躍時樓上下觀者皆莫明其故俄而光熒熒一滿身皆是已如孫行者至火雲洞中令人不可嚮迤直至身如無物公始



見琉璃一色墜地甲則皮焦肉爛跌路而去乃知此人殆故智漢時放縱火匪使如西家之作依樣葫蘆也聞人言如此其是非非不得而知想亦非無所見而妄然也惟其人已罹剝膚之災即意存不足已足示儆又何必究其害實耶



邪術復

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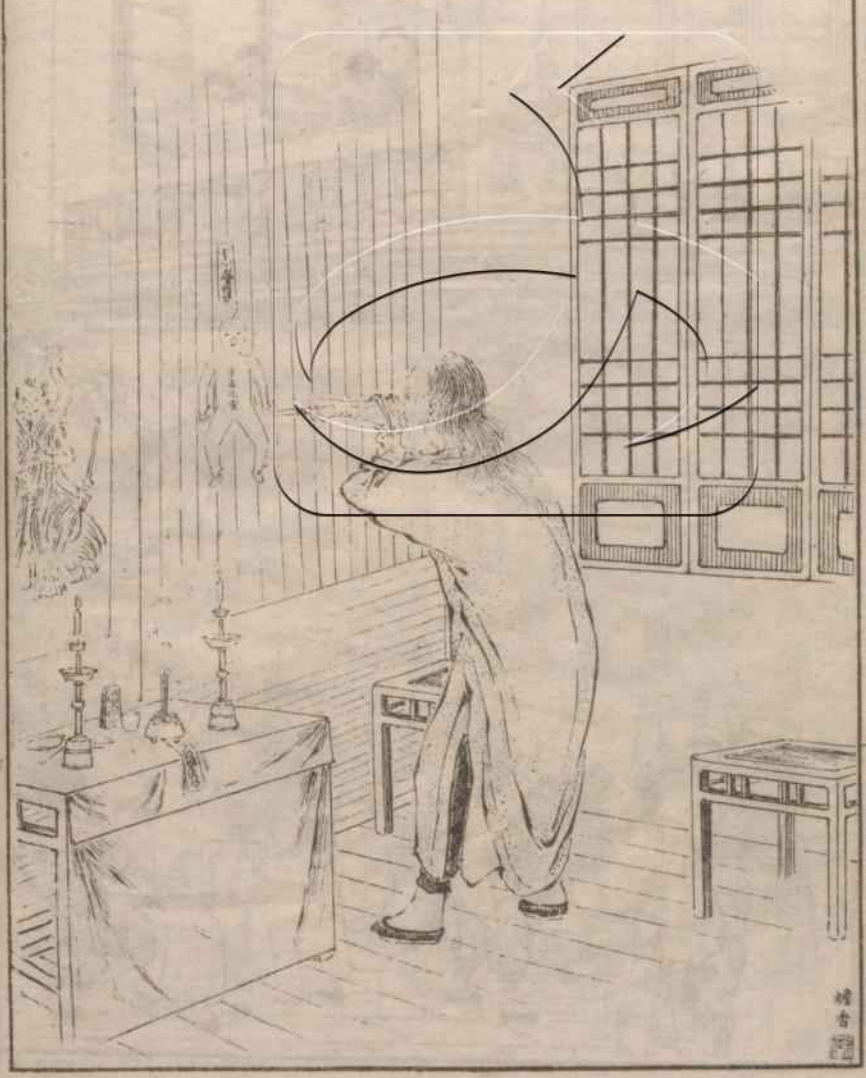
新會人某甲與某乙
有不共戴天之仇志圖
報復無計自全磚塔至
再開計招人某兩精者
山術可以操兵刃刺人之
命因從而求教焉曰習吾術
者要財子孫必遭折損索如有
志請裝者自裝可也甲
如其言乃授以符錄送
游數月寸步不離書得其
秘美辭而婦家竟低作人
形書仇姓名其上密誦咒
語以針刺其心仇即心痛
百藥罔效不數日而死有
知其事者謂甲父嘗與乙爭
田畝以備他事臨之歎死固固
中甲性素吝故有此報也其
事雖不正其情亦可憐矣



意欲何

為

本邑城內某醫生於正
月某日為其子完姻禮畢
特設盛筵款待舅氏當燈
紅酒綠與會淋漓時新拜息
怒謀而起忽出門當時初
不介意良久不歸妻始異之
偵騎四出杳無影蹤越日
始由御人扶送回室其醫
妻酬以金致謝而去先是所
所出外後直移至某村路在村
人稀遠躍入水適某姓夫婦某已就
枕息聞村危指亂吹聲急起燭之
至河上見有載屍載浮者不忍膜
視相與援登彼岸易衣濯履乃
得史生嗟是豈有物為祟耶
何不念洞房春暖而竟甘同
諸水濱也真令人索解不
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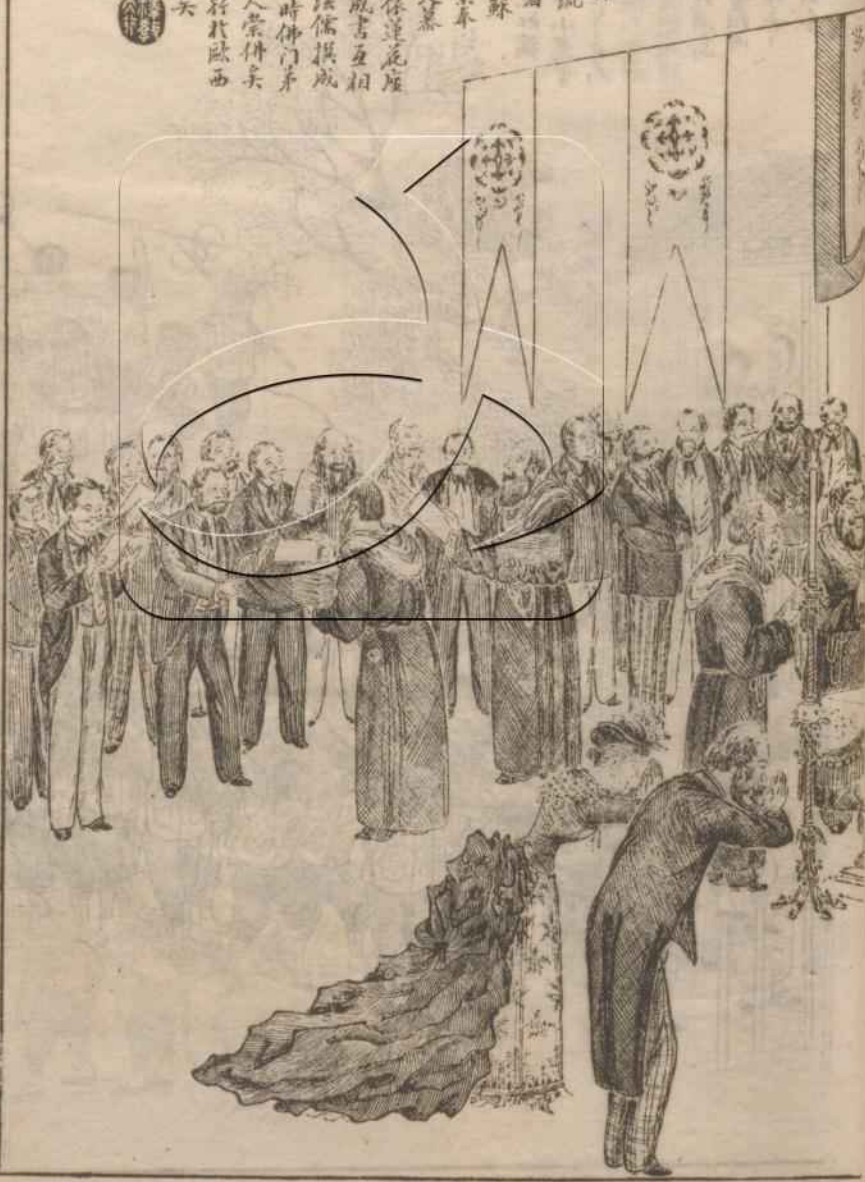


法人崇佛

佛教之中
 圖已二十餘
 年矣世人咸知
 佛為中國人所
 崇奉而不知佛
 本生於西方故
 西藏印度等處
 至今尤多極佛
 之人惟漢帝之
 莽今人唐皇之迎



佛骨為中國古佛之
 溫福耳韓昌黎云夫
 佛身舍利之人況其
 身死已久枯朽凶穢
 宜付有司投諸水火永
 絕根本其言最為明快
 惜未見聽予以處行哉
 世豈非天耶就佛法論
 大抵能清惡去愚瞶之流
 而不能隔西人而信之者
 則以西國之有天主也耶穌
 也乃不謂法京竟亦有崇奉
 之者聞該處有三萬餘人蓋
 如本大六全身皆願皈依蓮花座
 下并將古時佛經刊印成書互相
 分送引入會且請某法儒撰成
 會中規條俾共遵守一時佛門弟
 子咸欣然相告曰法人崇佛矣
 是豈佛法無邊又時佛行於歐西
 各國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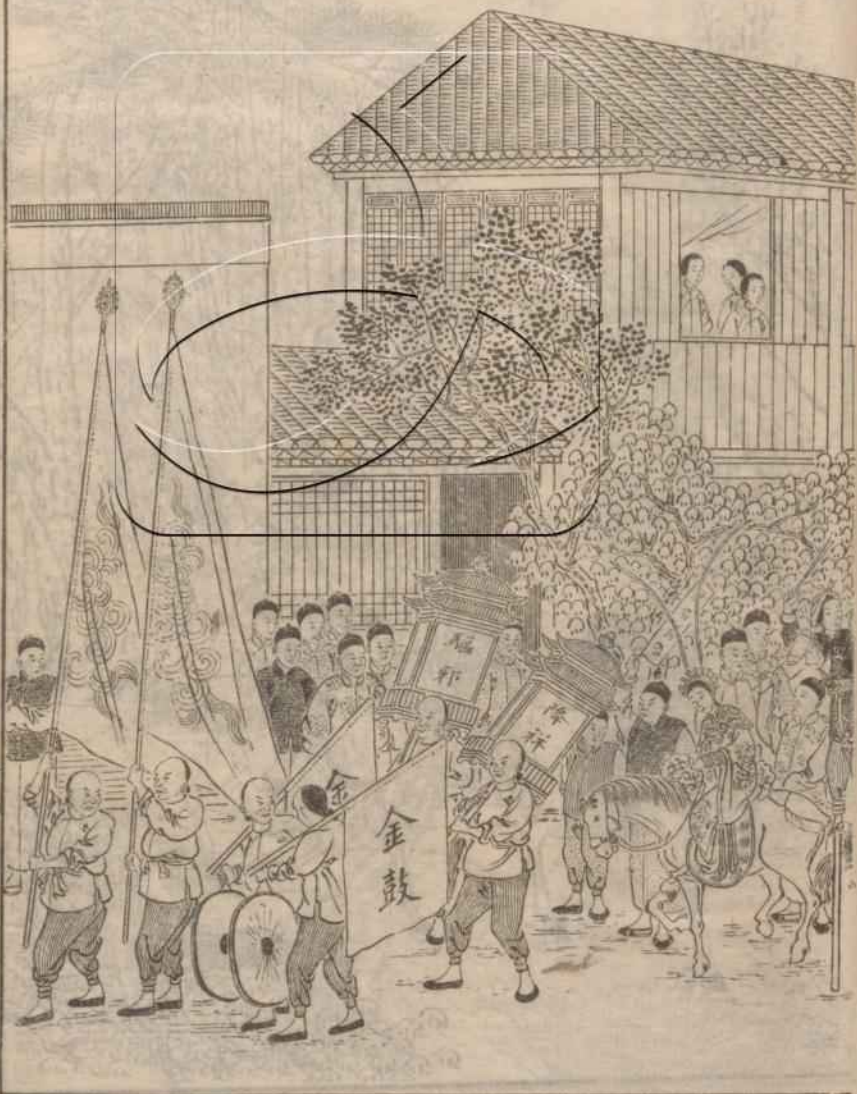
小 鬼 賽 會

鎮海西門外張洞破及虹橋一帶每屆仲夏有迎賽小鬼會之舉每年二月初六七日為賽會之期前導有大旗六十面隨風飄蕩五色齊呈後則頭牌旗飾船鼓牌燈以及彩綢高跪女太保等均異常會相同惟會中有小鬼面塗怪奇奇之態手執長叉前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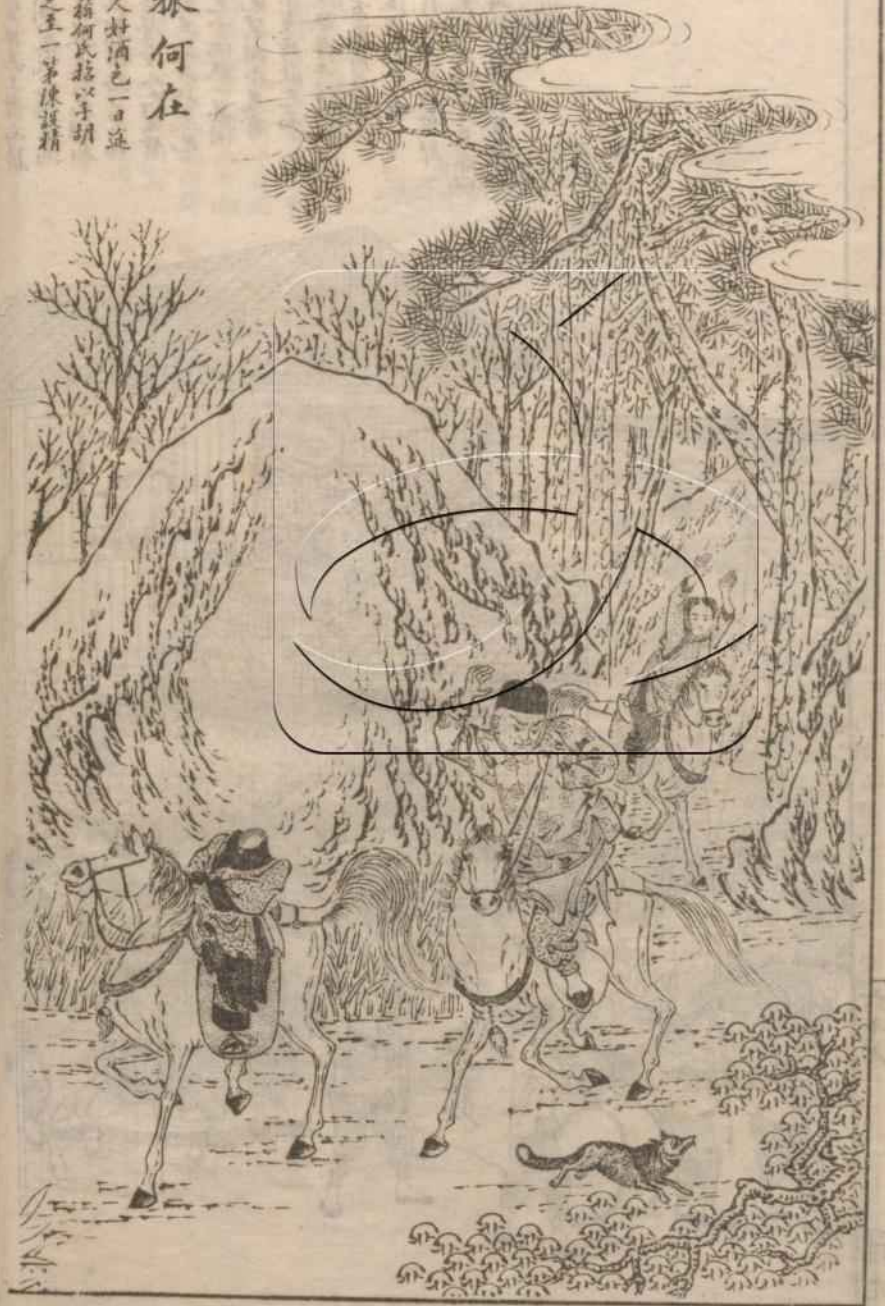
班而行皆裸其上體而披以五色綢製成之類衣而臂之劍各數十對為銅為錫不一其類沿路口中嗚嗚作鬼叫聲令人毛髮皆竦誠不知其何所取義也夫近時之小流氓一區間之小鬼也冥間小鬼有時放之亦有時收之而猶此小流氓者一任其擾害地方靡所底止則是小流氓之兇惡不更甚於小鬼之神權耶今於此鬼模鬼樣者夫亦以彼善於此故樂於從事歟未可知也

地閣



妖狐何在

胡某到北人好酒色一日途
過名林自稱何氏結以手胡
去喜元隨之至一茅茨深精



惟一婢侍側胡樂之適有錢焉之志日是其心

有所求無不如意方美其術不乞志不知其為

狐也居二年徐胡子得功名將之官迎父赴任

所胡商往何氏有難色因法法始行惟擇淡而

言曰有匪是言某是說不利四行徒為公危有連聯騎而

往至馬鹿何氏來為居甚前胡與陸居

其法辨別矣父居甚後美時西門園人

救臘狗於洛川已日去適值於道客

犬自車間躍出胡驚見何氏秘感屢

於地復振形而南馳管天逆之胡連呼

之不能言餘為犬所獲胡出錢贖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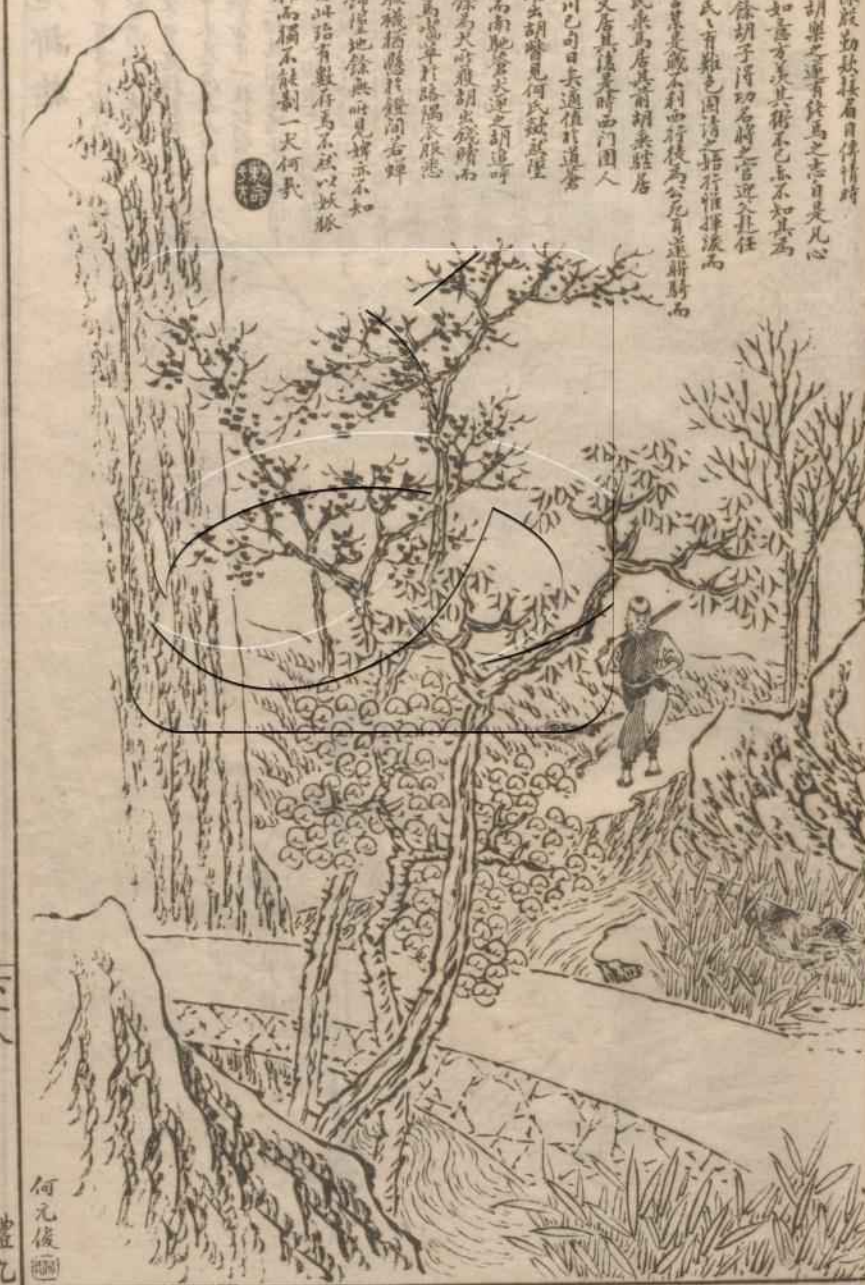
瘞之迨視其為高華於路隔余朕悲

妻於鞍上履機括懸於燈間右婢

跪泣惟首涕墮地餘此時見婢亦不知

何往矣或曰此殆有數府為不故以妖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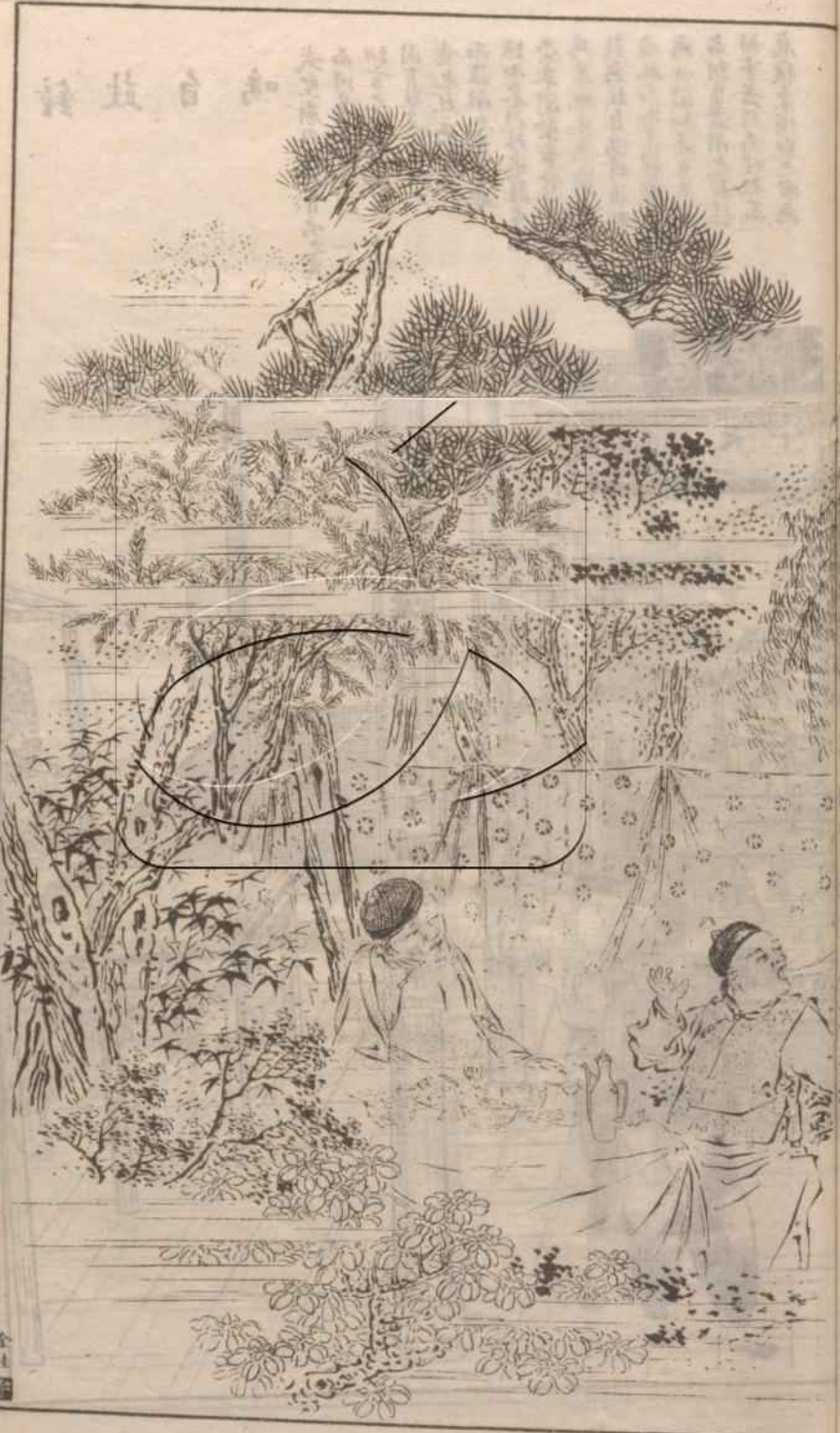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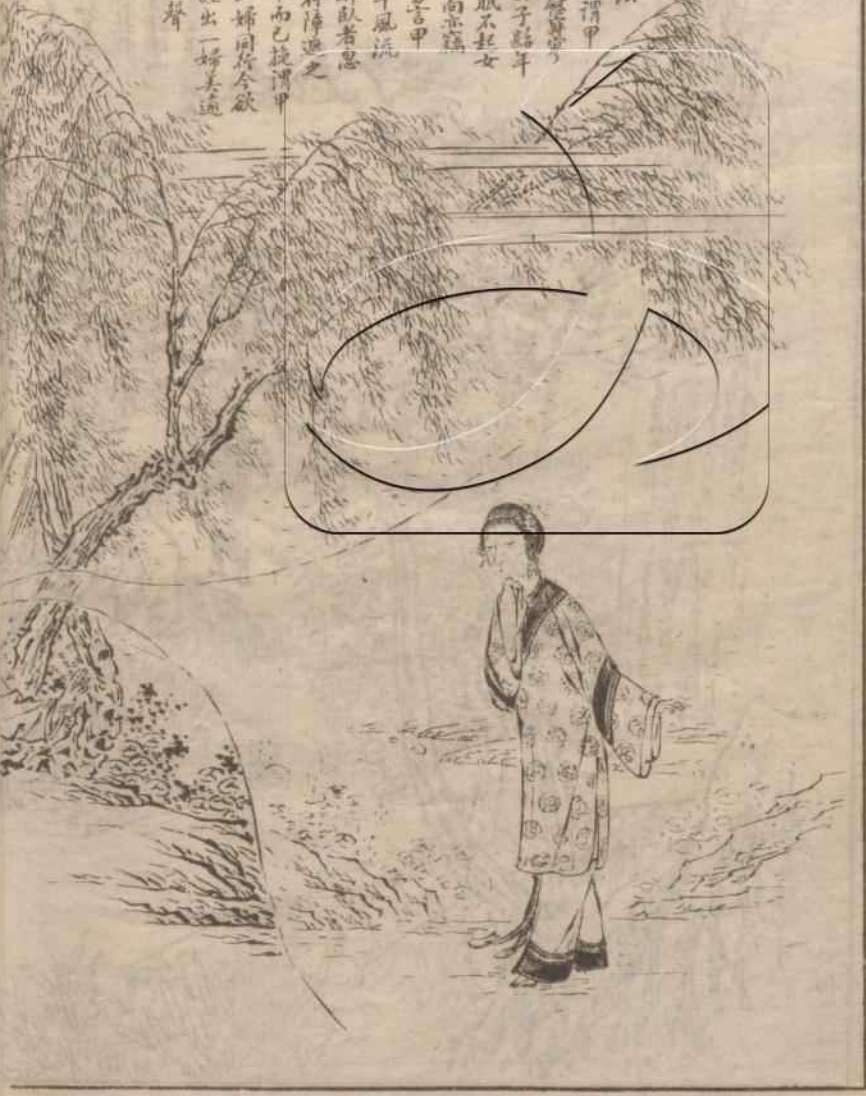
六十八



路鬼揶揄

漢南人某甲有事於河間
 比婦已晚暫過一人共之
 同道行未半忽覺腹極
 欲圓一飽甲未及答其人從
 口中吐出銅奩一枚杯盤酒銀
 無不具全遂相共開懷暢飲又謂甲
 曰僕曾隨一婦人擬遊之宿酒以慰勞
 可乎甲曰善其人張口吐之則一女子臨年
 玉貌冉冉而出歡飲移時其人醉眠不起女
 謂甲曰僕雖其集情好必實懷怒向惡強
 一男子同行令飲乘間招之君其自言甲
 亦曰善女遂向口中吐出出一美少年風流
 倜儻甚叙實腹便行酒令未幾醉臥若思
 括女同輩女怒春先滿腹吐一錦符淨遊之
 當時席上惟女所吐之夫少年與甲而已後謂甲
 曰此女通僕貌合神離向惡強得一婦同行令飲
 見之幸君勿洩甲曰昔月道口中吐出一婦美通
 於前正法蓋史酌時急寒鴉一聲
 奔與所觀甲則滿口泥漿踉
 蹌而歸始知為鬼迷云

無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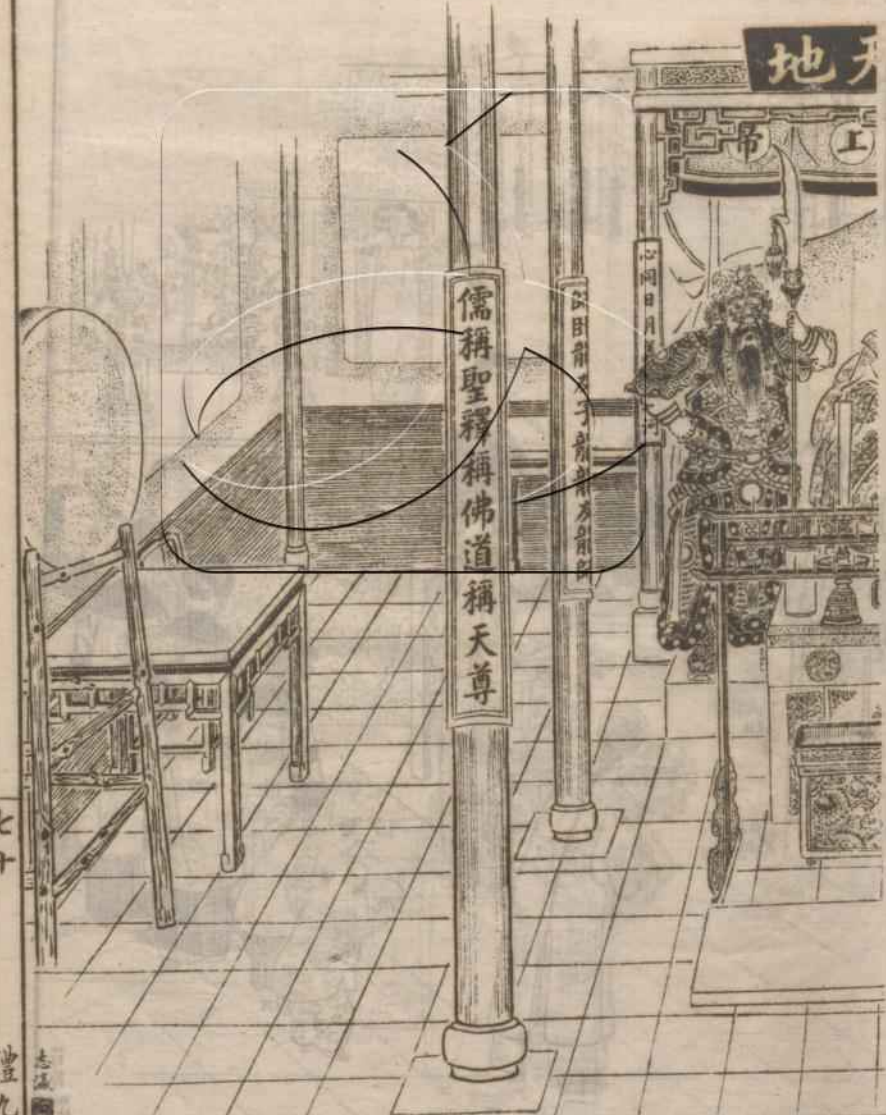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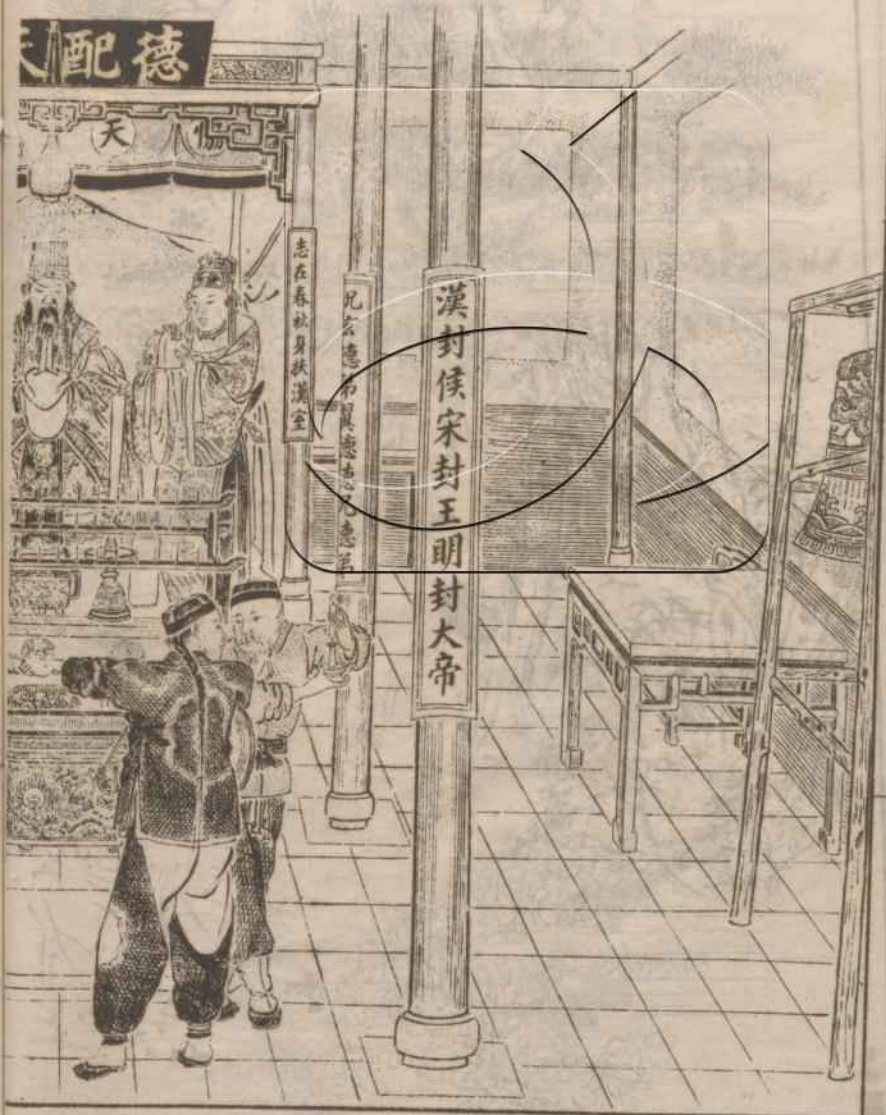


鐘 鼓 自 鳴

武聖廟內鐘鼓自鳴之異
 西川某善士嘗刻
 切言之蓋謂武聖
 固有華民寬世之
 意也然亦誰見之
 而誰聞之哉乃粵
 垣小東門外永勝古廟
 崇奉關聖帝君素著靈
 異某晚史魚三羅殿前鐘
 鼓與鼓自鳴時該廟
 司祝已入黑甜鄉矣
 無所聞知適有吏夫
 名阿生者聞之疑係
 好事者所為呼之不
 應復東顧觀之渺無

人跡史夫去異急呼
 司祝告之皆驚疑間
 鐘聲鼓聲復鳴如初
 相共鋪愕久之翌日
 編告本街各舖擬請
 該處紳官向神祈禱
 以吉吉凶某紳請禱
 之則可聞吉凶則不
 可蓋亦敬鬼神而遠
 之不欲以怪異動人
 也

關 聖 廟



鬧房笑柄

鬧房本為惡俗而南來此風尤甚鄂南鴻漢橋相近有戚友匠將甲聘鄰村某乙之女為室女貌頗可人惟幼患癩疥致類牛山濯濯比長蒙以假髻不知者惟見烏雲覆額不其辨其真偽也迨以甲內顧乏人謂吉親近迨合昏後設筵堂上以款嘉賓而新婦則宴於室中酒過數巡有少年喜事之徒見新婦髻髮知係室中樓閣急欲打破洞窺遂以博哄堂一笑於是口



符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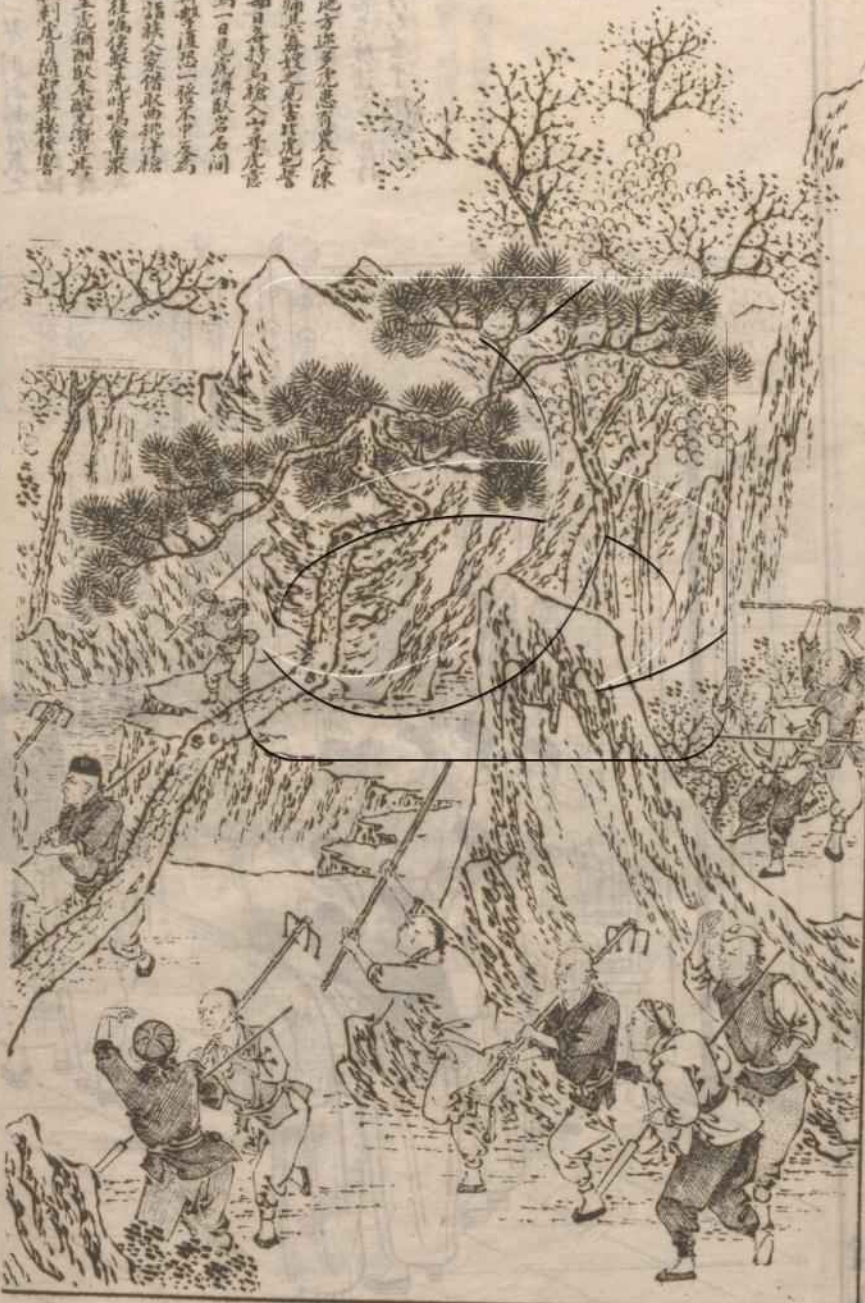
詳指番戲說百般儀而較器一琴則新婦所戴之冠其所蒙假髻已墜於地伴妹急為俯拾被諸客將相授受候息酒已不知去向而新婦披百花之袖露圓光之項儼若眉微感口中中：你女孃之苦伴娘遂扶入洞房暫避嗣經人調停始將冠髮送還就新婦已不克老羞成怒矣彼諸客之惡作劇母乃已甚乎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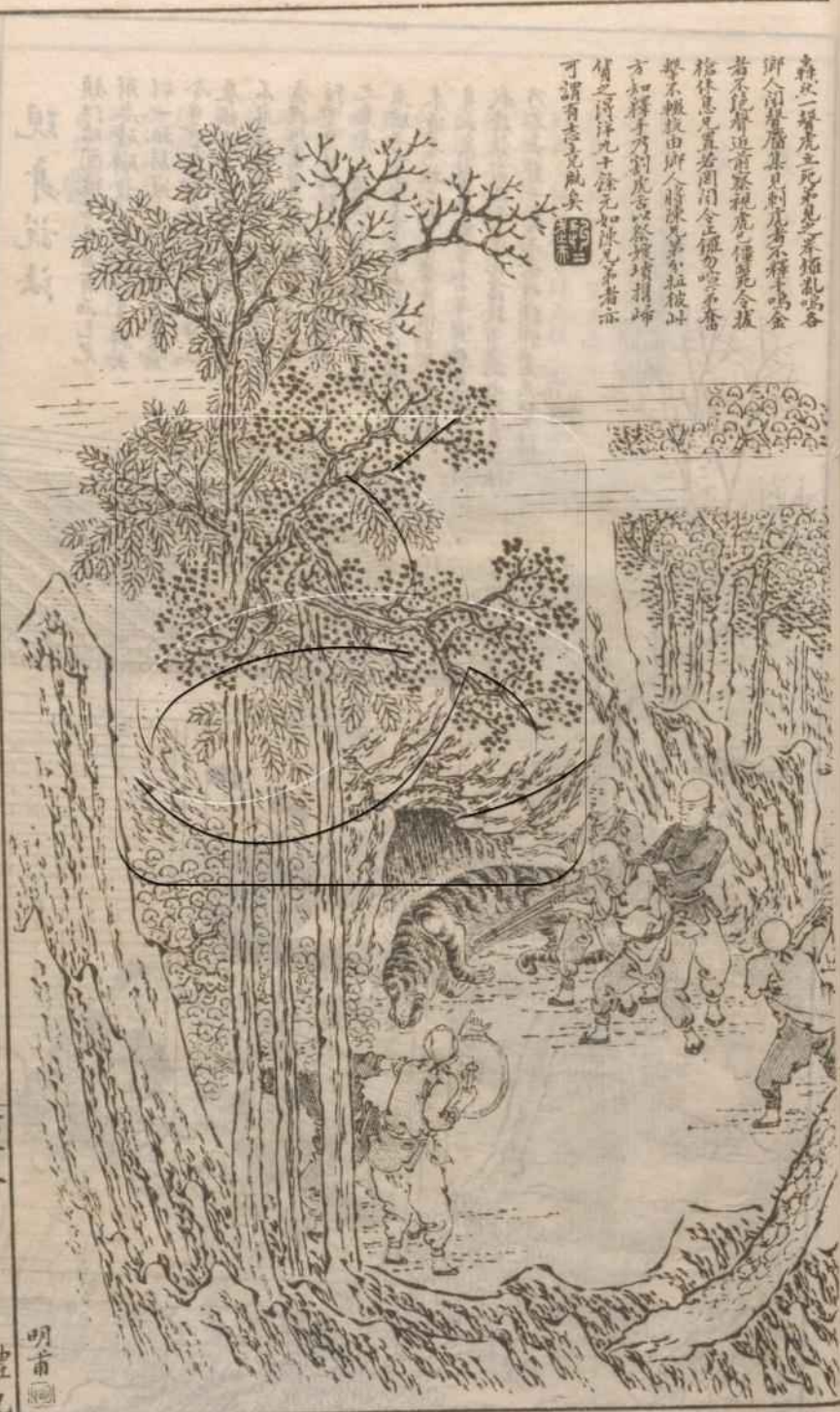


殺虎報仇

廣東沙溪地方近有虎患自農人陳某兄弟二人備其每夜之見害此虎也嘗欲得而甘心一日見虎請取石名石間先設以捕其虎遂置一槍不中遂為虎所傷幸得扶人空借取曲棍打格令其損傷雖甚傷重時時會集眾民難解如及至其猶臥未醒乃將其前以標明曲棍刺虎身隨其舉報獲



其虎一響虎立死其兄弟亦獲亂鳴各鄉人聞聲屠其虎者不釋其金若不從解進前察視虎已僅免令獲格休息竟置若罔聞令其懼勿吃香誓不撤散由鄉人將虎兄弟拉獲時方知釋子乃劉虎宮以祭壇捕獲備之潭洋九十餘元如陳兄弟者亦可謂有志克仇矣



現身說法

鎮江臨江浦波上日前有兩已兒
解來磅礮談笑歡諧一年將大
終一瓶弱冠一曰憶昔十年前
今日心在如舊歡飲可人兒一
展蛾眉曾賦贈白金五十一曰我
不取去歲捕馬承公子年千金一
意與何豪曾幾何時已宮道至此一
徑回首徒無歸路二馬相共歡飲
之息老為願謂予者曰子毋多言試
看城上之衣重來戴晶鏡手扶麗人婦
未道若較之我輩昔日何如年少若起
身太息曰否為我輩當年宮照身老夫去休
我將效齊元和蓮花舊故事為之現身說法
乃各長歎一聲而去吁狹邪者其警語



食蛇惡報

粵人江某善捕蛇樹烹之蛇
之目為佳銀於年五十嗣除
捕獲逆始納一小豎不逾年
蚌胎已結紅欲占瑤瓦使人
下之其妹曰魚無鱗龍鹿角
借君之軀為血肉卜者番家
良人以手加額曰此宜男兆
也江大喜詎得胎毒婦痛楚
難忍書夜呼號而日產下
肉帶一條如刺皮之蛇端
而動婢見之大驚江怒拔劍
斫之埋諸荒郊自是政業易
捕蛇而捕魚焉一日網得巨
魚一尾重十餘斤將剖時忽
墮地變為赤蛇如妾所產狀
向江猛噬傷其頭數日毒發
而斃人以為嗜蛇之報茲歎



為國除奸

高麗叛臣金玉均
者當光緒十年大
院君之變有定金
乘機煽惑陰謀不
軌當是時社稷
幾瀕於危幸我
中國與師戰
亂為之謀鋤逆
黨高培復安金
見事機已敗借
其黨易服潛遁
改其名曰若田
三和始至日本旋亂泰西各國
行蹤飄忽迄無定主高王隆使人
求之卒不可得如是者已十有一
年矣有洪鍾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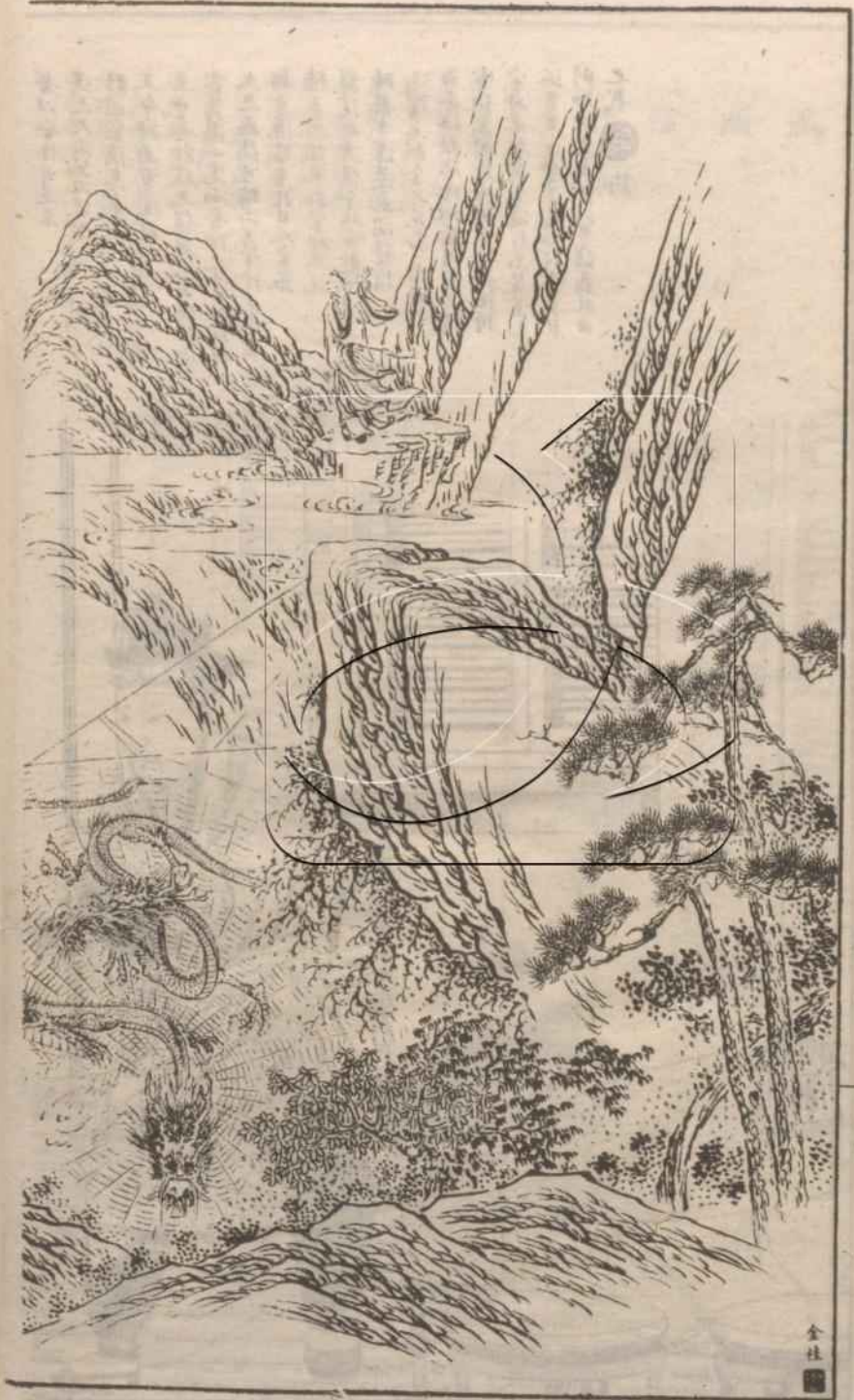
張志流

者以金係去送不
道之人不軍久留以
貽國家隱患奉高
王命願為首除因
至日奔往程之伴共之友蹤跡漸
窺莫圖一逞而金防之甚嚴相隨
久之無隙可蹈二月下浣見金乘
船至滬謀居於日人吉島
德三所設東和家即託
解送之適值金北顧欲謀
陸與方濠運乘間發槍
三響立刺金之死命當時
由上海縣縣捕相驗恐有別情
電詢高國政府回電始知洪鍾
宇此舉實大有造於高麗業已
派員來迎當當論功行賞矣洪
則如洪若鳥得以此請其副政日
之式



蛛精鬥龍

海州有米道人居如意山貌似七十
 十更自言家太祖時如蘇州時凍千
 年得寶珠可證仙莊平時不欲不食
 粒一出遊怪徑年累月時必迷所遇
 之人而平瀉之酒潤百詩可共談道
 毛西河堅僻自是所學不純吾家石
 君晴古好道淹貫不及竹坑惟道
 氣差勝人共往還河以休替不答一
 日謂居人曰我本曾傷犯生靈而此
 龍無思懼我珠不能不共鬥越日果
 有龍來大戰三日龍敗遁去又謂居
 人曰龍敗後必避其堂類振道居此
 恐傷未歸將以某日往雲臺宮喚靈
 侯之堅潘山下人各閉戶無恐至期
 狂風驟起飛沙走石雷電交作道人
 吐赤珠光耀閃爍明於白晝而龍又
 敗墜山澗中為絲所縛越日有火龍
 至燒其絲始得遠道人歎曰海濱多
 怪不可久居遂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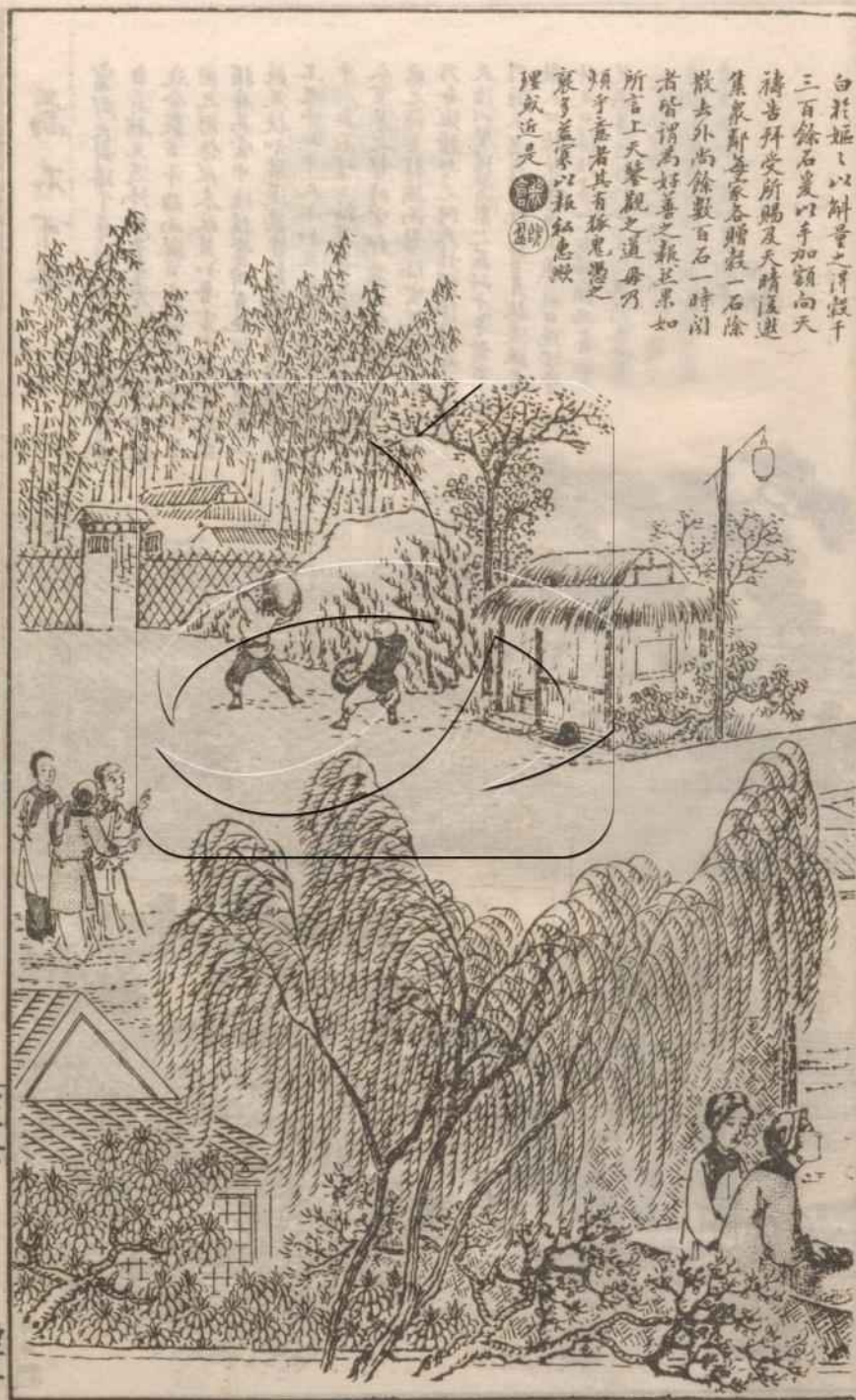


全桂

福從天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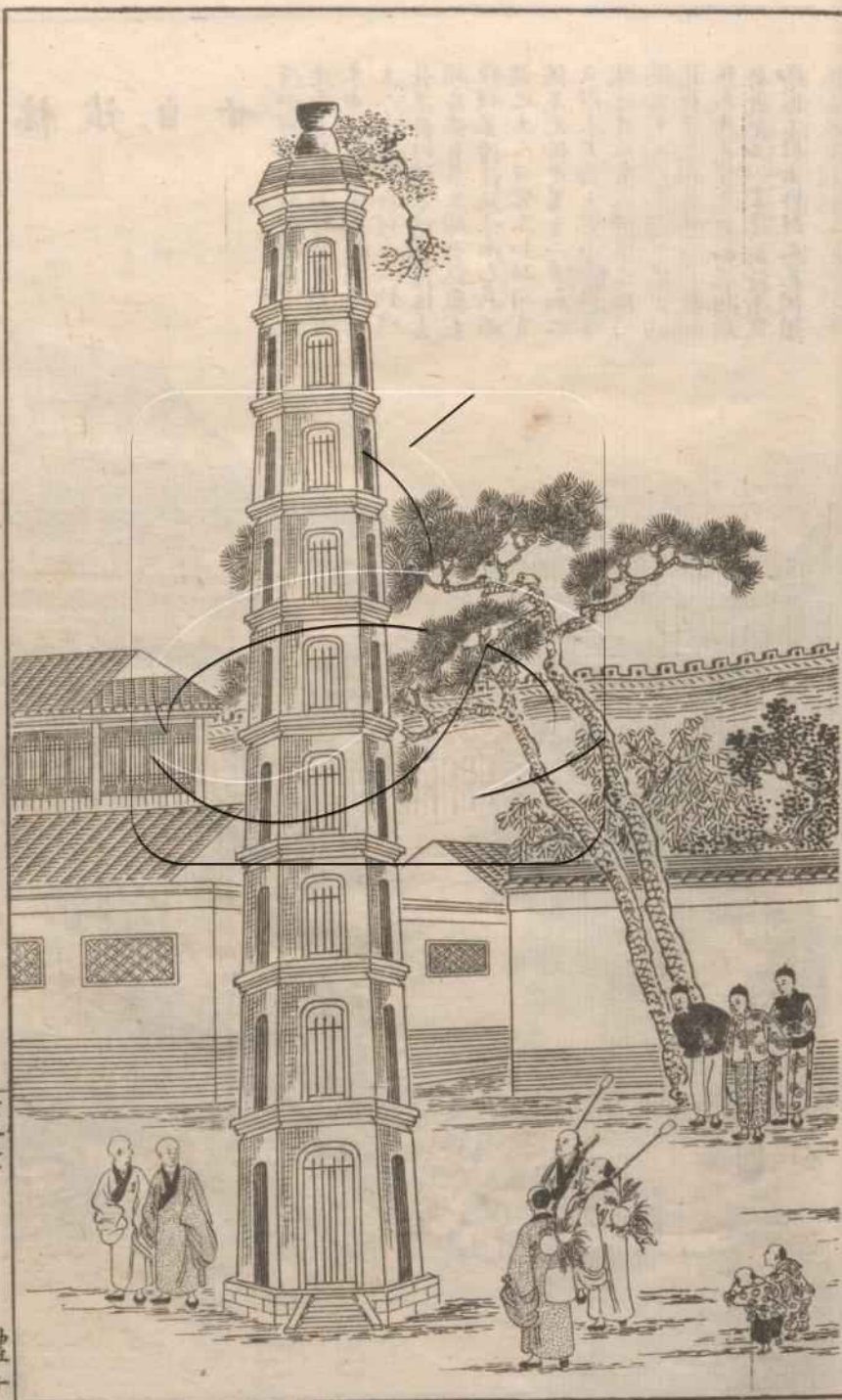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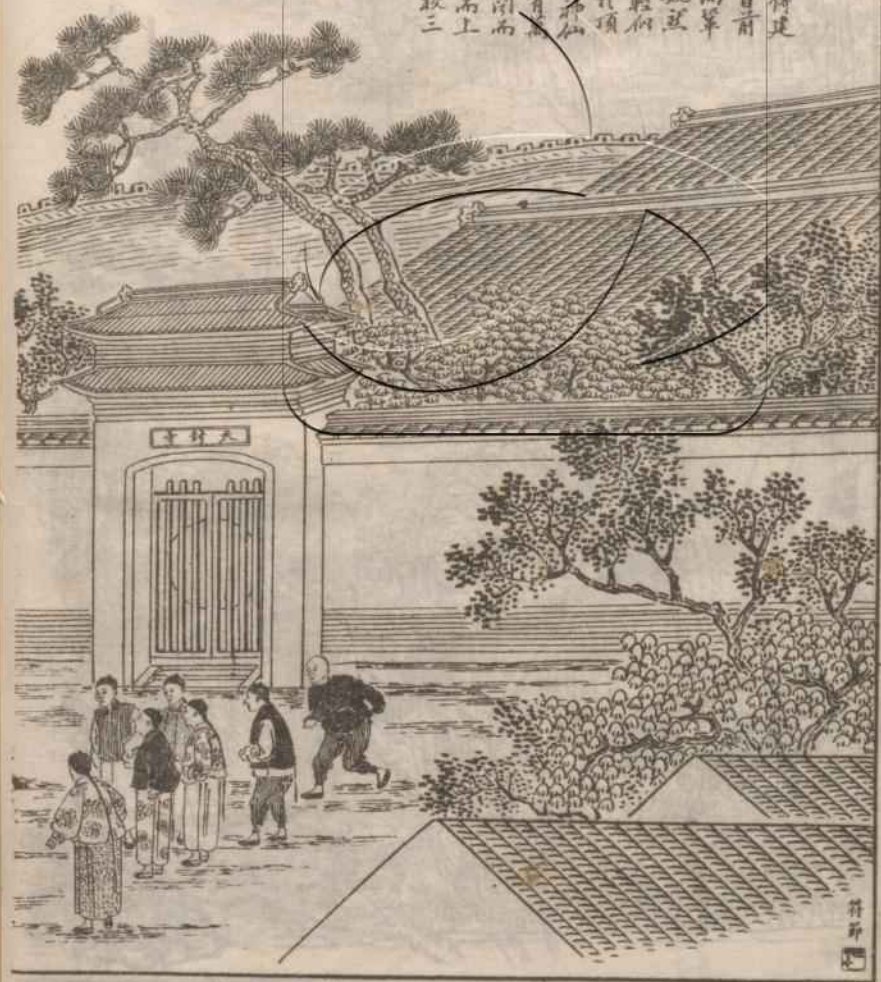
江西安義縣某街有一老姬年逾不惑早喪所天膝下僅餘一子以娛養其耕種為生克勤克儉數年未衣粗食親遺之無虞願姬性好善平居自奉務道儉嗇時或分其有餘即環黃冷雨時以濟人故其形槁而面者流咸受其惠如是者數年如一日也今春二月某日忽烈風雷雨天地昏晦鄉人相顧失色不知所為姬閉屋後倉風有聲降之恍如千軍萬馬乘勢而來驚駭之餘手足無措呼其子令往探視則見倉門大開儲穀粟已盈京坻之觀至境

白於姬以斛量之得穀千三百餘石爰以手加額向天禱告拜受所賜及天晴遂邀集眾鄰每家各贈穀一石除散去外尚餘數百石一時聞者皆謂為好善之報也果如所言上天擊觀之道母乃顯乎蓋若其有極鬼憑之象多益家以報私惠歟理成近矣



高不可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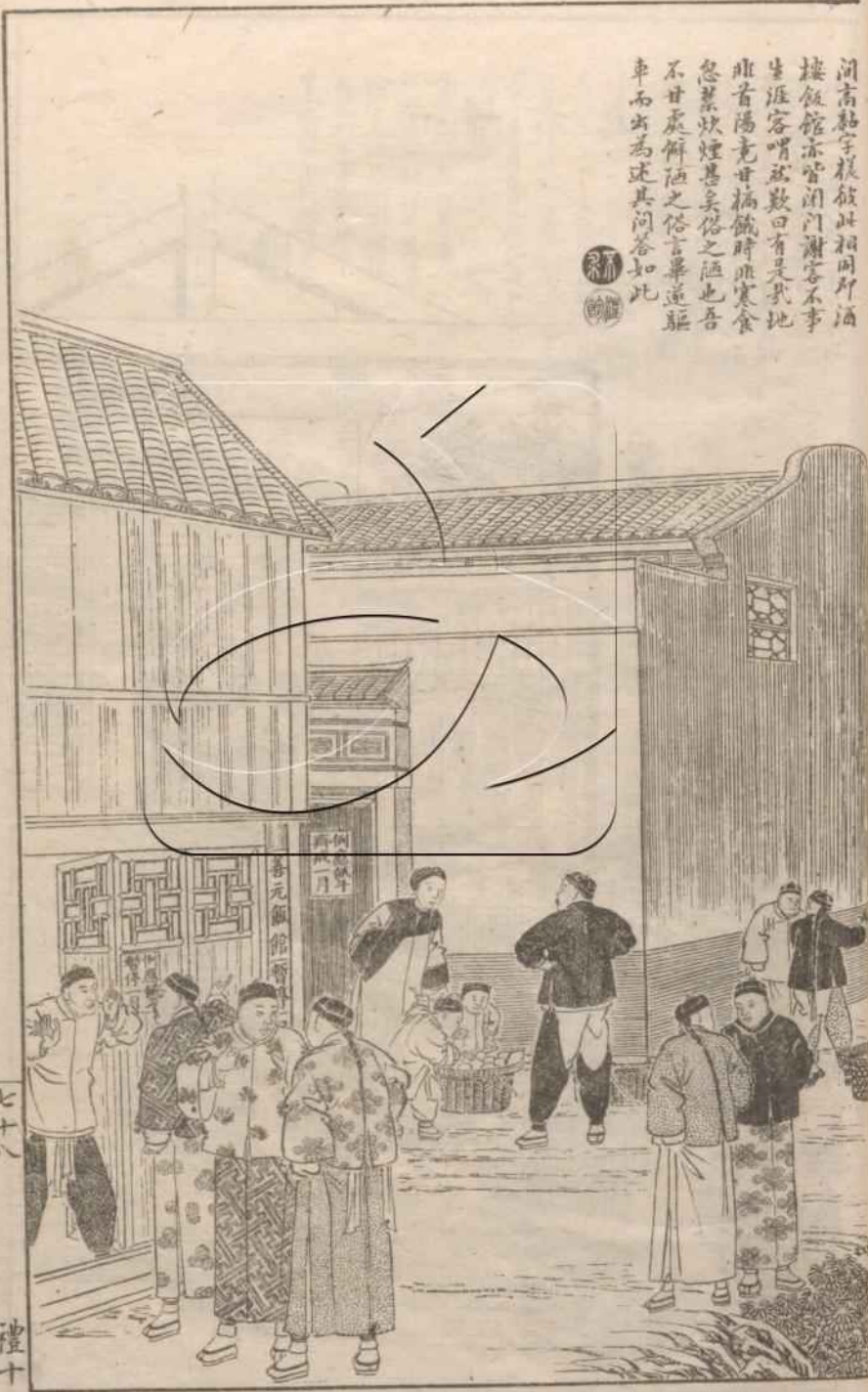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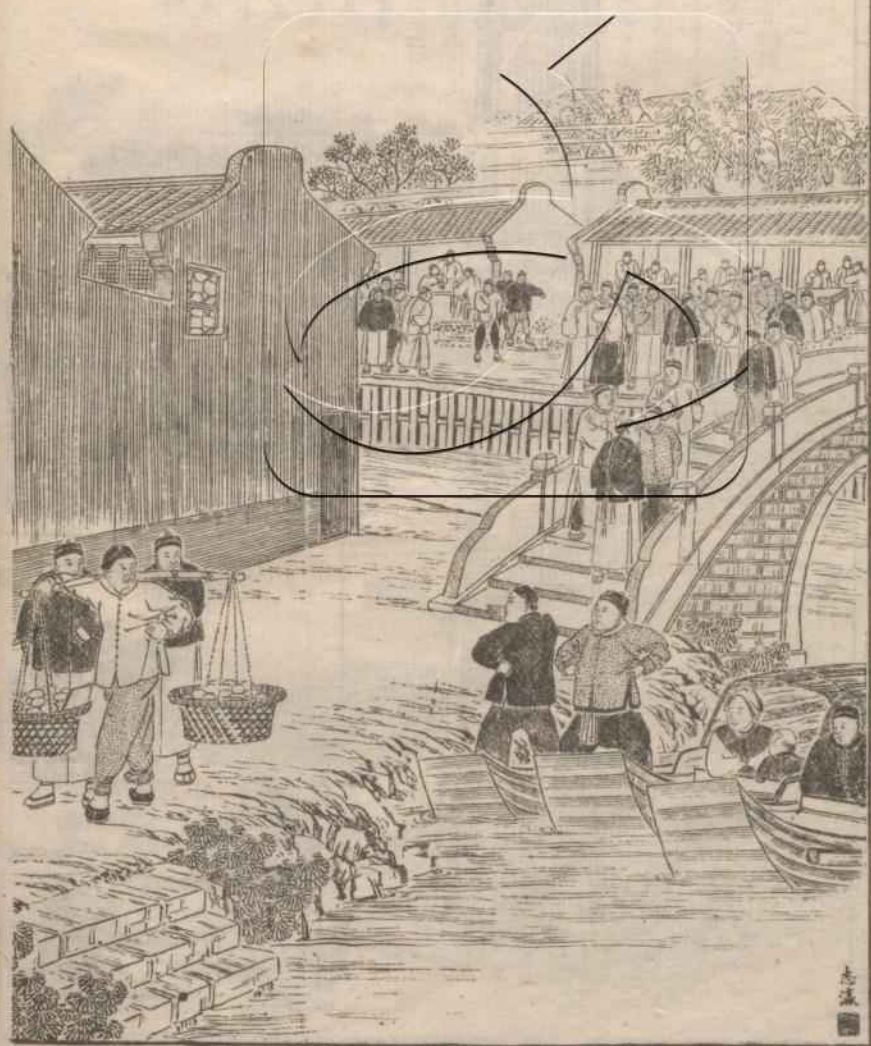
甯郡天封塔千尋壁立高聳雲霄相傳建
自前朝凡遇降煙香警登高而望如五日前
迄今數百年雖兩淋日火剝蝕良多而單
固之形依然未改蓋如普雲光殿之巍然
獨存焉嘗中法攝摩時有施阿舍者身軀似
燕足捷如孫逞其才能直登塔頂雖行頂
上之小如中人小如豆一時見者莫不稱
仙人無不嘖嘖稱異甚至尊者何視若有
人空卷之勢時守郡者為宗湘文太守而
臨之錫圭往擒而勢隔雲泥無送琴璜而上
乃命巡檢擊之阿久始懼緣牆而下而拔三
天治以登塔驚眾之罪此十年前事也
乃適未忽有髮梳小僧身披道服者
數人口操梵音肩所乘龍日繞塔行
行走口誦指書一若塔額必有靈
是異事可探作仙藥者其始左道者
人之流臣欺不誠被拖阿久一庸夫
耳猶能管茅造極皆是偏道道貌
者竟無軒、霞茅之概哉



稿 錢 自 甘

有好游客靴鞋帽影隨處流
連當杏花春雨時時遊歷至亞
東由地方采風問俗謂道謙
主人而居焉無何主人餉以
佳果飲以清泉情話纏綿意
頗忘倦自晨及晡一飽難求
惟願暑清涼風味而已兵而
詢之主人曰客亦知此間有
鐵年之俗乎蓋自二月初二
日以來不論去家小戶均淨
做一月不食人間煙火塵垢
腹之不足以承朝夕也則以
乾鮮果品所富饗珍習俗相
沿久而不變亦不知其何所
取義能必以米珠薪桂而然
也客不信出外視之見閩圃

閩音黏字樣彼此相問所酒
樓飯館亦皆閉門謝客不事
生涯客謂茲數日有是狀地
非首陽竟甘稿鐵時匪寒食
忽禁炊煙甚矣俗之陋也吾
不甘處解酒之俗言華道驅
車而出為述其問答如此



一婦六夫

古人有言人盡夫也此不過據
未嫁時言之耳否則惟姓女足
以例之耳其他如息夫人之恥
事二夫者比之皆足世無貞矩
其人安能一適再適多之益善
而無左右做人難之慮哉乃西



民心

誠風俗則有駭人聽聞者緣該
處男多女少不敷配匹往往一婦
可嫁六夫惟所有家務皆為婦人料理若
其為故手祝禱呼鴨皆惟婦所命所謂六
夫者其四夫則於伯姊兄弟間擇之其二
夫則由異族招贅而家人稱一婦子喜
喜無嫌妒也誠人身軀甚健惟婦人罕見
有生二子者想風俗如此日久將
有嗣後遺之之憂所食者大車蹄子
山羊麥及蔬菜而已每日食二
次渴飲粗茶其人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即漢商人
恆以洋布針線大柴煤
油布之活之為刺麻僧
云然則百里不同風千
里不同俗不此可見哉

○



元神

新吳江貢山布衣遊
黃山峰餉宮一碑
碑曰棚封厚紙



何元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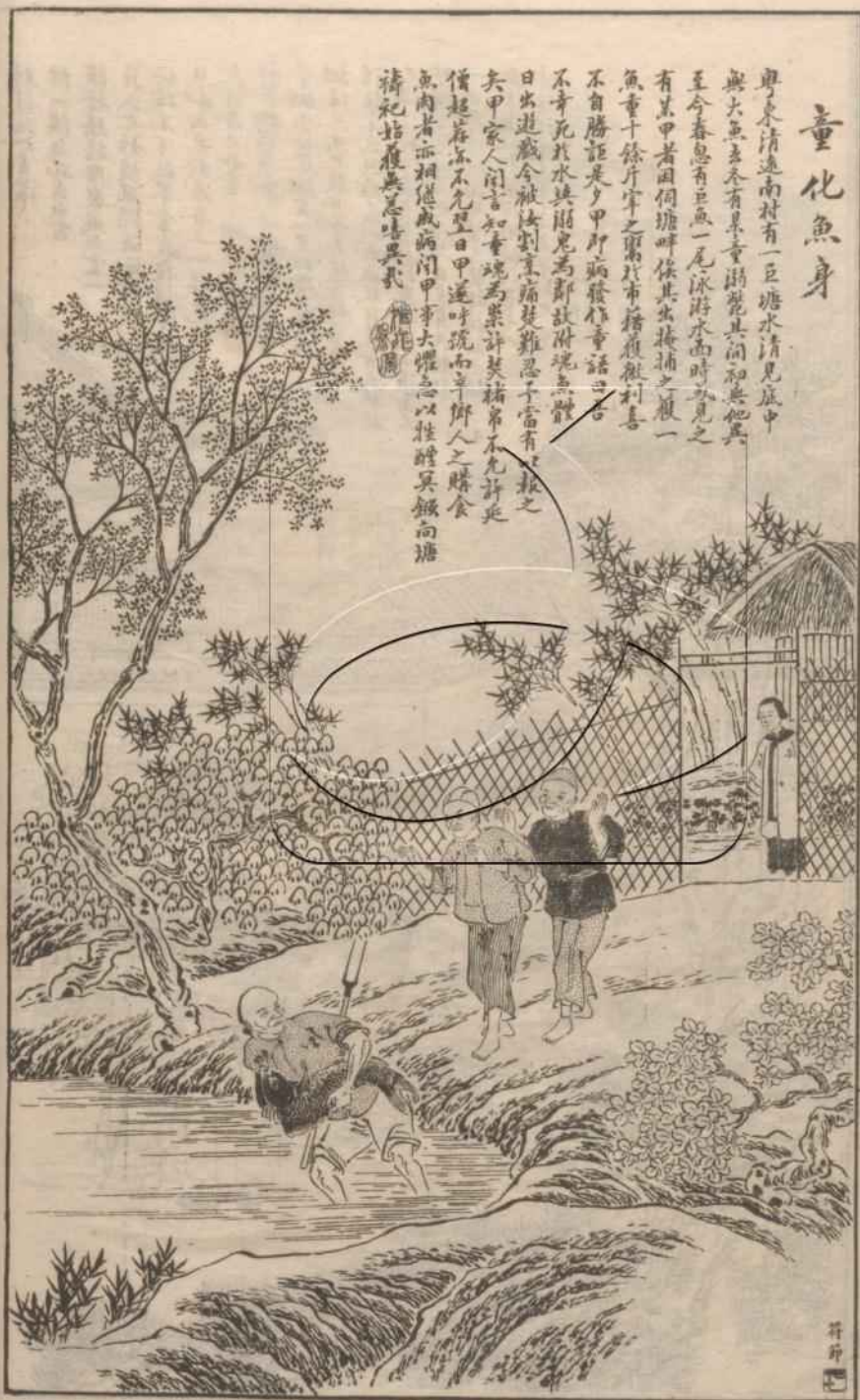
刺針孔即有濃
煙一縷自孔出由窗
隙徐騰騰際聚成白雲一
片久之始隨風飄去云所歷
仙蹟不可枚舉常夜宿僧寺晚
日初出見對屋脊上一嬰兒長
尺許眉目如畫手搦口先吸之僧曰
此茅棚諸真之元神也導至寺後有
茅棚十餘處棚坐一史姑斯如木石
棚結草為之數百年不壞有知者
謂徐宋末避難居此有無故自焚者為幼行
已滿道鏡可乘有息然朽腐者則由道金不
堅固生塵世若元神一日在身其軀殼
一日不壞也向非苦志莫得何能元神
取若此哉彼徐徐附佛門而身以
味經理誠為末者焉乎知之



八十
禮十

童化魚身

粵東清遠南村有一巨塘水清見底中
與大魚去冬有某童溺斃其間和他其
至今春忽有巨魚一尾泳游水面時見之
有某甲者因伺塘畔俟其出接捕之獲一
魚重十餘斤宰之爾其市播獲微利喜
不自勝詎是夕甲即病發作重語言
不身死於水其朋友為鄰故附塊置體
日出遊藏令被法刺烹痛楚難忍子當有
夫甲家人聞言知童魂為祟許焚楮幣不允許延
僧超度亦不允翌日甲遂呼號而卒鄰人之購食
魚肉者亦相繼成病聞甲事大懼急以牲醴吳飯而塘
禱祀始獲無恙嗚呼異哉



更新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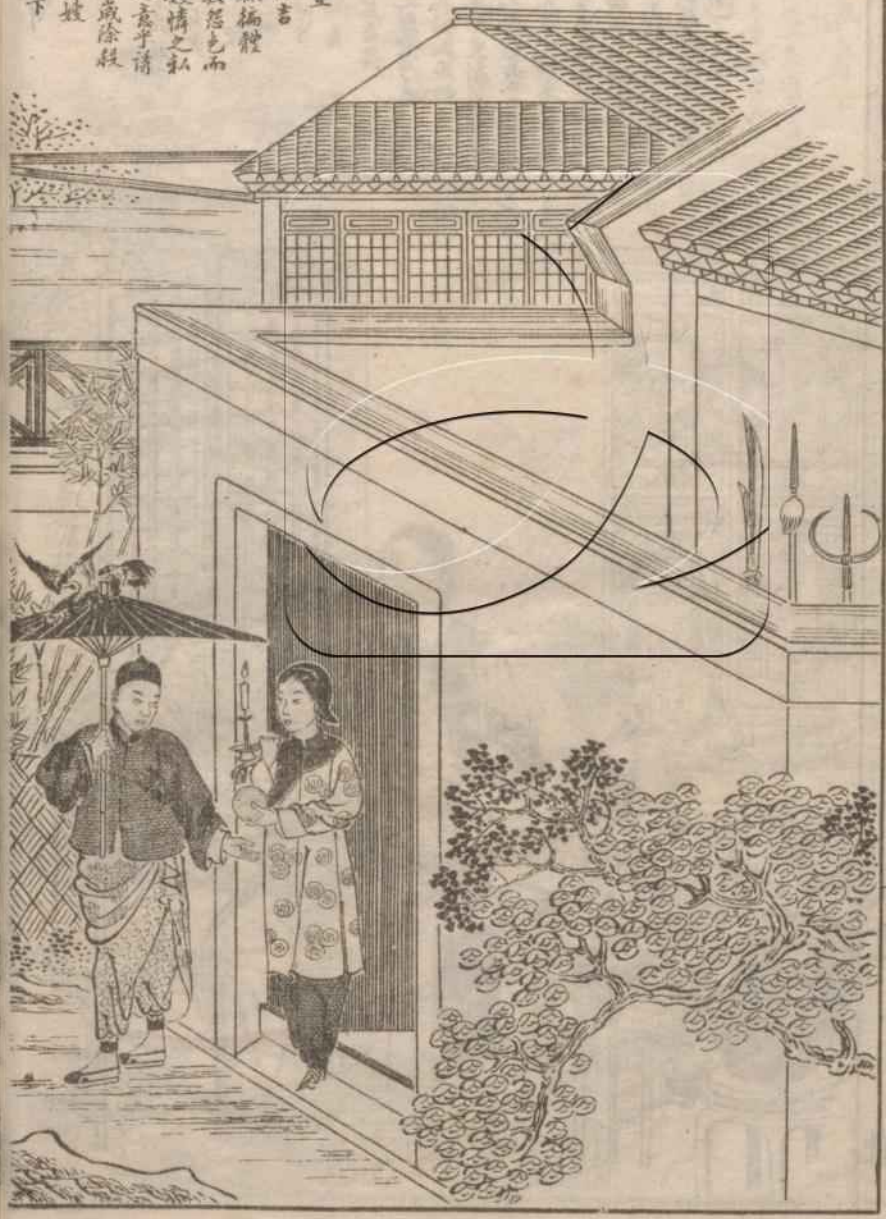
舊

粵東新會人某生品端學
粹鄉里稱賢一日有少
婦以夫士氣未解問更
新其守舊孰佳生疑
婦有異志漫應之曰守
舊則吉更新則凶婦去
生以曲金名其詞生自誇
於人有某甲者聞之駭然曰先
生誤矣是處風俗凡婦人不歸夫
家曰守舊道夫而度曰更新此婦若
聽先生之言其背夫也必矣生曰如
夫言深悔之未幾有一婦亦以夫
語相示其問如前生乃告之曰更新
大吉婦歸送之果驗蓋此婦以夫病
未愈易醫調治意不能決問生言平
服其藥而病竟瘳甚矣夫言之不
可不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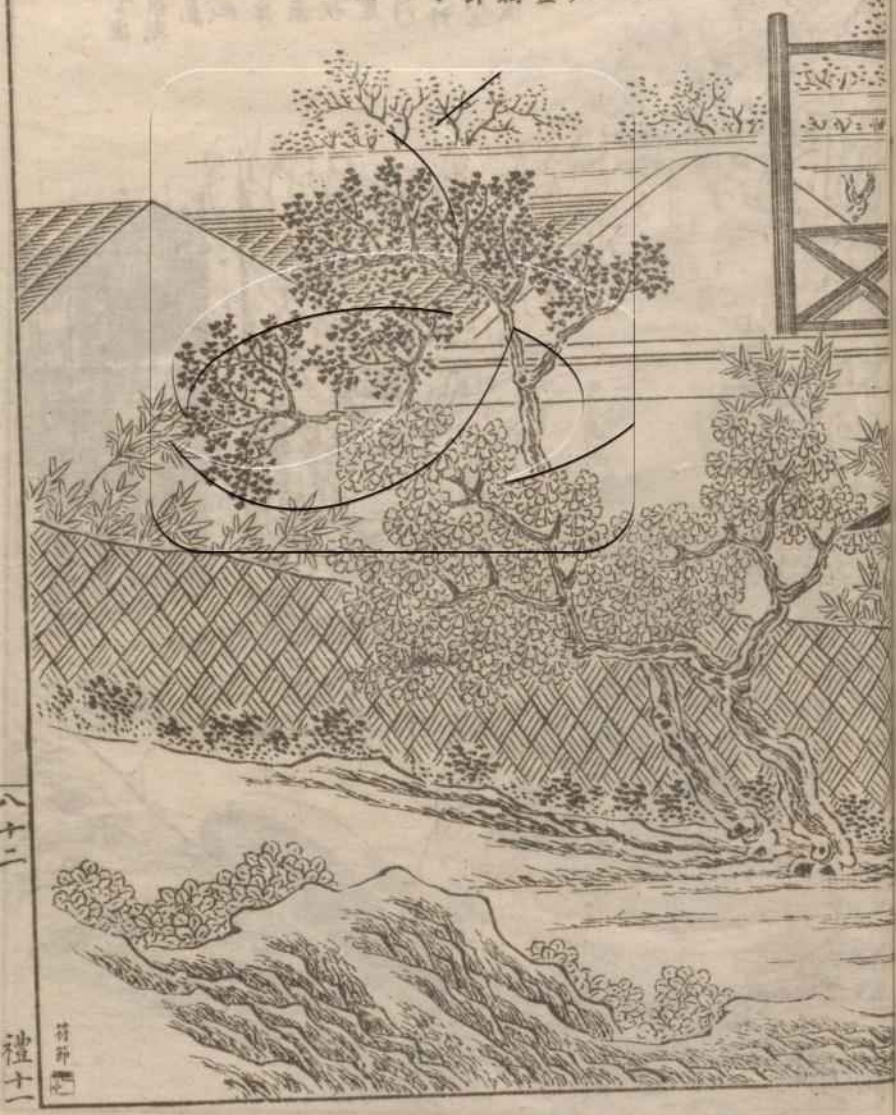


以術制術

保定某中江
湖青解者沈
也其女定兒
貌美性精富
戶張翁子見
而悅之求為妻
不遂乃設法相隨
馬姓父得善計擊互
家張欲就從之既許吉
成禮每欲共女柳極極體
痛莫不可言月餘無怨色而
情好彌篤定兒之禮情之私
語之曰若知吾翁之意乎請
子承兒真為婿倘於歲除殺
人祀神張族極求殺姓
曰無難但密陰睡榻下



臂及枕中針即可無憂
定兒既委身於君故自
有以脫子禍也張如其
教無水極歡定兒歎曰身
已為君當隨君去乃得歸
命項校張之迷行戒勿回顧
洞鴉號聲則難避時也妻即隨
來君勿念又出一紅練令懷之
張狂奔百餘里鴉鳴去命則鴉
首已失抵家懷中練忽墜地盤
旋騰擲割中兮定兒躍出屬
曰我父明日必來迫宜預為計
乃脫裙衫噫指血書符於上令
張持至路歧懸之仗著以俟父
果探月星見女亦痛哭持去遂
偕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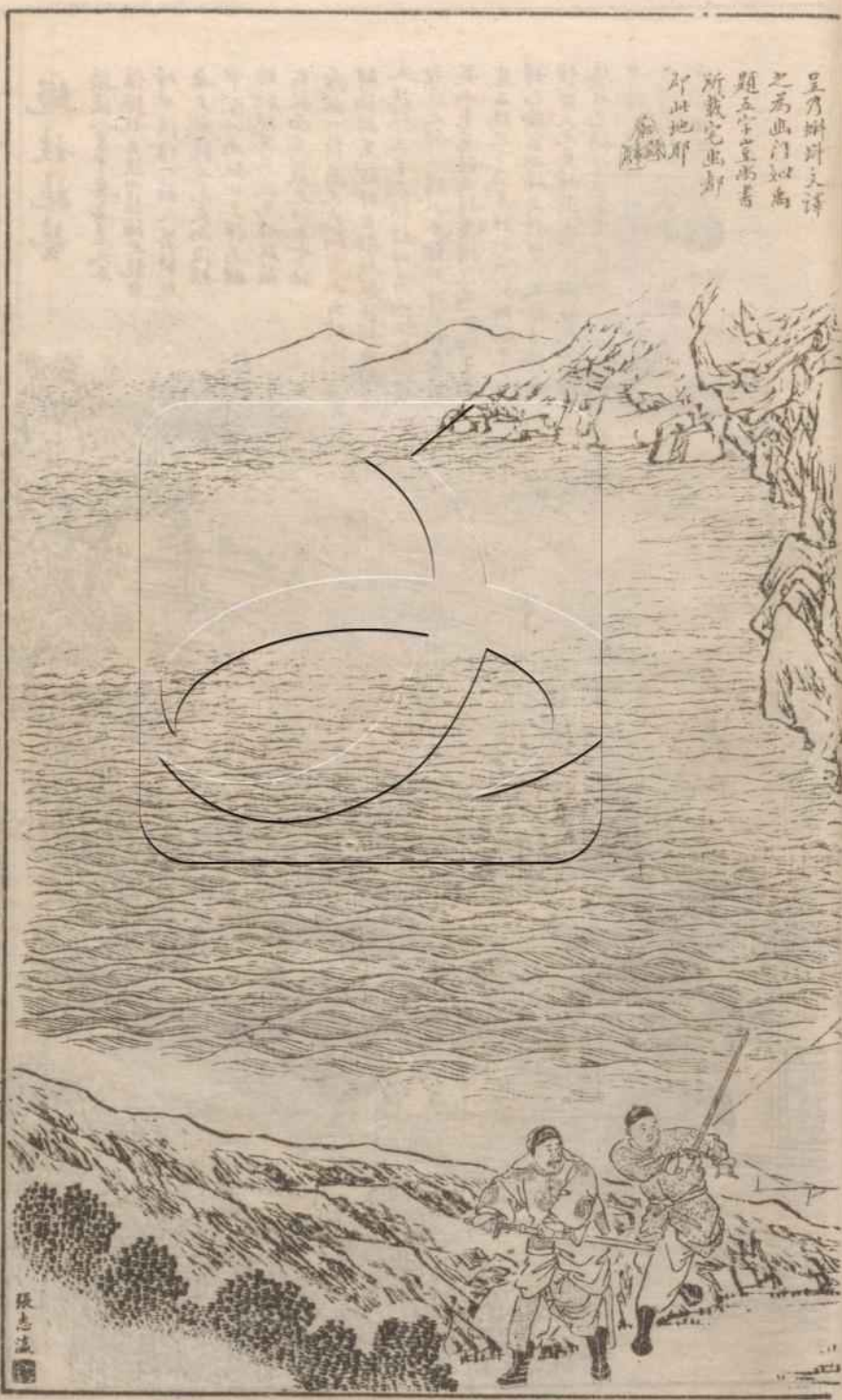
北海奇觀

嘗觀侍衛哈達翁北海記言康熙時命往窺北海俄道俄領斯北行歷數十驛至一新落氣候嚴冷呼北海所至因留其地數月臨行其商脫身上衣表厚衣之以羊革蒙面運明脫全無派部人導程日食乾脯夜即伏脫背臥歷數十昏曉始抵其處遠見門高數百丈寬百餘丈門外積冰中方罅皆長丈餘每罅一隙一夜又甚面赤髮絲可怖門上大字字二小字字三罅屋不可識以刀割牛皮誌其點畫藏於懷門內深黑洞水聲如雷方奔諦視在穴作欲躍出相攬狀其背黏連針釘不能脫翻滾上岸其行甚速脫驟忘坤既至則估往之部人已凍斃五六矣遂別其商行二年餘始回京以所刻牛羊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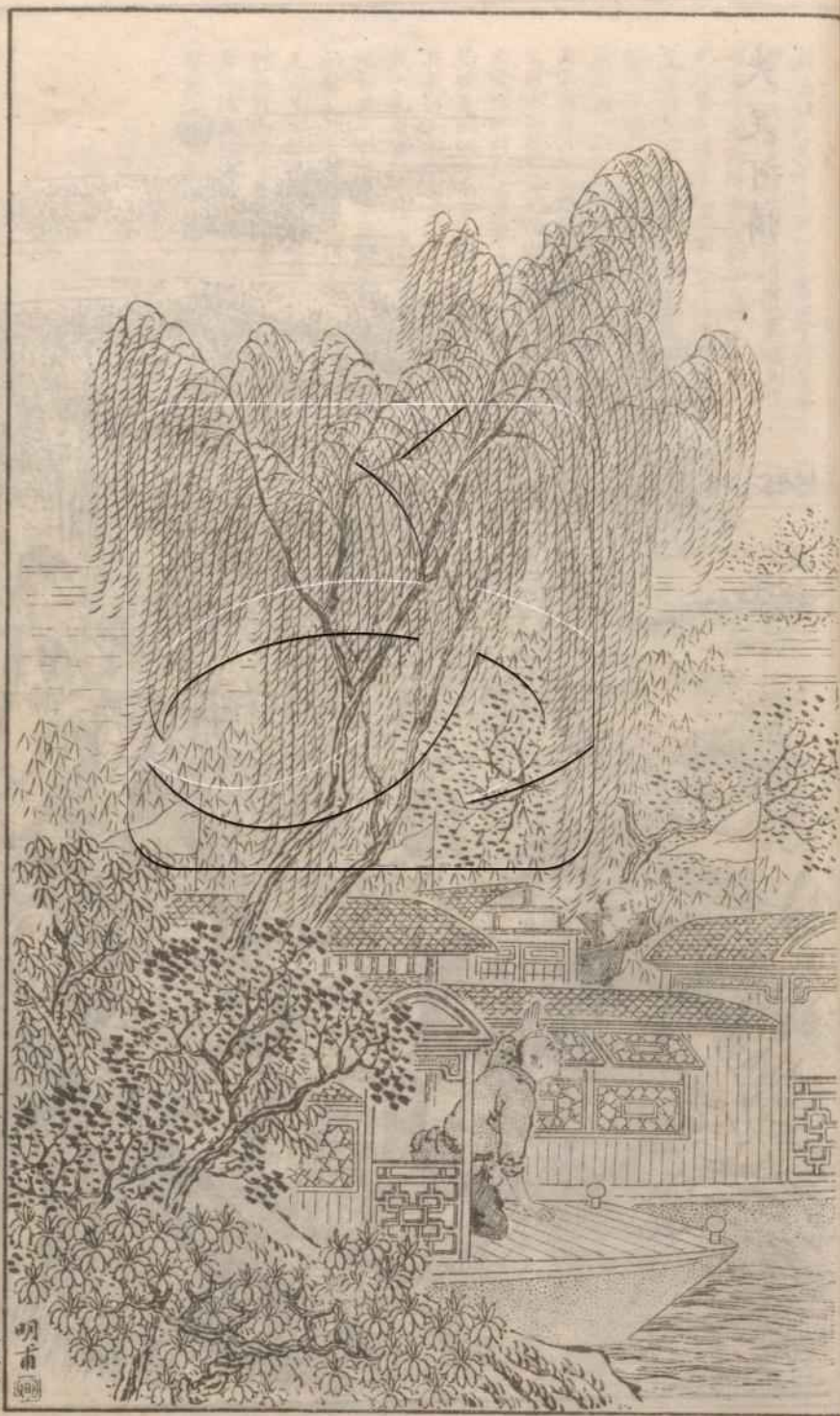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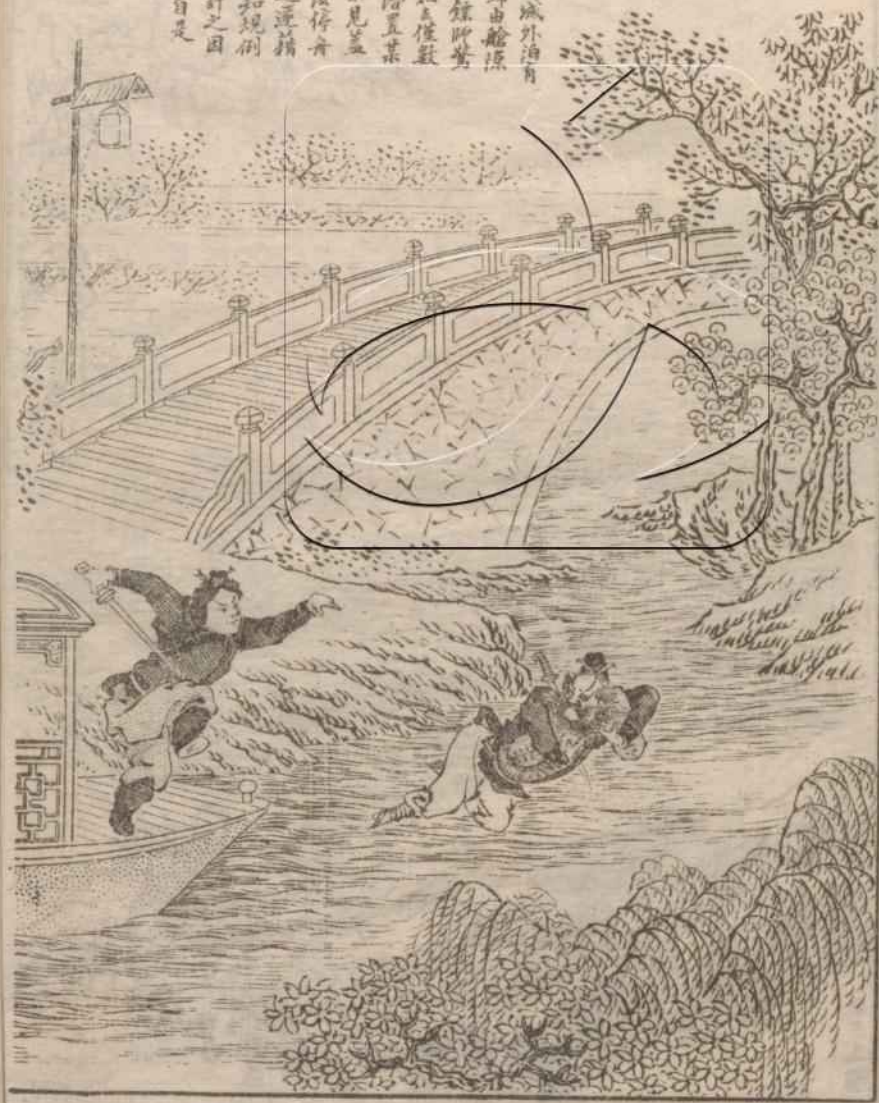
呈乃喇汗之譯
之為曲門如高
題五字宜尚書
所載完出都
即此地耶

蘇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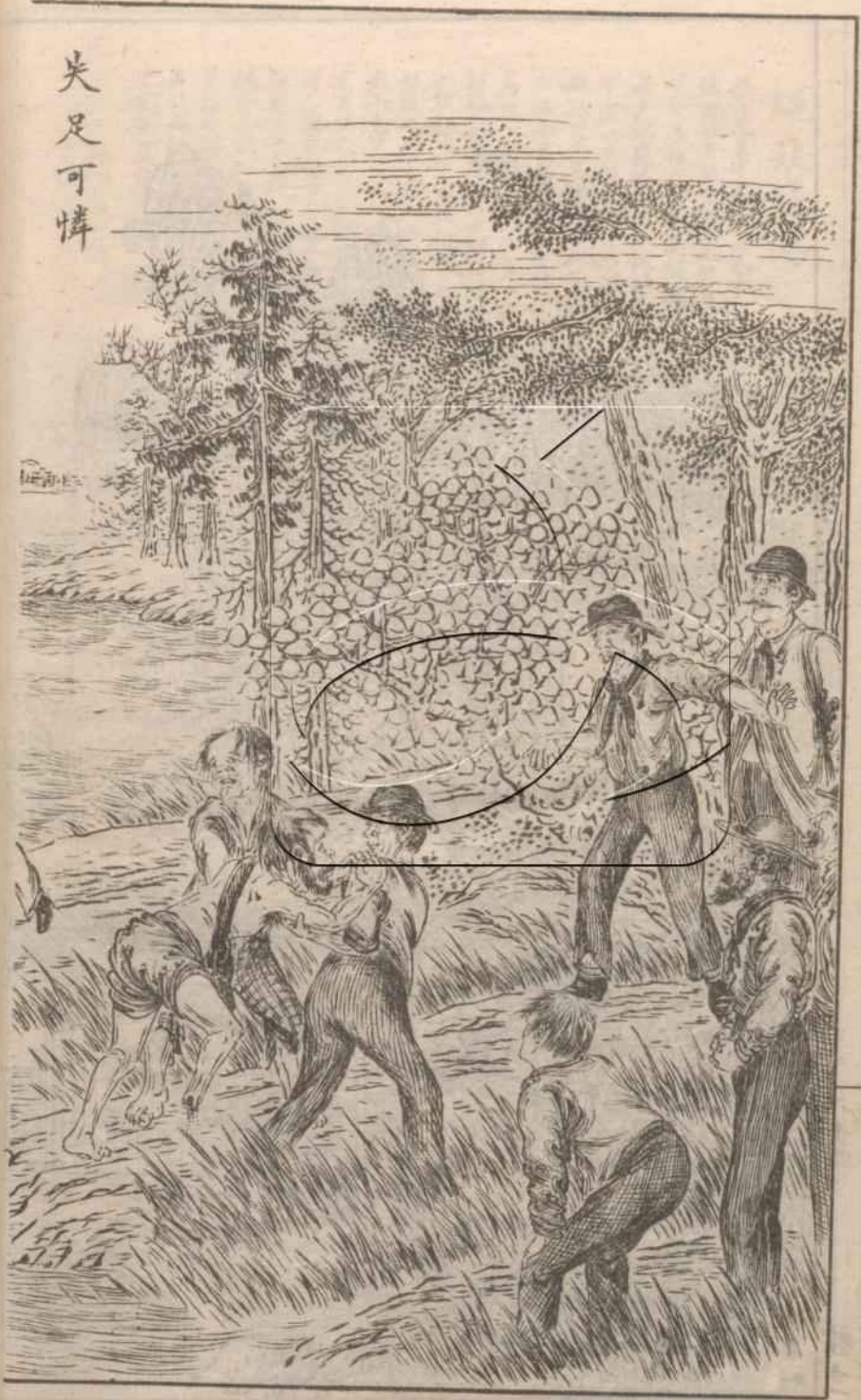


繩技絕藝

梁溪人某甲娶妻某氏本
係施有扶山越海之能自
婦中後惟一箱人莫能啟
每夕就寢必先夫而後婦
甲深以為疑一夕伴為酣
睡欲視其異詎見婦啟箱
出飯而具戴之短衣香袖
居其一積肩大穴隨窗而出時城外泊有
解船船某錄時主船頭假寐婦由船頭
入提銀三千兩拍錄時肩而逆錄時驚
起追之婦一躍入水錄時從之相逐僅數
武而克吳能及婦處擄錄時為某潛置某
處石橋之下乃身輕如燕婦瞬不見蓋
婦已踰窗而婦矣錄時自夫臥後停舟
偵察久之見婦漸來於水滿疑之遂請
瑞求見詢以前事婦曰吾之夫不知規例
予錄時願歲以六百金為壽婦許之因
告以藏錄之處錄時如數酬之自是
甲家無慮備之



失足可憐



新嘉坡人某甲生有一子愛若掌珠年甫
 舞勺隨尊兒嬉戲浴於河濱空處雖無
 坐甲子痛極聲嘶指脚謂已遺若沒岸
 兒大驚遠呼告之甲家父母滿子情切
 望洋揮淚臨眺而增警報此仇為子雷
 恨乃不惜厚幣賂持拉油人某已莫
 揣其術以殺之已雖具有神通不甚廣
 夫不自量乃遂披髮仗劍口中喃喃
 咒涉水而行欲除惡孽詎料數武忽
 大聲叫救時觀者甚眾急援以手得
 登彼岸則沉吟痛楚已如一足之靈
 矣敢請而問之已言水中有大魚
 無一尾聲執詢之狂嗷子足遂
 被啣其一以去言畢號咷而哭
 聞者笑之念曰此真可謂一失
 足成千古恨矣嗚呼世之驚
 怪無往而得思歎醒當場
 者亦復無限可不引以為
 鑒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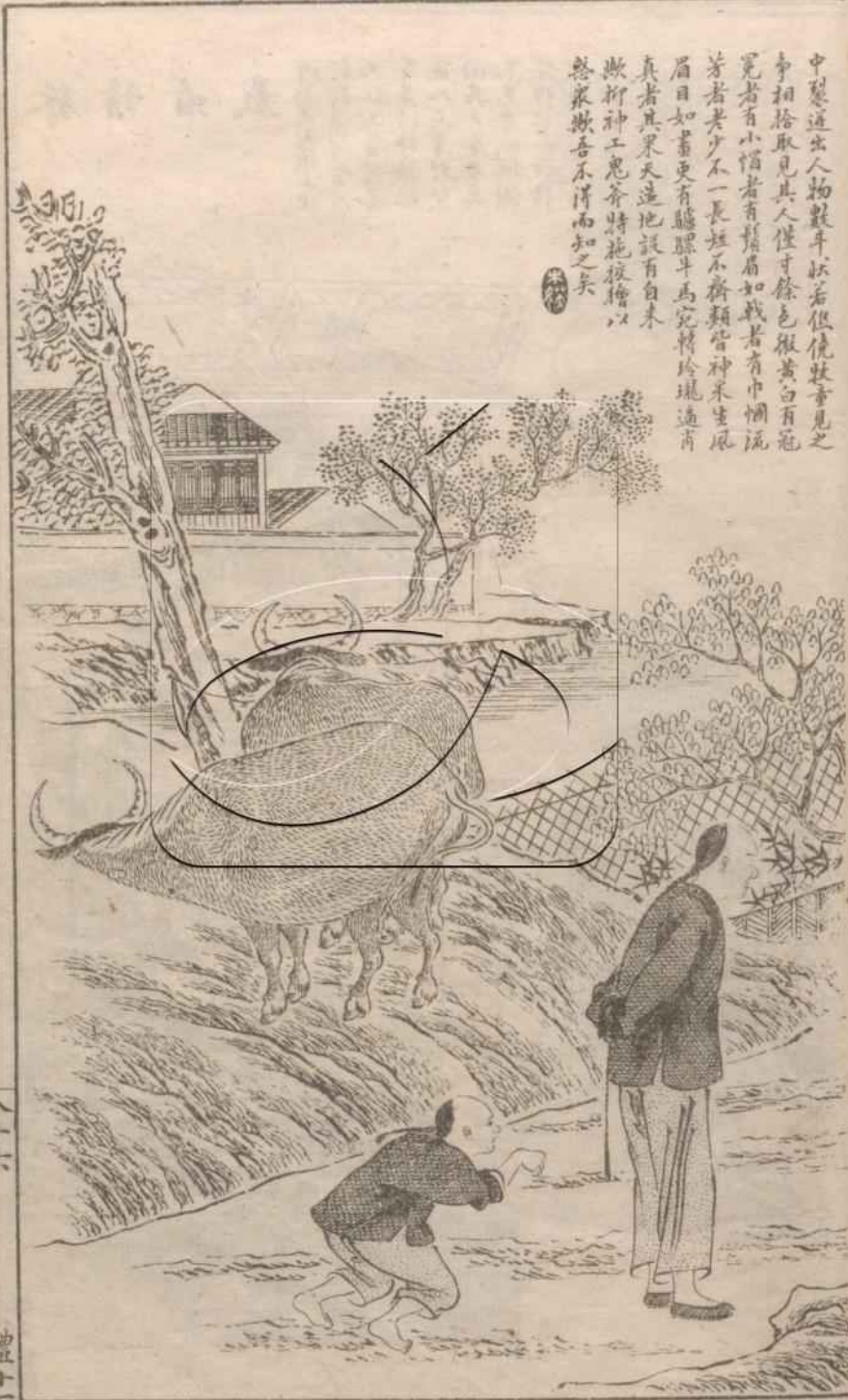


物 樹生人

人秉父母之氣而生物因水土之
交而孕各因其類變化無窮原
不假乎人力也他若書士有說
施之巧雕工有刻畫之能為
人為物不能與造化生境然
誠實可謂以人巧而奪天工矣
從來有歲射惟肖斧鑿無
痕竟如飛將軍之漫天而降者
有之自山東平原縣姑蘇處當南北
道其道旁有柳數株大可合抱一日樹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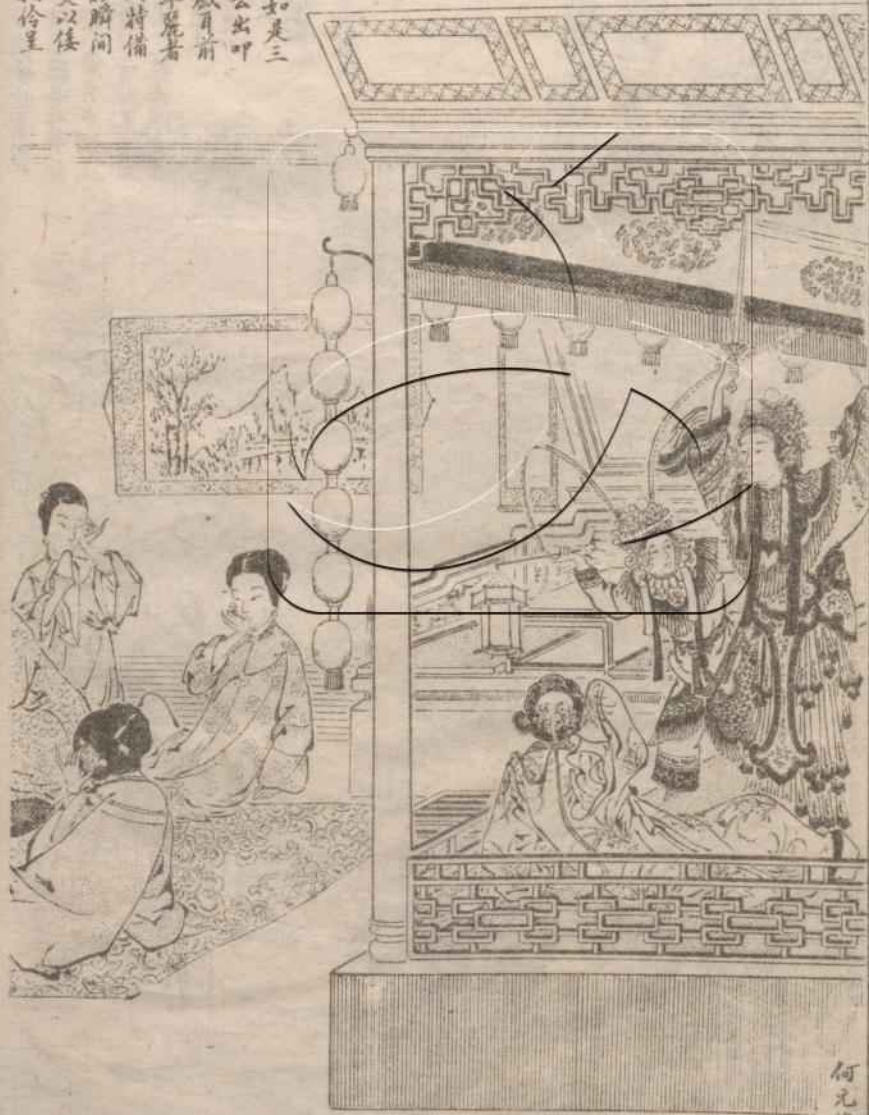


中裂道出人物數年以若假使數年見之
爭相拾取見其人僅寸餘色微黃白有冠
冕者有小帽者有鬚眉如戟者有中懶流
芳者老少不一長短不齊類皆神采生風
眉目如畫更有騰躍牛馬宛轉玲瓏通青
真者真果天造地設有白木
嫩柳神工鬼斧特施授繪以
懸眾歎吾不詳而知之矣



狐請看戲

河南蘭儀工次
行館備河督防
汛駐工暫營昔
有某河神按臨
甫入工房即堅
閉其戶各屬
未見者一概謝
絕惟留一僕侍
起居飲饌不屏不道如是三
日諸河負其測其故公出呼
問公笑曰狐仙請看戲月前
日甫入門有白鬚叟率麗者
六人叩頭曰知公將到特備
梨園一軒伏乞龍光轉瞬間
戲臺已設酒筵甚豐叟以佳
凡平諸麗者席地坐而伶呈



何元復

戲目抄演登場開日宛結如
生曲白之妙有絕俗伶所能
者叟殷勤酒釀者以次行
觸叟曰皆息女也公慈誼諒
甚樂戲至八齣叟起敬曰公
倦矣盍少休遂入房就榻憩
臥入夜燈戲尤麗魚龍曼舞
目所未親連觀三日並忘其
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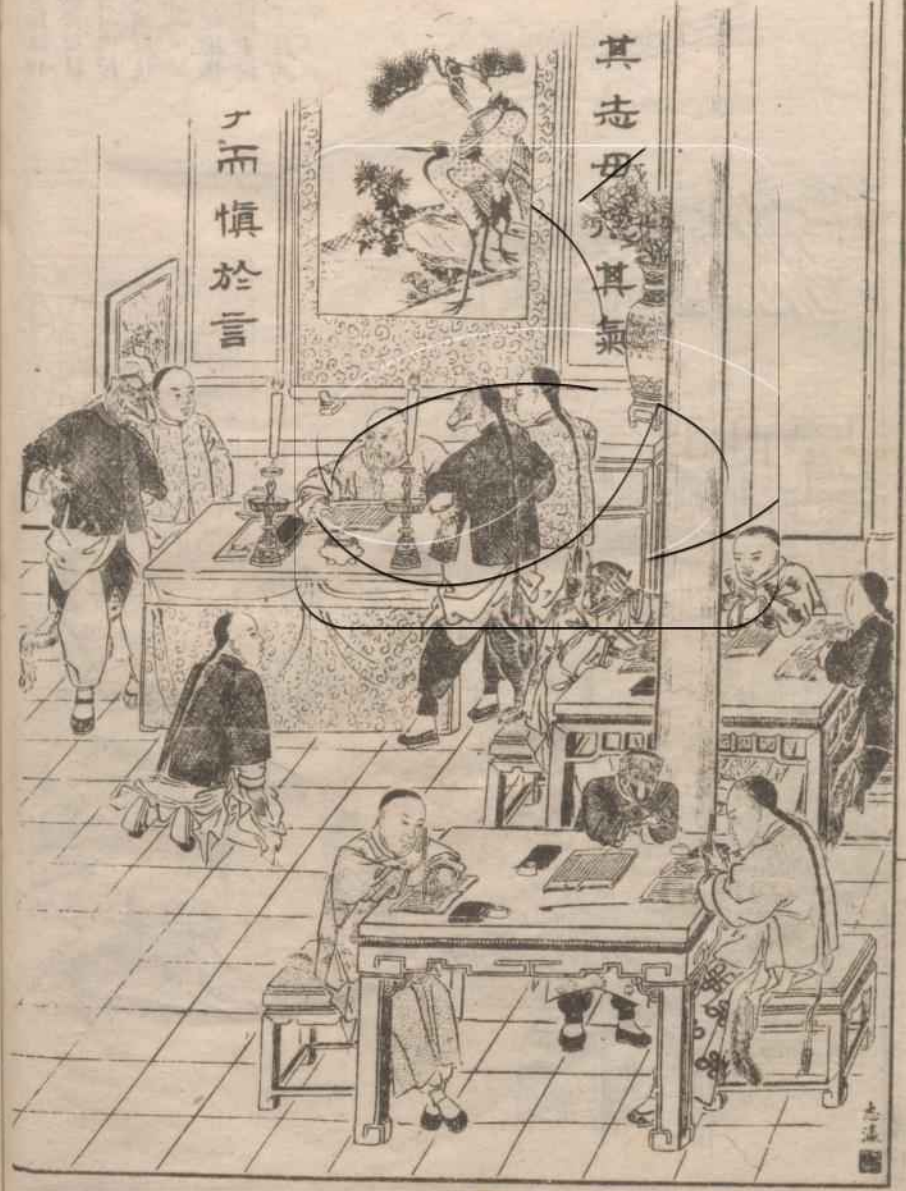


考 試 異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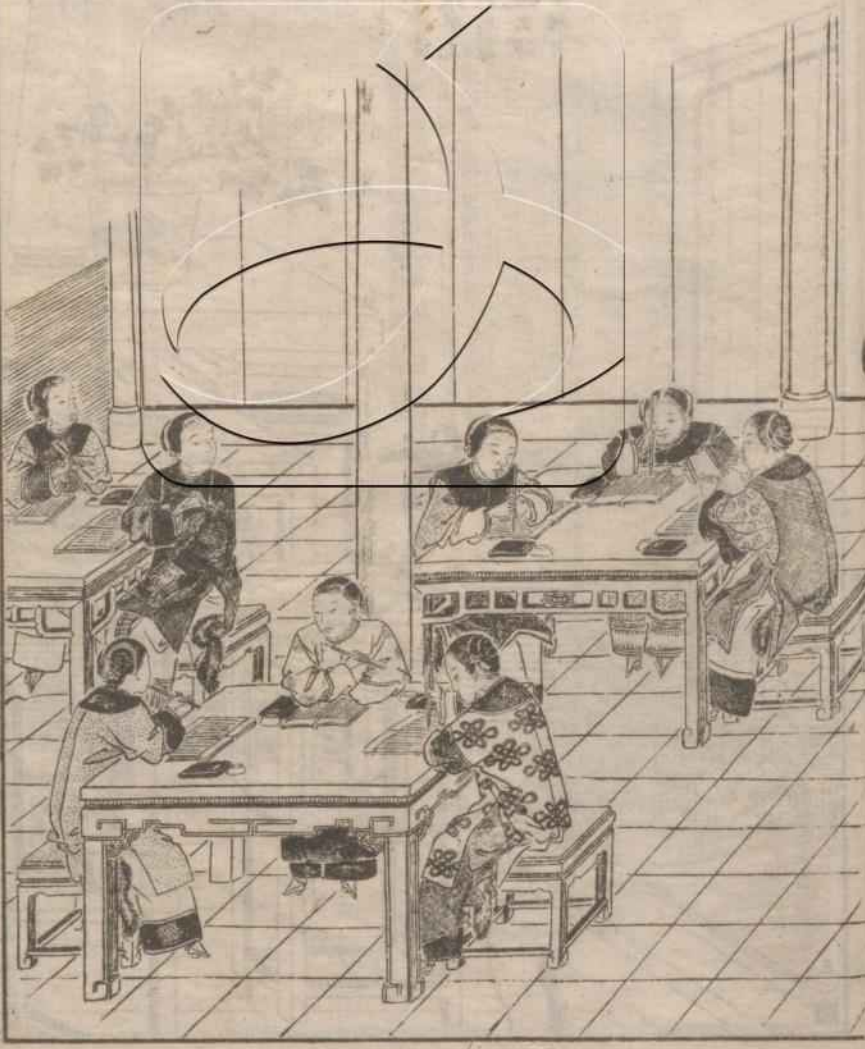
士子探解
為大入場
應試一榜
甫得入皆
稱之曰生
員生員者
秀才之通
稱也而乃
有不盡度者
閱之某君言昔年
遇一老樵負薪為前
上科生員因問之曰仙
尚考試耶且生員何又
論科分曰泰山嶽之每
六十年集天下諸縣考

其志毋忘其氣

而慎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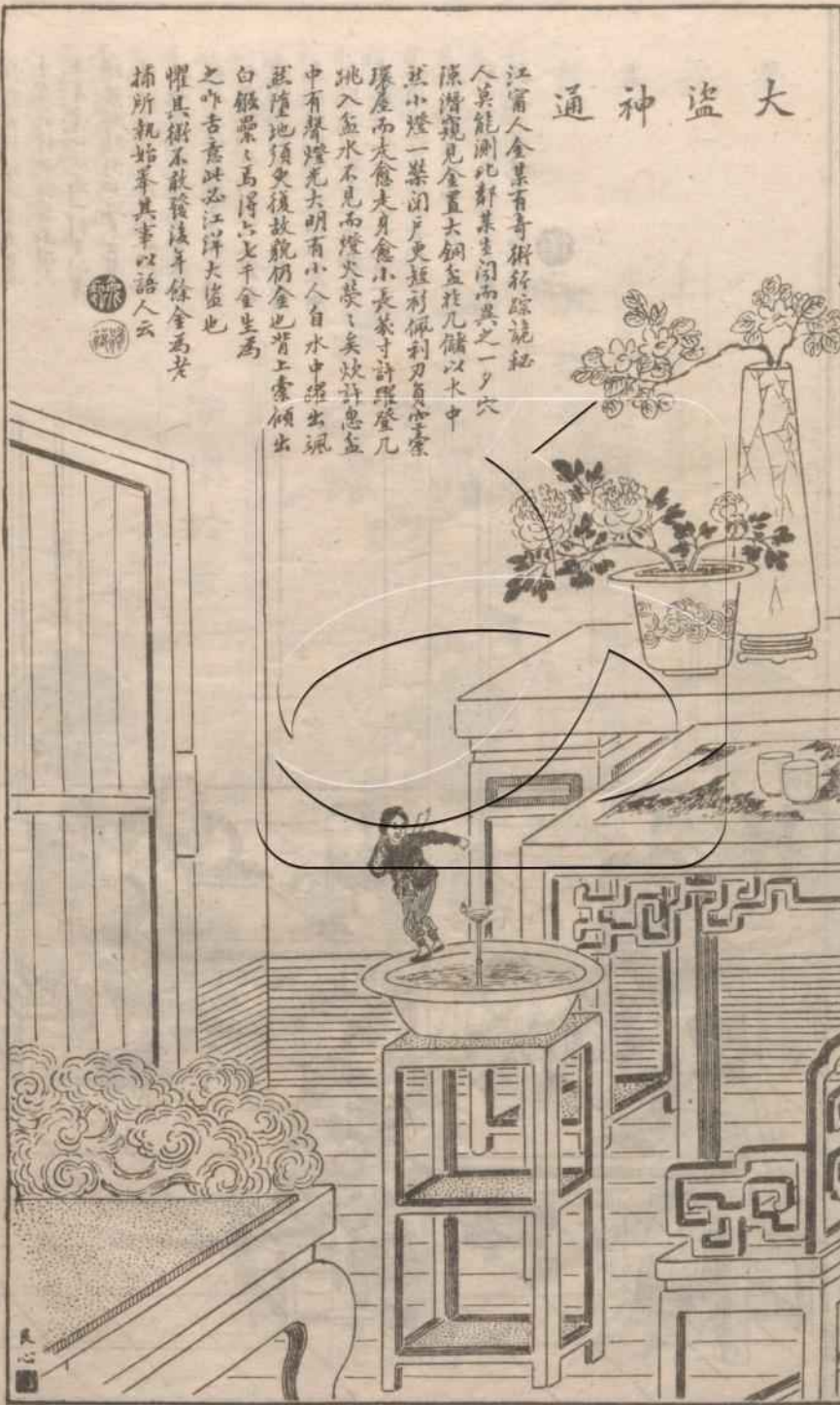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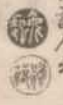


試擇文理優通者為生員
生員許修仙錄皆不准上
十年考一次為一科自開考
時若何情形曰近來士習日
壞賄通開身借人拔刀往
往而看仙家則不然當其命
題作文揮毫洒墨雖亦共
人無殊而伏案沉吟不敢搖
頭搖尾也正襟危坐不敢露
尾藏頭也人而歎心不敢朋
衣冠之列也毛筆皮相不敢
監康士之名也且必花中一用
始開一科苟無考者相先不能
應試更無能為生員此生員之
所以可貴也彼詩書其說禽
獸其心者視吾輩為何如



大盜神通

江甯人金某有奇術能踪詭秘人莫能測此軒某生開而異之一夕穴隙潛窺見金置大銅盆於几儲以水中然小燈一葉閉戶更短利佩利刀自窗索隱處而夫愈走身愈小長葉寸許燈登几跳入盆水不見而燈火焚矣歎許思盆中有聲燈光大明有小人自水中躍出視其墮地須臾復故貌仍金也背上索傾出白銀葉一萬得七千金生為之咋舌意此必江洋大盜也懼其術不敢發後年餘金為吏捕所執始舉其事以語人云



石異

南高某中好遊山水曾於途中得一石品甚清激噴噴可觀定愛之携歸置諸空處一結購而置中已滿注清泉殊怪事予所為固易易他物然之江水片刻又如流噴噴水而東矣中大奇之方共二三已疑乎孽不使訪彼此物觀之原偶一文石清於地決時時見中有大瓶二瓶雖而不合於形制皆為異也口稱有金某說者謂此石不遠誠實中合身自注其廣有倍日之奇而山不絕先金使為石異其苦中百數存斯就而君子情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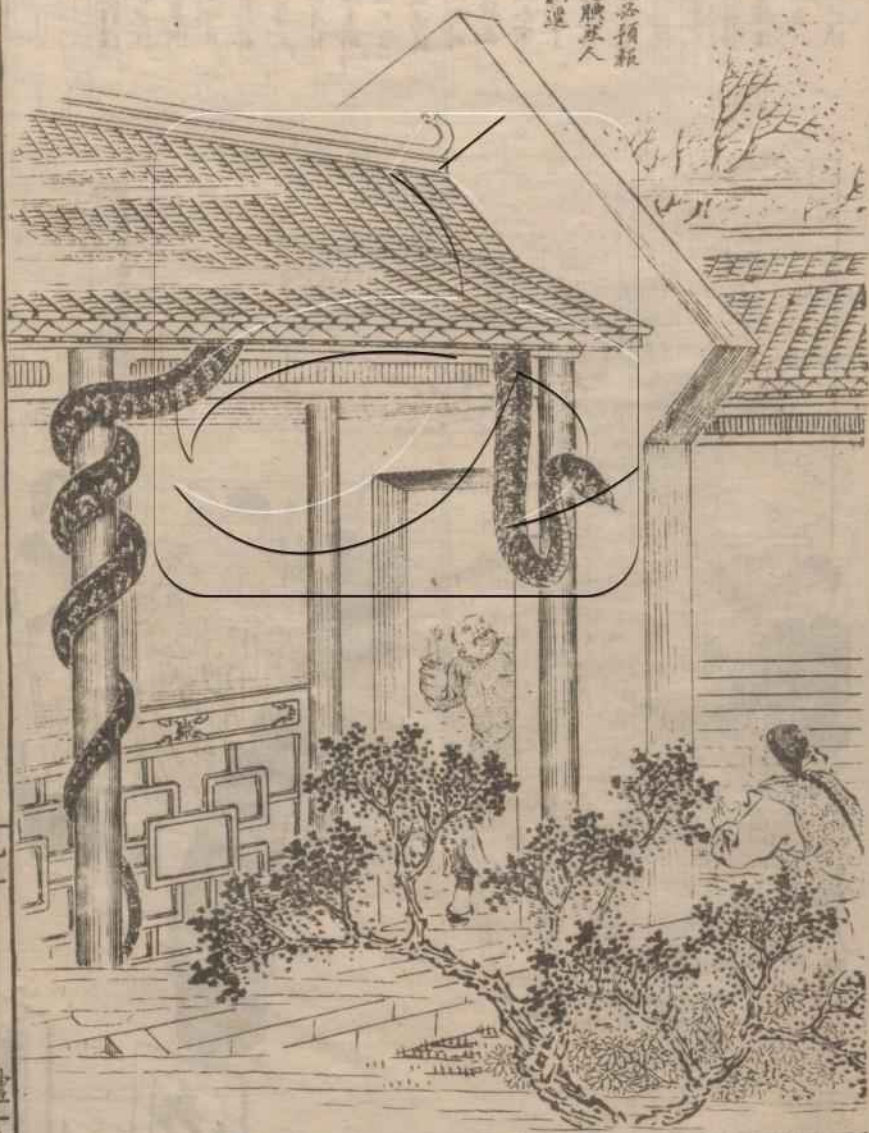


蟻能前知

桂林泉著
相傳有一異
像署衙衙城
墮且近常山
率近之流像早
濕而流長弗顧
之無害也署之官
廳富後植芭蕉數本
唯假山極崎嶇山足土
洞口圓如井大僅如盂
賦之似不甚深瑛以土旋致
中有巨蟻為之穴蟻身作黃
金色項有肉角寸許色版紅粗
如插長十餘丈居恆不甚出凡
官有違權信必預自掘淺出峨
峨雖聽事中日暇視人然絕



無暇人喜投遠巡例
自攝下沒出三日官
果速其誠驗如此第
攝後復歷歷皆木柱無
隙不知其從何出入也
顧身已蟻夫猶如輪轉
恐致害謀遠官有當速必預報
鶴喜似有衛主之心較之騰人
而引兒以扶主者不亦相遠
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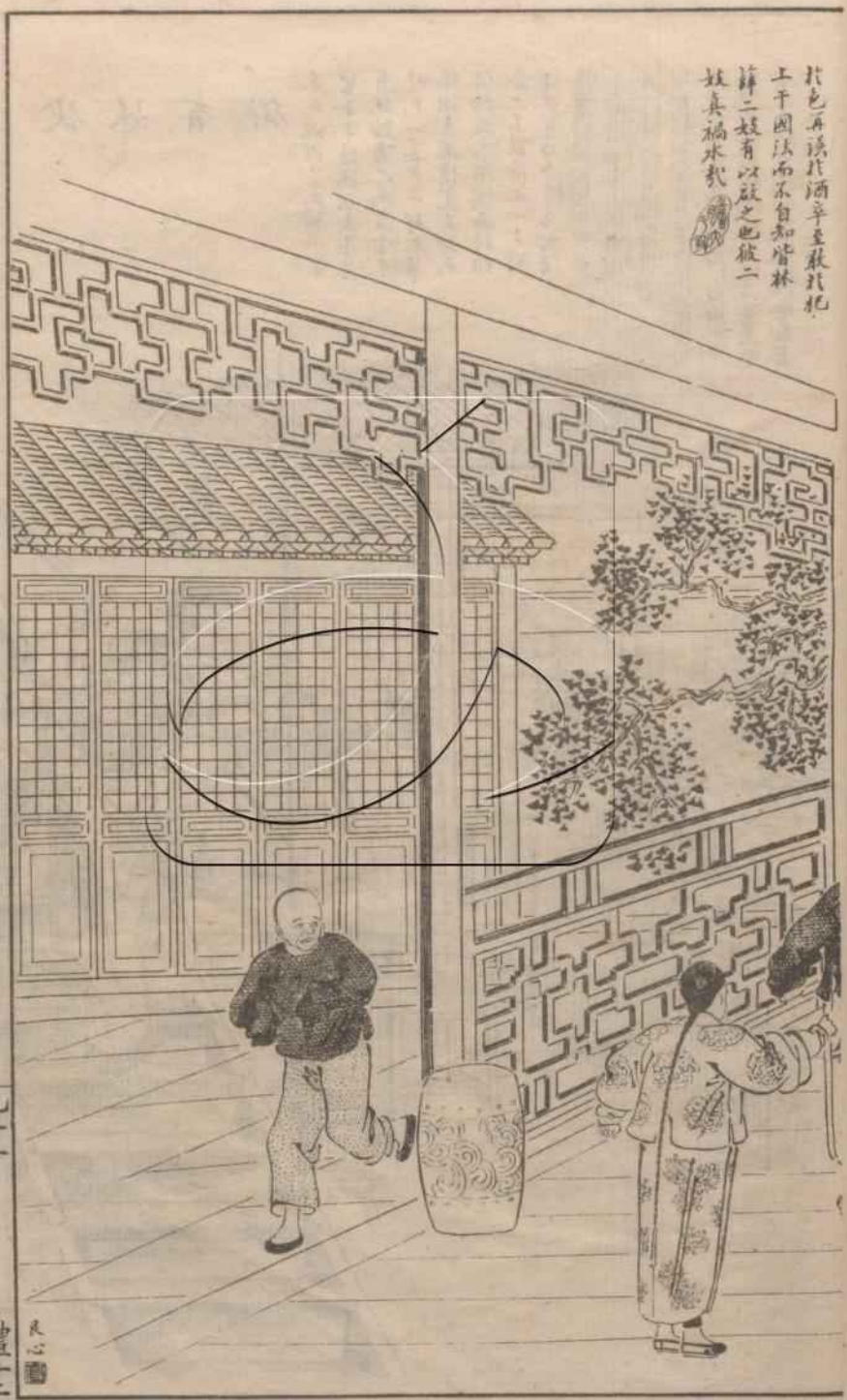


酒色釀禍

施妹登玉祥寶琴二人性淫
 貌美名噪一時日南由泰中江
 上買得玉祥寶琴等病百夏洲
 昨昔某甫定度客常習一日
 有監署家丁索某錢俸數金前
 往討飽通二妓已應某公子之
 召挑花入面遊遊無嫌索等情
 狀而近遊赴長樂居酒館竟醉
 史潤樓地與猶未潤漢向大台
 訪尋仙子無奈醉眠臘臘談將
 某都司公館之門撞開而入時
 漏已三下都司共夫人正欲安
 睡忽聞人聲噴雜出問何人索
 等見其年近古稀龍鍾可憐
 方欺侮漢入臥室撲其夫人而
 出都司大聲呵斥索等即將所
 帶地檢作當頭之祥响都司辨
 不及避被其擊中項門腦漿迸
 流登時倒地索等恐嚇人命始
 各鳥獸散次日報由南昌縣諸
 驗提人收屍視傷勢如何再行
 定讞然漢家丁如此充橫一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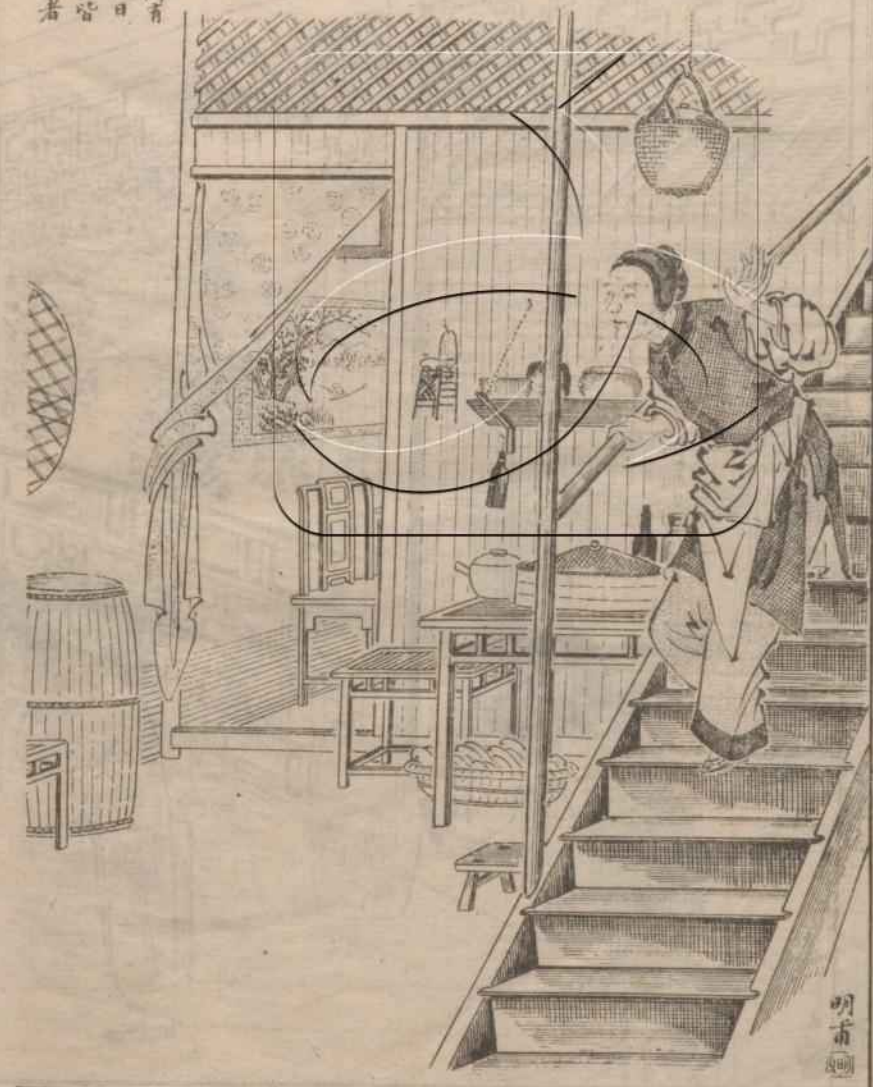


於色再談於酒平至敢於此
 工于因法而不自知皆林
 薛二妓有以疏之也彼二
 妓真禍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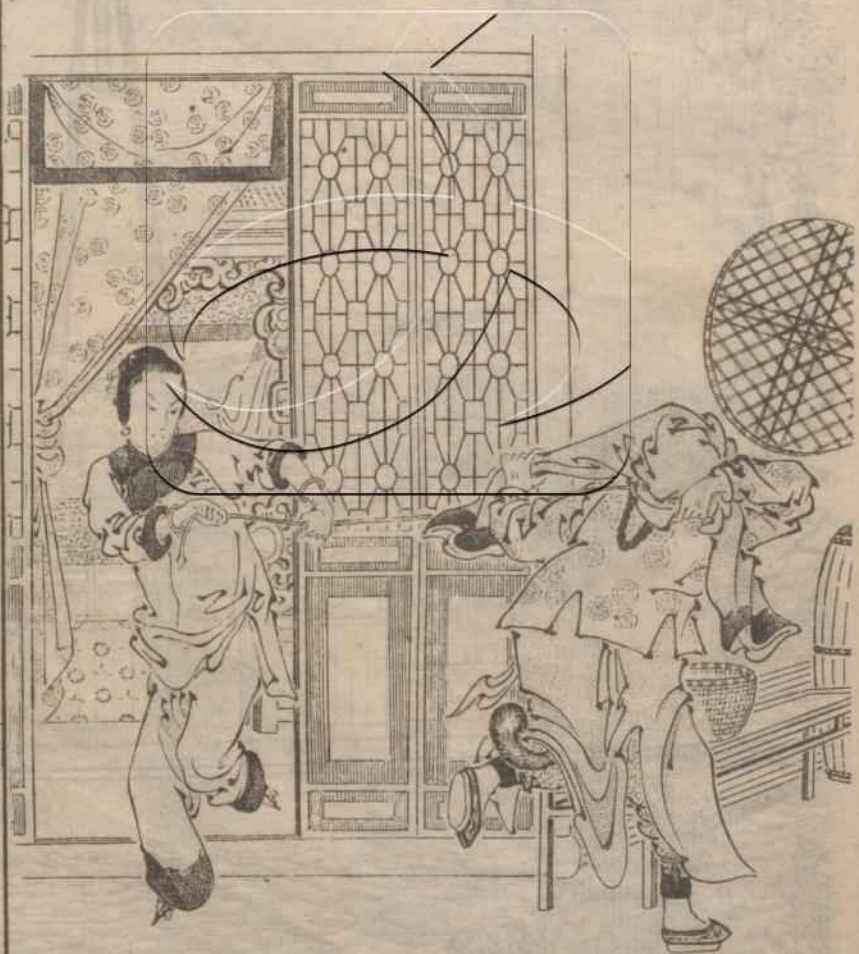


伏妖有術

本邑城內某氏婦小家
碧玉丰致媽送去年忽
有妖物過之為祟當未
時見一美少年解衣華
服調弄風情究不知為
何物其夫庸懦無能雖
厭之不能除也一夕婦
謂少年曰子有急需預
得鷹餅二百枚方可解
憂汝能施其法力嗎嗟
主辦少年慨然應允
而去越十餘日復至則空無所有
婦索之甚堅少年不得已約次日
集事詎屆時僅攜青蚨二百翼皆
條麻與夫錢似人家用以厭毒拍者



婦大怒擲於地不受就終無如何
也一日心生一計私將月水所污
之袴以像能之假成狀杖之勢俟
其至伴共諧謔出而試之及袴加
頭一為狀口妖竟不能擺脫藏頭
露尾向外狂奔而去自此竟不復
至聞者稱異或謂穢物可辟妖鬼
此其驗歟



三官救

難

宛平某觀察時之任接署赴署
 徑駕湖舟中失火風烈日燥船
 橫不及渡遂及舟人皆跳避小舟
 去夫人攜兩婢一婢正性遠聞見
 竹筏一依浮出水面扶携而上遂
 不見須臾家人
 輩駕大船來船
 已灰燼盡舟中
 人已付一炬談
 尋覓則夫人携
 兩婢坐地哭皆
 無恙大喜請登舟岸邊
 拾得檀香三官像各一
 尊夫人喜大難得元
 歸功神佑後建三元



闕祀之於是任併之使念清
 夫人度奉三官平日茹素
 焚香必誠必敬故臨難時
 有此奇報誠予以理斯之或出
 觀察素有陰德此次夫人携子
 奉命不該能故神靈呵護將
 於冥中為之挽救歎不
 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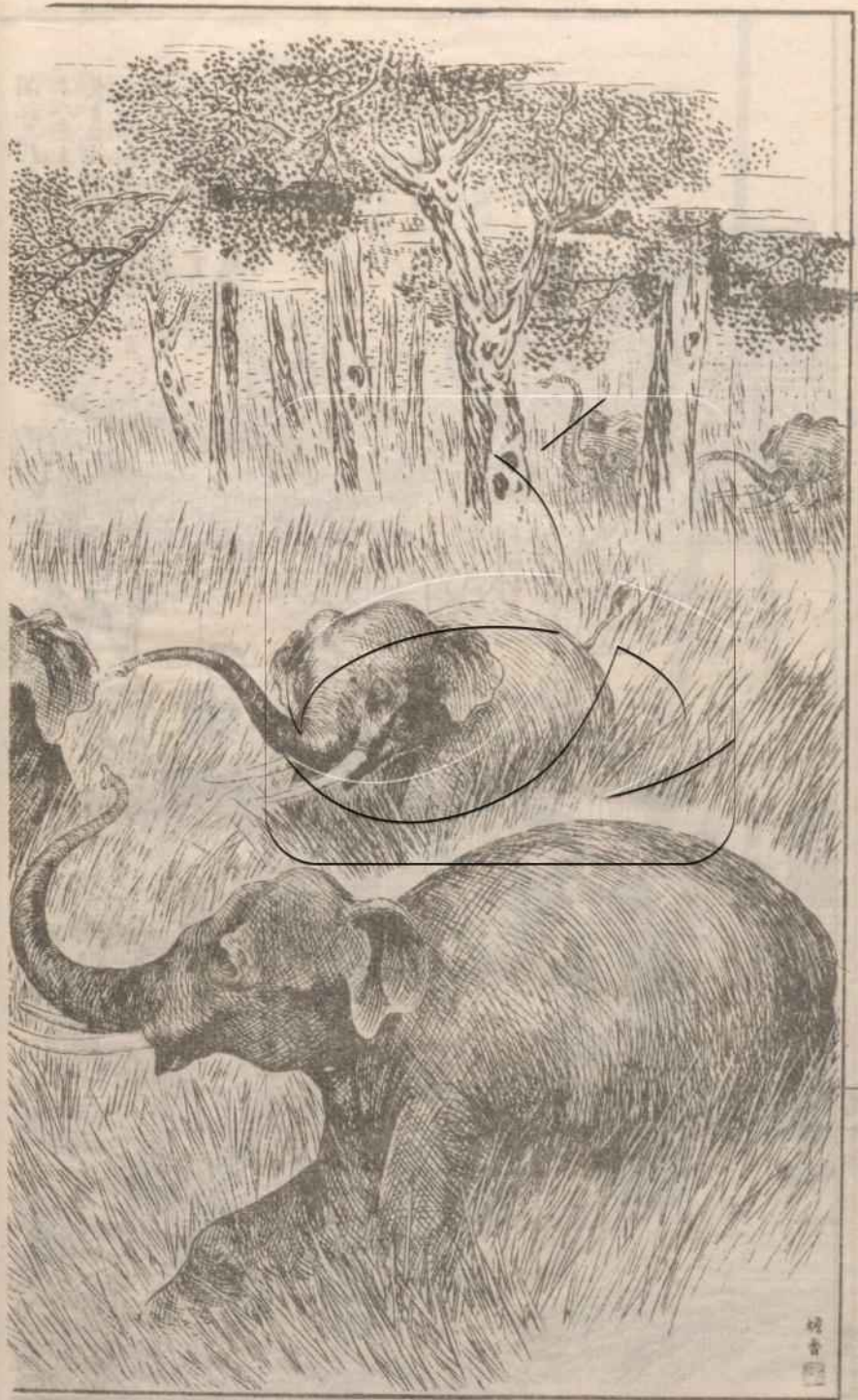


力能割象

英京有西人名飛獵班五雷者野西斯班五雷之父
蓋西例先名流拉也至年以游獵若胆力之家五十
年前大已名馳遠近所獲象至一千五百頭時有都
戎名雅牙士來喜打獵共飛獵班胡頭交獵必皆行
相傳知在右手曾見雅為野象所迫或則以危象
鼓勇直前力殺得先自山而人交至密然飛亦曾
為野象所扑象蹄以足飛奮身相搏後廢生還由
是技愈精胆愈壯時值西斯所產野象日見蕃滋
未極田園志遠強滿野老不堪其擾訴之於官
即高懸賞格謂有能殺象一頭者主予重賞飛聞
斯北掠戈而往一日斃象至十五頭獲實既多英
名史喚著年始返致主其其人談往事英風獨漂
灑也一旦作古人皆惜之然其殺象擄噴主主人
有日潤也故法之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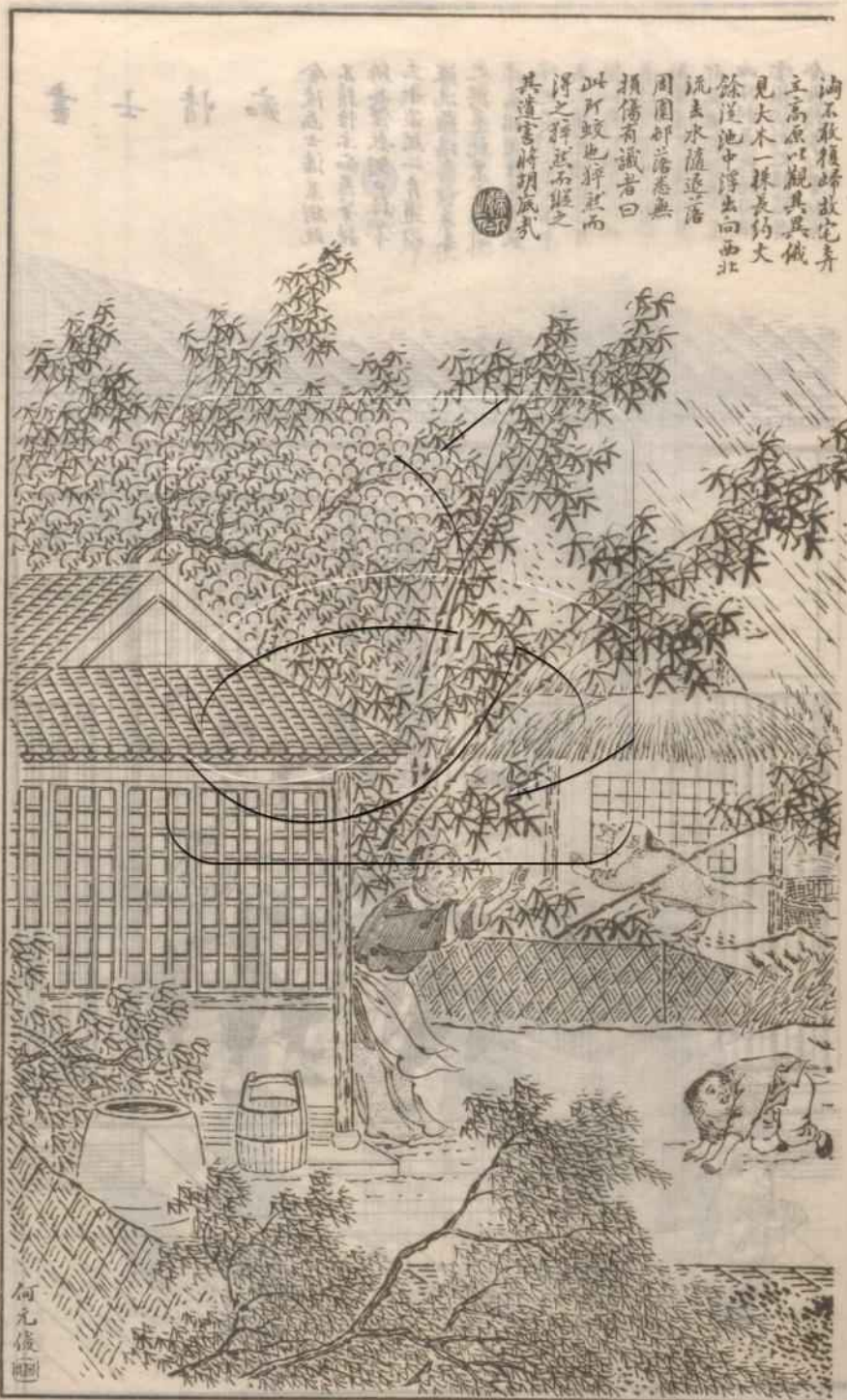


縱蛟入水

月令季夏之月命漁解筏蛟周
禮重源氏掌除米蟲既以瓦鼓投
以藥石轉以牡犂貫以魚雷無死
欲殺其神使不為害也乃神蛟失
水莫其獲蟻無身而婦女無知竟
不憚一牙一足之勞而討之清
波者嗚是可異已湖北黃陂曠
山地方有某村婦晨起洒掃庭
除俯見階下有泥鰍一尾長約
四寸儼如涸蝦之附毒、待電婦
不忍坐視急以盤水盛之鰍張目
回顧左右蟹旋旋復前時因既之
狀婦始念恐為兒童所傷因携至
後戶小池放之詎鰍有入水
風雷立至大雨傾盆池水
亦泛溢異常婦見鰍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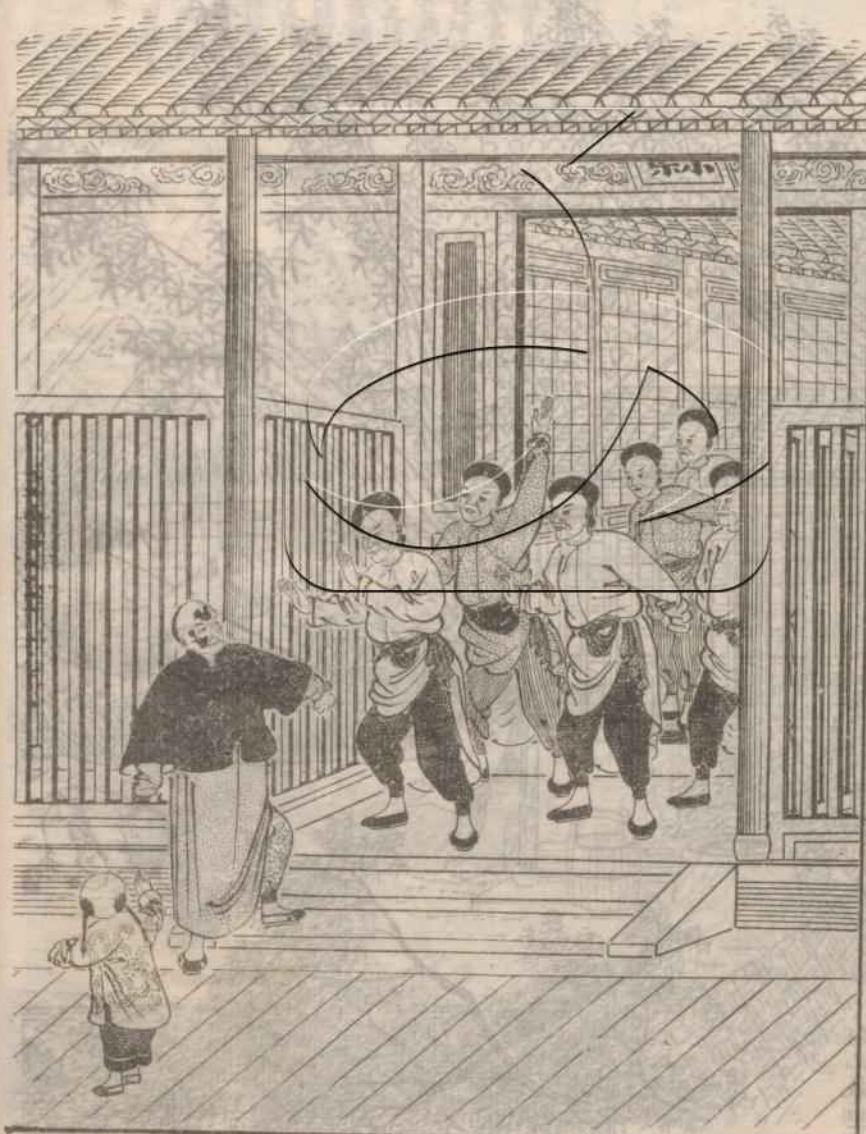
洶不敢獲婦故宅弄
立高原以觀其異俄
見大木一株長約丈
餘溪池中浮出向西北
流去水隨逐落
周圍即落卷無
損傷有識者曰
此所蛟也猝然而
得之猝然而獲之
其遺害將胡底哉



書士卦

畫士情痴

金陵西士潘某樹阮
不精性亦如愚某耕
所入僅數餉口終年
三十有試一月適以
鯨沈雖港忽動舟春
之興遂就某主場問
津焉搢固煙花中第
下之品門前誇誇車
馬尺輪見潘狀容可
掬知其可欺語之曰
妾之月信僅須看佛
七尊若能伏債此月
即屬君矣詎潘一月
以外別無長物問搢
言帳間久之搢始潛
令無賴多人舉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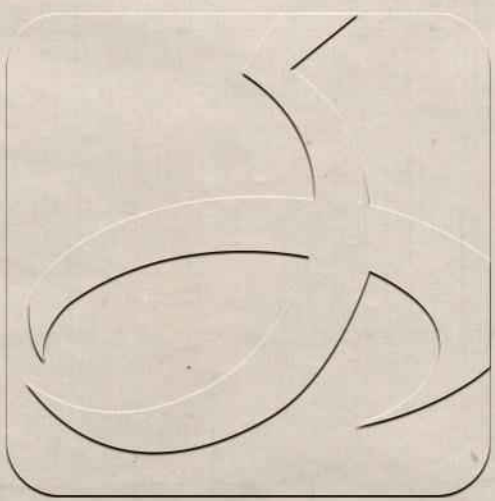
攻并用錫煤塗抹其
面潘始抱頭鼠竄而
去此婦某園舍自煎
息夫崖山坂為其友
陶某所才志往共之
為難某愕然問故
潘不答扣其髮而
飽以苦麥陶諷其
痴也不共深較潘
漢奔至江甯縣署種
口呼冤縣獲呼問瑞倪
見其語無倫次呵斥使
去潘始號咷大哭而歸
聞者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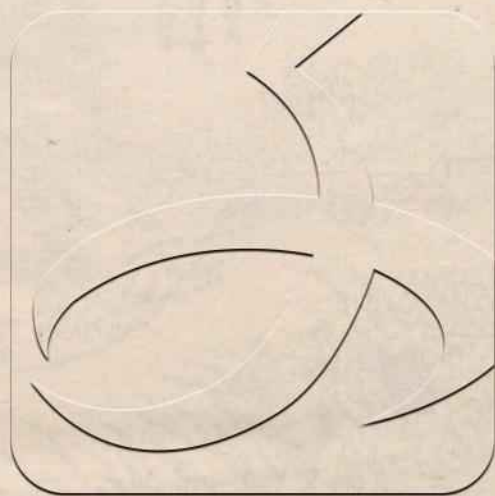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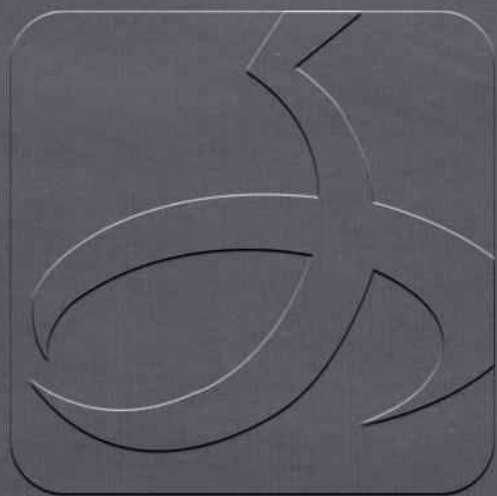


巨鼈食人

介蟲中有鼈馬史在襦載鳥帽
能飛能舞不知者或疑為其元
諸一流人也此官者以為勝或
投於泔鼎或愛其重福或抱若
而乞衣或解酒而說覺其狀之
慘亦殊可憐木州有反能噬人
者乃朝鮮江原道某村津中
有一巨鼈凡其胎四具足既無天正之
宇僅應龜蓋之出每遇往來行人輒為
攫食人常有不及防者惟據道傍傳言食
謂所食者皆係老弱之徒若至善長雖曾
夜發客亦
無所傷

不知
何世
見而云然
誠以蠢然一
物而敢擇人而噬其
尤惡亦已甚矣安得有
力者起而除之





70041851

